

16-17世紀印度果阿的天主教堂

顧衛民*



曼多維（Mandovi River）河口，流經果阿邦首府帕那支（Panaji）；
15-16 世紀葡萄牙商人和傳教士即從此河口進入果阿地區。

果阿城市簡史

今天的果阿（Goa）是印度最小的一個邦，它位於印度西海岸柯坎（Konkan）沿海，面積為 1,429

平方公里，海岸線長達三百餘公里。果阿獨特的文化源於它悠久的殖民時代的歷史。1510 年阿爾伯奎克（Afonso de Albuquerque 1453-1515）在這裡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卻是強大的葡萄牙飛地。儘管果

*顧衛民，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專攻中西教會歷史，中國宗教學會理事，華東師範大學近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兼任研究員，目前在德國海德堡大學東亞藝術史系任訪問學者，研究印度及中國基督教藝術史。本文是作者受德國 Katholischer Akademischer Ausländer Diens（KAAD）基金會支助在海德堡大學東亞藝術史從事“15-18 世紀歐洲以外地區基督教藝術研究項目”的成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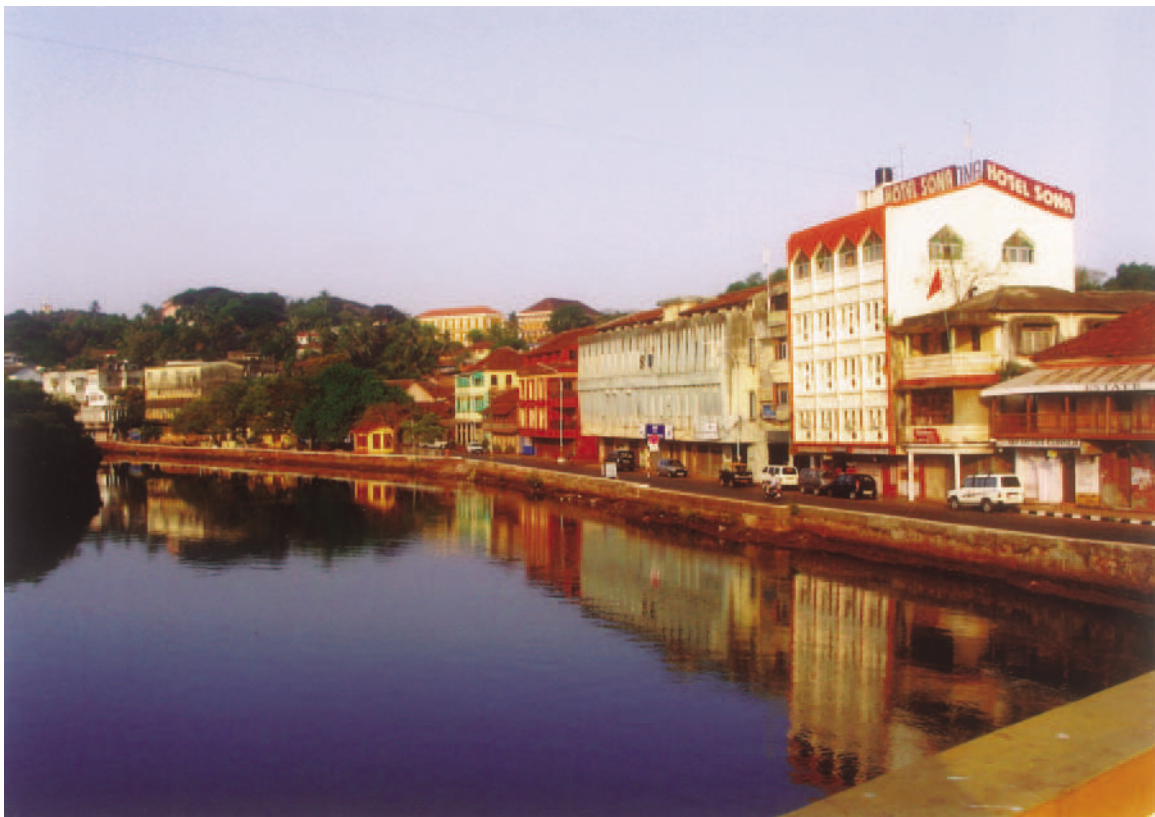
夕照中的曼多維河沿岸帕那吉的景色

阿於 1961 年加入印度聯邦，但四百年來葡萄牙殖民時代的歷史仍然在當地人民的衣着、語言、烹飪、宗教信仰和建築風格中表現出來。果阿擁有田園詩般的海灘，蒼翠的稻田和椰子林，村莊中點綴着優美的有着白色牆壁的小教堂以及華麗的宅第。在印度基督教的歷史上，果阿也佔有獨特的地位，它有“東方的羅馬”（Rome of the Orient）或者“赤道上的羅馬”（Rome in the Equator or Tropic）之稱。它的歷史、文化和藝術引發了許多歷史學家和藝術史家的興趣，並形成了各種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觀點。^{（1）}

1510 年葡萄牙人一舉征服了這一地區的 Tiswadi, Chora, Divar, Vamsim 以及 Zuve 五個島嶼，它們構成了葡萄牙人最早的統治地區，在葡語中稱為“Ilhas”，這個詞就是島嶼的意思。有兩條鹹水河即曼多維河（Mandovi）和祖里河（Zuari）環繞着這些島嶼。其中最大的一個島嶼稱為 Tiswadi 或者

Tisaury，即人所共知的果阿島。果阿島呈三角形，曼多維河是它的北部邊界，南部的邊界是祖里河，東部有一條河床把兩條河連接起來，西邊則是朝向大海的尖岬。^{（2）}

在葡人佔領之前，果阿的舊都城稱為“Goa Velha”，位於 Tiswadi 島的東北部。這個地方又稱為果凡普里（Govapuri, Gopacapura, Gopakapattana），歷史上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土王曾在這裡建造過一個舊城。^{（3）}這個地方並不是葡萄牙人後來建立的舊果阿（Velha Goa）。果阿島主導着南印度西海岸的中心地位。果阿的舊都城雖然離海岸較遠，但溯曼多維河而上很容易到達。這個地方的地理位置十分理想，易守難攻；曼多維河以及祖里河對果阿也有護衛的作用；島上有着長青的果園以及茂密的棕櫚林，加上氣候溫和濕潤，這一切都給葡萄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早期隨同葡萄牙人來印度的耶穌會士們向歐洲的友人寫信說：“除了在所有重要的據



帕那吉的葡-印風格的殖民地建築

點葡萄牙人均建有要塞以外，兩條大河也為果阿提供了保護，大河中有一種叫做鱷魚的河龍出沒其間，這種可怕的畜牲對人類懷有特別的敵意，事實上它能把人一口吞下。”⁽⁴⁾早期的印度統治者還說，河中的鱷魚會攻擊那些入侵島嶼的人，也會阻止奴隸們從島上逃跑。⁽⁵⁾

果阿的舊都城“果凡普里”意謂“港口”的意思，它位於今天的果阿邦首府帕納吉（Panaji）東南方向別拉（Pilar）地區的海邊。這個地方古代即是東西方交匯之地。從公元1世紀時，來自東西方不同地區的航海家和旅行者即聚集於此，帆牆林立，熙來攘往。據文獻記載，公元150年左右的時候，羅馬航海家稱這個地區為果巴（Gouba），而希臘的旅行者又稱它為柯巴（Kouba）或柯瓦（Kowa）。在這一帶的濱海地區，出土過許多希臘和羅馬的陶器碎片，也發現有來自中國和柬埔寨的瓷器和瓷片。這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見證。果凡普里是果阿地區的

第一個首府，歷朝歷代的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土王皆定都於此。

但自13世紀開始，這一地區的文化中心轉到後來被葡萄牙人稱為“舊果阿”（Velha Goa）的地區。在葡人佔領之前的果阿舊城，是由信奉伊斯蘭教的奧諾的穆罕穆德（Mahometans of Onor）於1479年建立的，它的地理位置在北緯 $15^{\circ}31'$ ，東經 $73^{\circ}55'$ 。⁽⁶⁾

根據歷史記載，1469年，信奉伊斯蘭教的德干高原比哈羅王朝第十三任穆罕穆德二世（Mahomet II）的總管大臣和首相傑罕（Tijur Khaje Jehan），佔領了果阿這個島嶼，他的主子——來自德干高原的君主對此欣喜萬分。但在三年以後，原來統治果阿的土王比賈努幹（Beejanuger）煽動另一位比兒貢（Belgan）土王奪回了果阿的土地，但德干的蘇丹，慶王率軍親征比貢，迫使比貢王退回到他自己的城堡裡去了。根據蘇薩（António de Sousa）在《東方

征服記》(Oriente Conquistado)中的記載，1479年，與德干高原君主信奉同一伊斯蘭教的摩爾人奧諾的穆罕穆德，也叫彌額爾歐姆(Miguel Oum)，在德干王朝的支持之下，退守到果阿。從那時起，果阿城就在現在這個地方興建起來了。而在此以前，果阿城則位於島嶼中心以南兩英里的地方，更加接近島的南部海岸。第一座城鎮的遺址至今猶存，它的一些破敗的茅屋分散在教區聖·安德魯教堂周圍，這個地方至今還有許多人稱它為舊果阿，有些旅行者則不太恰當地認為這就是果阿。(7)

由摩爾人建立的果阿新城位於這個島嶼的北方海岸，正對面是戴佛(Divar)，由於它有一個良港，所以很快就繁榮起來了。但根據1583年來果阿的荷蘭旅行者林斯霍頓(Linschoten)的描述，這個城市規模不太大，當時他看到摩爾人建立的城牆依然屹立，但城門已被推倒，以便利於交通和新城市的建設。這位旅行家不定期看到，摩爾人在城外挖了壕溝以作防衛。他沒有說城市到底有多大，祇是說他所看到的城市已經比原先大了兩倍。以後，大量摩爾人移民來到此地。1486年，有一位陰謀篡位的官吏蓋洛斯(Bahadur Gelauce)奪取了果阿的政權。但1496年，這位篡位者即被殺死，德干王朝穆罕穆德君主征服了此地，並把政權交給了莫克(Mullek-Eia 葡萄牙 -al-Moolk)。1497年，莫克的兒子在此登基，葡萄牙人同稱他為阿迪·沙哈(Adil Shan)，當時的果阿小朝廷臣服於德干的君主並承認他擁有宗主權。(8)

當阿迪·沙哈統治果阿的時代，正是當時歐洲海上強國葡萄牙的全盛時期。葡王“幸運者”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又稱“幸運者曼努埃爾”(Manuel the Fortunate)，於1495-1521年在位。據載當時葡國海外殖民事業之盛況云：“從1500年起，每年春季都有許多船隻，裝載着士兵的大炮從里斯本特茹河出發，歸來時裝着各種各樣的香料，從前出海時船員不過數十名，現在達到了兩千甚至三千名海員。艦長已不再是老水手，而是爭名奪利的大貴族。”1498年5月18日，達·伽馬的船隊來到印度距舊果阿不遠的卡利庫特(Calicut)，這個城市當時

是信奉印度教的土王匝莫林(Zamorin)統治的城市。當時葡王急於打開印度的貿易路線，但印度人殺了留在當地的葡人，於是1502年達·伽馬再率二十艘艦船前往報復，並以炮艦建立了葡萄牙在印度洋的海上霸權。(9)

在著名的葡萄牙在東方的總督阿爾伯奎克(Afonso de Albuquerque)時代，葡人的勢力終於抵達舊果阿，建立了以舊果阿城為中心的葡屬東印度殖民地。

1510年11月25日，葡軍在阿爾伯奎克總督的率領之下擊敗了阿迪·沙哈的印度穆斯林軍隊，這天正是天主教聖女卡特琳娜(St. Catherine)的主保生日。在這場戰事中，約有六千名穆斯林被殺，無數清真寺燬於戰火。戰事結束以後，阿爾伯奎克將總督府設在城內的阿迪·沙哈王宮中。果阿的佔領對於葡萄牙航海事業至關重要，因為葡國缺乏建造船隻的合適木材，而果阿則盛產柚木，所以後來大多數葡船均在此地建造。阿爾伯奎克早年在非洲參加過葡萄牙的軍事征服，因而具有戰略眼光。他知道人數太少的葡軍不可能征服廣大的印度內陸地區，祇能在海岸線上建立堅強的軍事據點，為葡國海軍戰艦提供維修、淡水和食物。在這些據點中還必須有足夠的葡萄牙男人以及武裝部隊居住，為海軍提供各種不同需要，並且對海上貿易加以管理。(10)

阿爾伯奎克視果阿為這個計劃的中心。果阿作為一個強有力的據點，可以眺望從阿拉伯海到蒙巴萨(Mombasa)海面，並一直沿伸到東非海岸。葡軍還要控制亞丁，掌握通往紅海的入海口；還要控制霍爾木茲，即掌握波斯灣入海口。這樣就可以為歐洲商人開通一條陸路，以便讓他們在漫長而又危險的海路之外有所選擇。根據阿爾伯奎克的計劃，還要佔領馬六甲海峽。這樣從印度洋進入太平洋的船隻也在其掌控之中。葡軍還要佔領第烏(Diu, 印度西部的一個島嶼)，即通往印度內陸的入口坎灣(Cambay)。柯欽也要佔領，這樣印度的胡椒以及其它物品的出口也在葡人的掌握之中。(11)

在以後的幾年，葡軍憑藉其軍事優勢，於1511年佔領馬六甲。馬六甲為明朝藩屬，因此此舉為肇

中西衝突之端。1514年，葡軍又佔領印尼的安汶島、德納弟島和第多島；1515年佔領波斯灣的霍爾木茲；1519年佔領可倫坡，並將這些地方建成葡國的要塞和商埠。但阿爾伯奎克的計劃從未完全實現，亞丁一直處於穆斯林軍隊手中，葡軍久攻不克。

阿爾伯奎克的目標是要將果阿從一個要塞堡壘建成一個永久性的殖民地，要移植充足的基督徒人口以維持帝國的結構。由於葡萄牙本國人口甚少，因此維持其海外殖民地所需的人口是遠遠不夠的。於是，阿爾伯奎克鼓勵在果阿的葡萄牙人與當地原來信奉伊斯蘭教的白種婦女結婚，當然，這些婦女在結婚以前必須皈依基督教。當時與印度本地婦女結婚的葡萄牙男子稱為“戶主”（*casados*），阿爾伯奎克認為這些“戶主”以及他們的後代，會成為這個葡萄牙殖民地將來真正的社會基礎。雖然在葡萄牙人裡對這種跨種族的婚姻一直有不同的意見，但事實證明阿爾伯奎克是富有遠見的。在1524年果阿有四百五十名這樣的“戶主”；1529年增至八百名；到1540年時，果阿已有市民一千六百人，士兵三千人以及數目可觀的流動人口⁽¹²⁾，初步形成了一個城市所需的人口規模。

葡萄牙人還以貿易來維持果阿的繁榮以及它在東方的帝國。從一開始，葡萄牙人的商業就是皇家壟斷的。皇家壟斷的貿易控制着胡椒、薑、肉桂、肉豆蔻、豆蔻、蟲膠、天然硼砂等香料和物品。其中胡椒是最大宗的商品，因為它小巧、輕便、耐久和價值不菲，成為最合適和最能獲利者，運往歐洲的貨物量每年達七百噸。⁽¹³⁾果阿的葡萄牙人還從事馬匹交易，他們從波斯和阿拉伯進口馬匹，將它們賣給印度各土邦的王公大臣。印度各邦的王公都喜歡良馬，也喜歡建立騎兵部隊，一個南方印度的小王每年就要置換二千匹馬，果阿僅從事馬匹交易即獲利甚豐。有一位歷史學家這樣說道：

當阿爾伯奎克死的時候，他留給果阿的是用手飾和寶石僱傭的軍人和官吏，還有馬鞍製造匠、扣帶製造匠、鐵匠、石匠、造船造炮的工匠、造船製帆的師傅、填塞船縫的工匠。他們之

中許多人是葡萄牙人；其他人則是本地基督徒，他們就像是葡萄牙本地人一樣，是葡萄牙國王真正的封疆大吏和臣僕家奴。⁽¹⁴⁾

正是有賴於這些人，一個像小國般的城市很快崛起了。果阿首先是葡屬印度的首都，其次是一個商業中心，它還是一個陸軍和海軍兵工廠。

葡萄牙征服東方的長久的和主要的目標便是推廣基督教。歷任葡萄牙國王都視基督教的傳教事業為葡萄牙海外事業的助力。早在1514年，葡萄牙人即在大西洋上的馬德拉（*Madeira*）群島的豐沙爾（*Funchal*）建立了葡萄牙本土以外的第一個主教區⁽¹⁵⁾，專門管理葡萄牙人在東方的宗教生活。1533年1月31日，羅馬教宗發佈 *Romani Pontificis Circumspectio* 通諭，將豐沙爾陞為總主教區，美羅（*Mgr. Francisco de Mello*）被任命為第一任總主教。該總主教區管轄的範圍包括亞速爾群島、佛得角和印度果阿傳教區。

果阿在1534年正式成立主教區，但直到1537年4月22日，教宗才任命約翰·阿爾伯奎克（*John d Albuquerque*）為果阿的主教。果阿主教區享有與歐洲其它大城市同等的權威。1558年2月4日，果阿傳教區從里斯本教省（*Ecclesiastical Province*）分開，成為獨立的總主教區。同一天又成立柯欽（*Cochin*）和馬六甲（*Malacca*）教區，它們作為副主教區（*Suffragan sees*）隸屬於果阿總主教區。由此，果阿成為拉丁教會在遠東最重要的傳教中心。最早來到果阿的是多明我會傳教士（*Dominicans*），他們是作為葡萄牙軍隊的隨軍司鐸來到果阿的，一開始他們並沒有從事傳教工作，直到1548年才在果阿定居下來。1517年，方濟各會士（*Franciscans*）來到果阿，在以後的二十年中，他們單獨在東方從事向當地人的傳教工作，還深入到內地省份和沿海島嶼中傳教。1541年5月6日，耶穌會創始之一沙勿略（*Francis Xavier*）與他的同伴在果阿登陸，標誌着耶穌會士到了印度，以後的果阿傳教史以及印度基督教史與耶穌會士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本文所介紹的舊果阿的一些重要的宗教建築也是由耶穌會士興建的。耶穌會士在全力推進果阿的基督教化方面起了

決定性的作用。1572年，奧斯定會（Augustinians）來到果阿，1625年赤足加爾默羅會（Barefoot Carmelites）也來果阿，而在1640年西埃廷會士（Order of St. Cajetan）也在果阿建立了教會。在近一個世紀裡，西方各大修會團體已經在果阿都建立了自己的修道院和教堂。⁽¹⁶⁾

從建築史的角度來看，果阿的城市風格是典型的南歐尤其是葡萄牙模式的。果阿的要塞是一片很小的區域，它呈半圓形狀，坐落在曼多維河沿岸上。兵工廠（軍械庫）和海關的房子都坐落在河岸上，它們之間的距離在半小時路程之內。為了加強防禦，隨著時間推移，城牆越來越高。整座要塞有四座大門，房屋都是為了適應氣候而建造的，一般祇有底樓和二樓，房後總有一個種植着椰樹的花園，有時還種水菓樹。隨着“戶主”人數的增加，以及外來從事貿易和傳教的人士越來越多，城市也就變得越來越喧囂，充滿生活氣息。這些人都不想再回葡萄牙了，他們以果阿為自己的家，盡力建設果阿城市及其周圍地區。1518年，葡王曼奴埃爾賜予果阿城市市民享有與葡萄牙城市居民同樣的特權和權利。1542年，果阿已經有眾多的教堂和公共建築物，鋪設良好的街道和修建簇新的民居，看上去已經像一座歐洲的基督教城市，而非印度的城鎮。它由一條名叫 Rua Direita 的直街分成兩半，西南角是軍械庫和海關，東半部分的中間矗立的聖·卡特琳娜（St. Catherine）教堂是城市的主教座堂，它建立在一個清真寺的遺址之上，是一個臨時的教堂，但從1562-1631年，人們終於建立了現在的主教座堂。許多旅行者在他們的遊記中對主教座堂贊不絕口，稱它是“備受尊敬的”、“有着豪華的聖殿”、“富麗堂皇，氣勢恢宏”的主教座堂。⁽¹⁷⁾除主教座堂以外，還有另外一些教堂如1520年2月開始動工的聖·方濟各教堂（Church of St. Francis of Assisium）等等。有一個旅行者在1868年這樣描繪這座城市的風貌：

一個坐在船上從海上駛近果阿的旅行者一眼就可以看到由神父兄弟們建造的高大莊嚴的建築

物，這是供他們居住和崇拜的。最高的塔樓是聖·卡特琳娜大教堂，其次是主教座堂。這些教堂造得如此之高，以至可以俯視方濟各修院花園中的一角，以至這些托鉢僧們苦苦抱怨說，他們隱修默想時的隱私受到干擾。這些宏偉壯麗的建築物使果阿贏得了一個名號：“新羅馬”。⁽¹⁸⁾

果阿城市的歷史大致上可分為三個階段，其中第一階段在文化和建築上的成就最為輝煌。在葡萄牙人征服果阿的第一階段，即1510年佔領果阿到1700年代，葡萄牙人在陸地和海上都沒有遇到強大的對手。他們在亞洲的海岸線上建立了三個關鍵的殖民地，即果阿，波斯的霍爾木茲以及東南亞的馬六甲。但是，從1560年果阿宗教裁判所建立以後，不幸的凶兆漸漸地開始顯現，許多印度人因為害怕宗教裁判所的迫害逃往南方的喀拉拉（Kerala）地區，在以後的一個多世紀裡，以比賈普（Adilshahi Kingdom of Bijapur）為首的一些穆斯林小國不斷地騷擾果阿，直到1686年比賈普國自己也受到更強大的莫臥兒帝國（Mughal 1526-1858）的威脅為止。而果阿的敵人之中最強大的則是馬拉塔（Marathas）人。⁽¹⁹⁾從1683年開始的以後六十年中，馬拉塔人不斷地騷擾和劫掠果阿，迫使許多人南逃，從1734-1741年，馬拉塔人奪取了果阿北方的許多葡萄牙人的領地，使得葡萄牙人在亞洲祇剩下了果阿、達曼（Daman）和弟烏（Diu）以及中國的澳門。⁽²⁰⁾這一時期，葡萄牙本身也遇到了一系列的災難。1577年，葡萄牙在北非的十字軍在 Alcácer Quibir 戰役中被擊敗，1580-1640年又被西班牙兼併，同時它的海上貿易還受到新興的新教國家荷蘭的挑戰，等等。⁽²¹⁾儘管如此，果阿城市的歷史在這一時期卻充滿了文化上的偉大成就。1541年果阿主教座堂神學院（Seminário de Santa）又稱聖保祿學院（St. Paul College）的建立，標誌着亞洲歷史上第一所西方風格大學的創立，由此奠定了盧西塔尼亞—印度文化（Lusitania-India Culture）的基礎。荷蘭籍的耶穌會士加斯巴·巴蘇（Gaspar Barzeu 1515-1555）繼承了哥特神秘主義以及文藝復興的偉大傳統，在紀念

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 (Ignatius Loyola 1491-1556 年) 將權力交給耶穌會印度省會週年之際, 他將自我鞭答教派的程式 (flagellants)、底伏塔 (Devotas) 和花節 (Festival of Flowers) 介紹到果阿⁽²²⁾; 他還將唱詩彌撒以及由樂器伴奏的聖樂也介紹到了果阿。這個階段也形成了柯坎 (Konkani) 的語言文學, 產生了最初的近代印度 —— 雅利安方言的散文體 (Prose); 還出現了一種葡萄牙語的果阿文學, 在這方面最著名的作家則是塞巴斯蒂安·里果 (Sebastião do Rego 1699-1785)。這一時期果阿在建築上的偉大成就與它在政治上的衰落形成鮮明的對比。歐洲的建築風格第一次大規模地被移植到了印度, 晚期哥特式 (Late Gothic) 以及巴羅克 (Baroque) 的建築在亞洲的土地上建立了起來, 其中的一些建築物完整地保留了歐洲特徵, 譬如雄偉壯麗的主教座堂 (Sé of Goa 1562-1651), 這是葡語世界上最大的風格主義 (Mannerism Style) 的主教座堂。另一座偉大的建築物則更具印度風格, 那就是耶穌會在亞洲最重要的教堂好耶穌 (Bom Jesus 1594-1605) 教堂以及奧斯定會士的聖母聖寵堂 (Nossa Senhora da Graça 1597-1602), 兩者都位於舊果阿城。到 17 世紀中葉, 出現了印度巴羅克建築的五重奏 (Indian Baroque Quintet)。這五座建築物分別是舊果阿的聖靈教堂 (Espírito Santo of Velha Goa 1661-1668)、馬拉高的聖靈教堂 (Espírito Santo of Margão 1675-1684)、塔勞林的聖安納教堂 (Santana of Tallauli 1681-1695)、戴佛的慈悲聖母堂 (Nossa Senhora da Piedade of Divar 1699-1724) 以及尤阿的聖司提梵教堂 (Santo Estevão of Jua 1759), 而最後的一個建築物應屬於果阿歷史的下一階段。⁽²³⁾果阿歷史的第二個時期始於葡萄牙國王約翰五世 (John V, 1706-1750) 時期, 葡萄牙在巴西確立了它的權力, 它在印度的地位也有所鞏固和復興。1741 年, 葡萄牙宣佈果阿由三個省組成: 1) 薩塞特 (Salcete), 意謂“六十六座村莊”; 2) 蒂瓦赫 (Tisvarh), 意謂“三十座村莊”, 又稱因哈斯 (Ilhas); 3) 巴得茲 (Bardez), 意謂“十二座村莊”。這三個省加起來稱為“舊征服地”

(Velhas Conquistas)。從 1741-1795 年, 葡萄牙軍隊開始佔領周圍省份, 稱為“新征服地” (New Conquests)。這些領土加上舊果阿城, 便形成了近代的果阿。1782 年 2 月 10-12 日, 葡萄牙人決定在舊果阿城將方濟各·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1506-1552) 這位“東亞使徒”的不朽遺體舉行莊嚴顯供, 以慶祝他們軍事上的勝利。然而, 葡萄牙人在這一時期統治的成就不大, 它已經從在亞洲的橋頭堡淪落為無關緊要的殖民地; 同時葡人對印度香料的興趣已遠遠不及巴西的黃金和寶石。這一時期的果阿, 在外部繼續受到來自邁索爾 (Mysore) 的穆斯林以及北方的英國人的威脅。在內部, 18 世紀葡萄牙最著名的政治家彭巴爾侯爵 (Marquês de Pombal 1699-1782), 他在 1761 年 4 月 2 日發佈檄中, 宣佈凡受洗過的亞洲人和歐洲人具有同等的法律和政治地位, 因為“國王陛下不是以膚色而是以德行來分別他的臣屬的”⁽²⁴⁾。其結果引發了果阿的印度本地土層家族及人物企圖接管果阿的權力, 儘管這種企圖並沒有成功。這一時期果阿在文化上也沒有重要成就。在建築方面, 沒有出現過一座如同前一時期那樣重要和傑出的紀念碑式的教堂, 但出現了無數小教堂以及葬禮用的教堂, 它們都有迷人的羅可哥式的正立面, 而祭壇和佈道臺則更為美麗動人。果阿的貴族階層也開始興建規模宏大的民居宅第。這一時期在果阿舊城以外地區出現了一些紀念碑式的印度教廟宇, 這些廟宇大部分融合了西式建築風格。其中在奎拉 (Queula) 的興建於 1730-1738 年的一個名叫 Shantadurga 印度教神廟, 是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採用巴羅克建築風格的東方宗教神廟。19 世紀以後, 果阿經歷了它最後的階段。這一時期, 葡萄牙本國已經逐漸過渡到君主立憲國家, 葡萄牙在本國以及殖民地都採取了選舉制度, 由此造成了果阿的許多紛爭衝突, 其中有葡印混血兒與婆羅門的矛盾, 婆羅門和山地人 (Rannos, Hillmen) 的叛亂, 英國人也想控制果阿⁽²⁵⁾, 最後就是自然災害。事實上, 自 18 世紀中葉以後, 果阿就瘟疫不斷, 舊果阿城中的人大批死亡, 越來越不適合於居住。1759 年, 總督將官邸遷到班傑姆 (Pangim, 又稱

Panaji)，這個城市在曼多維河左岸，離大海與河口交匯處約五公里，南邊是山丘，西邊則是濱海灘地。舊果阿的大量軍民人等都遷往那裡，人們還將舊果阿城中的大量房屋、學校和炮臺拆除，將石頭和木材等許多建築物搬往班傑姆。在1818年、1831年和1918年，果阿又爆發了相似的瘟疫；1827年發生了巨大的風暴和洪水。從1820年到1870年，舊果阿一些重要的象徵性建築物相繼倒塌，一些巨大的建築物相繼變成了一堆堆瓦礫，這些建築物是聖·多明我大教堂（S. Domingos Church 1550）、聖保祿學院及大教堂（S. Paulo dos Arcos 1560-1572）和位於舊果阿城最高的山丘上的聖母聖寵堂（Nossa Senhora da Graça 1597-1602）等等。這一時期果阿在文學上出現了比較繁榮的景象，其主要的文學作品用四種文字寫成，即葡語，柯坎語，馬拉地語（Marathi）以及英語，而果阿本地的音樂和歌曲（Mando）則愈臻完善。不過在建築上沒有出現過任何傑出的大、小教堂，卻有一些精美的印度教廟宇以及顯貴的住宅出現。⁽²⁶⁾ 1843年，葡萄牙王室正式發佈諭令，將班傑姆定為葡屬印度的新首都，又稱新果阿（Nova Goa, New Goa）。⁽²⁷⁾

舊果阿的教堂及歷史建築

早期果阿的城市模式 在1538-1539年，有一位葡萄牙畫家唐·若奧·卡斯特羅（Dom João de Castro）畫過一幅〈果阿和弟烏旅行指南〉（*Roteiro de Goa a Diu*）。從這幅畫可以看到最初的果阿城市是沿着曼多維河岸建立的。當時建立在原先比賈普穆斯林土王王宮遺址上的葡屬印度的總督宮殿尚未建成，城市沿着河岸向一邊延伸至一個名叫“大利培拉”（Ribeira Grande）的地方。葡萄牙人就在這裡建造了海關和兵工廠（軍械庫）。同時，城市又從這裡向內陸延伸，當時城市居民住宅的範圍很小，還沒有到達兩座聖母山（Hill of Nossa Senhora do Monte、Nossa Senhora do Rosário）。在城區中一些街道縱橫，能夠看到的街道有 Rua dos Ferradores do Açogue 等等，還有廣場。⁽²⁸⁾

為了加強軍事防衛，葡萄牙人在城區周圍修築了長長的城牆，長牆上有四座城門和無數堡壘要塞。如在空中俯視，這條長長的城牆呈半圓形，將整個城區圈在裡面，而開放的那邊則是曼多維河岸，最重要的建築都集中在河岸上。葡萄牙人在攻佔果阿以後就在原來穆斯林比賈普王在河邊所設的船塢遺址上建造了自己的兵工廠（Arsenal），它就建在“大利培拉”區。這個兵工廠是一批建築群，包括碼頭，造幣廠（Mint），鑄炮廠（Gun-foundry），一度還改建成為巨大的海船製造廠，專門建造戰艦，它甚至還有一個小教堂和一個監獄。據史籍記載，大量的手工工人（artisans）在葡萄牙工頭的指揮之下幹不同類型的活。也有大量船隻停泊在碼頭邊或船塢裡。在兵工廠的一邊則是總督碼頭（Quay of the Viceroy），這個碼頭是列任葡萄牙總督下船的地方，也是外國使節下船的地方。這片區域稱為 Terreiro，約七百步長，二百步寬。在地理大發現時代，有無數船隻來到這個地方，它們載着世界各地不同的貨物，從海口進入，沿曼多維河而上，駐泊在這裡。這裡曾經矗立着一幢叫班加爾（Bangal）的大房子，這個詞是指出售和存放貨物的地方，後來則局限於指出售柚木的地方，它實際上是一個木材（柚木）倉庫。還有一幢房子叫佩索（Peso），那裡專門負責秤稱貨物重量。這裡還有海關大屋（Custom House），葡萄牙人稱為 Alfândega，裡面住着政府官員和承包商。在17世紀初，有一位旅行者寫道，這座海關的建築物可以與巴黎的 Palais Royal of Paris 相媲美。⁽²⁹⁾

在碼頭東邊則是大市場（Bazar Grande），西邊則是更大更空曠的廣場，一直延伸到河邊，稱為“利培拉·蓋勒斯”（Ribeira das Galés）。果阿幾乎所有的大帆船（galleys）都停泊在廣場邊的河岸上。這裡有可供裝備船隻的一切所需物品。葡萄牙人還強迫囚犯在這裡做苦工，哨兵不停地巡邏，除了貿易上的事，沒有人可以進入這個區域。駛往葡萄牙和歐洲的船隻也在這裡裝貨，然後沿曼多維河出港口。這廣場附近還有一個碼頭，稱為“聖卡特琳娜碼頭”（St. Catherine Quay），它一直延伸到兵工

廠。它北邊的盡頭就是皇家醫院的圍牆。從葡萄牙遠航至印度途中生病的人一下船就被抬到醫院裡邊。船上的貨物則被抬到人群之中，人群有基督徒、異教徒和黑奴，他們用竹竿將貨物抬下來。以上所有的建築物，從兵工廠，船塢，造幣廠，倉庫，海關，碼頭等等，現在皆蕩然無存。兵工廠曾於1753年6月發生大火，後一度重建，但果阿遷都以後逐漸衰落，最後在1869年被廢止，成為一個農場。其它建築物大部分在果阿行政中心遷往班加姆以後衰敗倒塌。這裡已經找不到當年繁榮的景象，祇有一片寂靜，曼多維河面上清風吹過，棕櫚樹和椰樹林在沙沙作響。⁽³⁰⁾

在1542年，有旅行者已經看到，果阿的城市已經有相當的發展，它的教堂和公共建築物，鋪設良好的街道以及修建如新的民居，看上去已經像一座歐洲的基督教城市，而非印度的城鎮。在它的城區，有一條名叫直街(Rua Direita)的街道將城市分成兩半。這裡城市的布局與葡萄牙的里斯本、波爾圖、科因布拉、埃武拉完全一樣，因為上述城市都有“直街”，果阿祇不過是伊比利亞城市模式在印度的翻版而已。⁽³¹⁾在“直街”的兩旁則是集市、教堂和修道院以及市政廳和民居。市場上有各種貨物包括奴隸在出售。有旅行家記載，在直街兩旁的“四季常開的市場裡，可以找到歐洲和印度來的所有商品。所有階層的人都聚集在那裡，混雜在一起，沒有分別，就是為了買進和賣出；那裡有換錢，也有拍賣；也有賣奴隸的。人群是如此的擁擠，因為每個人都帶着一種叫做桑伯洛(Sombrero)的墨西哥帽，這種帽子的直徑大概有六至七英尺，它既可防太陽曬，又可防雨。所有的人摩肩接踵，他們的帽子遠看上去組成了一頂大帳篷覆蓋在市場上。奴隸貿易在這裡盛行不衰，絕不亞於土耳其。還有大量的阿拉伯和波斯馬匹交易，許多馬都套上昂貴的馬具，有時馬具的價格甚至超過了馬匹本身。”⁽³²⁾

果阿的民房都是為了適應當時炎熱潮濕的氣候而建的。所有民宅一般祇有一樓和二樓，房後總有一個種植着椰樹的花園，有時還種菓樹。隨着“戶主”人口的增加，果阿城市變得越來越喧囂，充滿

生活氣息。這些人都不想再回到葡萄牙了，就盡自己的力量來建設城市及其周圍地區。地區的規模也就越來越大。隨着時間推移，很多人都住到了城牆以外的地區，因此在城牆以外的地區又形成了一批新的城鎮。這些城鎮中最著名的就是葡屬印度的近代首都，有着“新果阿”(Nova Goa)之稱的班傑姆(Pangim)。班傑姆位於曼多維河左岸或者說是東岸，離舊果阿城約十公里，離曼多維河入海口約五公里。它的南邊是山丘，西邊則是海濱灘地。它最早祇是佈滿污水池塘的漁村，祇有穆斯林土王在這裡建了一個很小的城堡，在葡萄牙軍隊第二次攻佔果阿以後，這裡形成了一個很大的軍事據點，葡萄牙人開始在這裡建造矮牆和城堡。人們也開始在這裡聚居，建造房屋和小教堂，舊果阿城牆以外的第一個教堂就建造在這裡。這個地方當時主要不是為了供居民居住的，而是駐紮軍隊的地方；然而到了17世紀的後期，許多葡萄牙富商以及達官貴人已經在這個地方建造大量房屋，他們在閒暇時就過來居住。由於不久舊果阿爆發時疫，有更多的人口遷來這裡，1759年總督本人也把官邸遷到了班傑姆，總主教的宮殿不久也遷到此地，由此奠定了它作為“新果阿”城市的基礎，獲得了葡屬印度令人側目的地位。

與班傑姆類似的城鎮還有馬拉高(Margão)。這個市鎮位於薩塞特島美麗的平原上，在薩爾(Sal)盡頭，離班傑姆十六英里。這是早期雅利安人在果阿的定居點之一。當葡萄牙人征服此地的時候，這裡已經非常繁榮，有許多建築精良的房屋和壯麗的印度教神廟。葡萄牙海軍征服此地時，摧毀了所有的印度教神廟和塔廟。1560年，耶穌會士將天主教傳到當地。1565年，耶穌會士在當地最重要的印度教塔廟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座教堂。它一度燒燬，1585年又被重建，後來再度衰敗，又於1645年重建，這就是現在人們看到的聖靈教堂。馬拉高當地有許多富有的家族，這個地方從古迄今均十分繁榮。在離班傑姆八公里的地方，還有一個城鎮叫馬普沙(Mapusa)，它東面邊界上的那條河叫馬普沙河，它是曼多維河支流，位於巴得茲島上。1594

年，傑羅姆神父（Jerónimo de Espírito Santo）將基督教初傳入這個地區。這個城鎮主要是一個集市，來自各地的商人匯集於此。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果阿並不是由一個城市組成的，它是一個地區，舊果阿是它的中心，18世紀中葉由於瘟疫這個中心遷到班傑姆，舊果阿的基本模式是做造里斯本建成的，而教堂建築則是這座城市的菁華所在。^{（33）}

總督碼頭（Quay of the Viceroy, Ribeira das Galés） 在16-17世紀，每年都有近千艘船沿曼多維河來到舊果阿，它們都要駐泊在總督碼頭邊上。那個地方也稱為 Terreiro，約七百步長，二百步寬。那些船隻從這裡卸下各種各樣的貨物，擠滿了熙熙攘攘的人群。碼頭曾經矗立着一幢叫班加爾（Bangacal）的專門貯藏貨物的大房子，裡邊堆滿柚木。還有一幢房子叫佩索（Peso），那裡專門用做稱量貨物。還有海關（Alfândega, custom-house）。在17世紀初有一位旅行者寫道：果阿的海關可以與巴黎

的皇家海關相比美，它們顯得同樣的宏偉壯觀。^{（34）}但現在這裡已經沒有任何建築物蹤跡可尋，在舊果阿發生瘟疫時，海關搬遷到班加姆，其它的建築物都被拆毀，祇有一小片茂密卻是孤單的椰樹矗立在那裡。碼頭東邊的大市場（Great Bazaar, Bazar Grande）現在也成為一片荒地；西邊則是另一片大廣場，向前伸到河面之上，這裡曾經是所有來果阿的大帆船駐泊的地方。在當年，這裡有可供船隻裝備的一切物品，也有做苦工的囚犯以及巡邏的士兵，駛往葡萄牙的船隻在這裡裝貨，然後出港。^{（35）}

總督拱門（Arch of the Viceroy, Arco dos Vice-reis） 這座建築物至今仍保存完好。從碼頭往果阿舊城走不遠，即可看到這座精美高聳的門樓（Portico），它是果阿舊城的主要入口。1599年，總督方濟各·達伽馬（Dom Francisco da Gama 1597-1600）在任，他也是偉大的航海家達·伽馬的長孫）統治果阿期間，果阿市議會決定用黑石來建造這座拱門，並用加倍的金錢來裝點



舊果阿總督拱門入口



總督拱門上的阿爾伯奎克雕像

它，以使印度“發現者”英名永世長存。門樓上有兩座壁龕，上面的壁龕中是果阿的主保聖人聖·卡特琳娜，下面的則是達·伽馬。聖·卡特琳娜像原為青銅鍍金製成，但因歲月流逝已失去當年的光彩，下面的達·伽馬像稍有損壞，但仍保持當年風貌，他穿着航海船長服裝，手握地圖。拱門的正立面上有精緻雕刻的圖畫，描繪葡萄牙人與印度人之間的戰爭，但因年代甚久略有磨損。這座紀念碑式的建築物落成時引起了很大的轟動。16世紀中期葡萄牙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多（Diogo de Couto）當時恭逢其盛，也曾加入慶典的遊行行列之中。拱門上有一段話是為了紀念葡萄牙從西班牙統治的桎梏下解放出來的：“Legítimo e verdadeiro Rei D. João IV, Restaurador da Liberdade Portuguesa 1656”（合法和真正的國王若奧四世，他是葡萄牙自由的光復者）。^{（36）}

直街（Rua Direita） 這條馬路是果阿舊城的主幹道，至今仍然可見。它從總督宮殿筆直地延伸到“仁慈堂”（Misericórdia）的教堂，故名。它的兩邊在當時都有宏偉壯觀的建築物，從世界各地來的銀行家、珠寶商和商人、水手都在這裡從事交易洽談生意。這裡擠滿人群，叫賣聲從大清早到中午時分不絕於耳，所以它又被稱為 Rua dos Leilões。有一旅行家 Linschoten 在他的旅行記中對這條街有生動的描繪：在集市時，買賣的人群充斥市場，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和不同民族的人混雜在一起，他們手上都握着一把大傘，以防夏季炎熱的太陽以及季風時期的大雨。這裡也是宗教裁判所執行火刑以及果阿政府判決死刑犯的地方，稅務局也在這裡收稅，印度各地的貴重物品、阿拉伯和波斯的良馬、男男女女的奴隸都在這裡展示。這些奴隸中許多人精於音樂、刺繡和其它實用藝術，所定價格是根據他們才藝的高低，而非個人的容貌。^{（37）}

阿迪·沙哈王宮大門（Gate Way of Adil Shah's Palace） 這是一座遺址，是葡萄牙佔領果阿以前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君主阿迪·沙哈王宮的所在地。該王宮大門由玄武岩柱石和橫楣組成，前有幾級臺階。葡萄牙軍隊在攻戰果阿以後，於1554-1695



阿迪·沙哈王宮大門遺址
1510年葡軍攻佔果阿將宮殿改作總督官邸

年將宮殿用作總督官邸。宮殿的建築物現在已經完全不存在了。^{（38）}

阿迪·沙哈王宮大門位於聖·卡傑坦教堂附近，這座大門所用的高強度玄武岩以及橫楣，是從一座名叫 Saptakoteswar 的婆羅門神廟中移來的。在14世紀的印度，從另一座建築物中取走一些石料、有時甚至是精美的石料來興建新的建築物是很正常的事。這座大門是現在的阿迪·沙哈王宮唯一僅存的遺物。考古學家認為王宮原來是一座很大的要塞，它是用豎直的整塊玄武岩柱子支撐整塊的玄武岩橫樑建成的。儘管要塞的大部分建築物已經不復存在，但從大門的精緻和繁複仍然可以推想當時這座要塞的雄偉壯麗。在這座大門的細部上仍然可看見鑽石、珠寶、花環的裝飾，這是典型的印度當地的 Hoysala 風格。^{（39）}

聖卡特琳娜小教堂（Chapel of St. Catherine of Alexandra） 葡萄牙人於1510年11月25日打敗了



聖·卡特琳娜小教堂（The Chapel of St. Catherine）

由阿爾伯奎克所建，為果阿的主教座堂。

比賈普蘇丹，征服了果阿，這一天正是公元 307 年殉道的聖女凱薩琳又譯聖·卡特琳娜（St. Catherine of Alexandra）的祭日。根據科雷拉（Gaspar Correia）的記載：葡萄牙人攻佔了果阿以後，征服者阿爾伯奎克擁抱了他的同事，並跪在地上感謝聖·卡特琳娜的助佑。他發誓要在他們所站立的地點，建立一座以卡特琳娜名字命名的教堂。^{〔40〕}

最早的聖·卡特琳娜小教堂是在匆忙之中即興建立起來的，談不上任何的設計和建築風格。它是

由水手和士兵自己建立，祇是一個簡單的功能性建築物，用紅土和稻草杆建立，內設祭壇懸掛聖·卡特琳娜聖像。由於簡陋，很容易被風吹倒，也容易着火，如果有較大的彌撒活動，總是移到更加寬敞的要塞露臺上進行。1511 年，當阿爾伯奎克前往征服馬六甲的時候，他的朋友費南得斯（Diogo Fernandes）神父完成了他的夙願，用更為堅實的石頭和灰泥重建了聖·卡特琳娜小教堂，並將攻戰果阿時陣亡的一位葡萄牙青年諾羅哈（Dom António de Noronha）的遺骨移到這座教堂裡。在 1530-1531 年，人們又將這座教堂作了一點擴建，規模仍然很小。1534 年 11 月 3 日，教宗保祿三世下諭將這座教堂陞為果阿的主教座堂，聖·卡特琳娜成為這座教堂的主保，也成為果阿的主保。^{〔41〕}

第二次教堂的重建是在 1550 年，當時的總督是卡布拉爾（Jorge Cabral）。現在

人們所見的教堂是在第二次重建的基礎上再次整修而成的，因此它是原來教堂的第三次變異。第三次整修工作是在 1952 年進行的，當時由在果阿的國家建築師卡斯特羅（Baltazar de Castro）負責，他是葡萄牙人。教堂仍然保持簡樸的風格，它有一個平整的祭壇，旁邊有兩座塔，正立面的四周都有磚砌的邊框。卡斯特羅盡最大的可能保持了這座教堂建築的原始風貌，它具有文藝復興式的風格，簡樸而具有功能性，有一個很有特徵的正立面，是由當地出

產的紅土磚建成的，建築物的邊框是棕色的，而整面的牆體則刷上白色。正立面上看十字架顯得很小，它與通常的那種習慣上將十字架豎得高高的做法很不相同。

在葡萄牙人統治果阿以前，阿迪沙在曼多維河邊建立了城門。而葡萄牙人也是在城門邊上的河邊率先建立他們的殖民地的。他們先要控制河邊的貿易，然後再謀求對整個城市的殖民化。聖·卡特琳娜碼頭（St. Catherine Quay），葡萄牙人正是在這裡建造了一座城門。寬闊的河面提供了城市的防衛條件。

當葡萄牙人統治果阿，特別是舊果阿還是首都的時候，他們非常重視聖·卡特琳娜的節慶，每逢節慶時，儀式相當隆重盛大，必定舉行官方的遊行以表示國家和教會的聯盟，主教和總督總是要一同參加。建築工人、建築設計師、手藝人、藝術家都會參加遊行，他們還會分攤遊行和慶祝的費用，這樣的遊行對於他們來說很重要，因為他們是同時為宗教的和世俗的建築物効力的。⁽⁴²⁾

聖女卡特琳娜是公元4世紀時亞歷山大城的一個十八歲的女子，聰明、個性解放和博學，在她生活的時代，這種女子被認為是社會的威脅。據說她早年生活在亞歷山大城的一群有學問的男人中間。她以直率的態度、明確的邏輯及勇敢的膽識與她的對手辯論，說服他們使他們變成基督徒。後來羅馬皇帝馬克西米安在派眾多博學之士與她辯論失敗後，惱羞成怒，用盡殘酷的辦法包括帶刀的輪子（後來史書上稱為卡特琳娜輪子，Catherine Wheel），仍不能使她屈服，最後她被斬首殉道。天使將她的屍體埋葬在西奈山上。⁽⁴³⁾葡萄牙人將這位聖女奉為果阿的主保聖徒。

主教座堂（Cathedral, Sé Patriachal e Primacial）由於聖·卡特琳娜小教堂的面積實在太小，不敷使用，它與遠東最主要的拉丁教會的主教座堂的地位不太相稱，亟須建造更大的主教座堂，於是便有了現在的座堂。

現在的果阿主教座堂是伊比利亞半島世界在16-17世紀的一件建築傑作。它的規模巨大，矗立在一個名叫 Terreiro de Sabaio 廣場的西邊，它的正立

面朝向東方，主立面高一百一十五英尺，寬一百英尺，建築物全長二百五十英尺，寬一百一十八英尺。⁽⁴⁴⁾英國的傅蘭雅醫生（Dr. Fryer）在1675年訪問這座教堂時它還沒完工，他說在英國很少有教堂能超過它的壯美。⁽⁴⁵⁾而19世紀造訪的英國威爾士親王則說它是一座“巨大而高貴的建築物”⁽⁴⁶⁾。果阿主教座堂的建築歷史分為三個階段：1）哥特式時期；2）文藝復興時期；3）風格主義時期（Mannerist Period）。它的建築歷史也很長，動工於1562年，完成於1651年，其間經歷了六位國王在位，他們是塞巴斯蒂奧（Sebastião r. 1557-1578）；恩立克（Enrique r. 1578-1580）；菲律賓二世（Philip II r. 1580-1598）；菲律賓三世（Philip III r. 1598-1621）；菲律賓四世（Philip IV r. 1621-1640）；若奧四世（João IV 1640-1656）。主教座堂的絕大部分建築完成於菲律賓二世時代，當時葡萄牙和西班牙合併為聯合王國。⁽⁴⁷⁾

這座主教座堂的建築師名叫西蒙（Júlio Simão 1565-1641）。此人很可能是諾曼人（Normans）雕刻家的後代，這位雕刻家在14世紀晚期移民到葡萄牙。當時葡萄牙正由於海外事業的發展，國內經歷着繁榮和富裕，吸引了許多法國藝術家移居葡萄牙。西蒙被菲律賓二世委任為葡屬亞洲的首席建築師，他當時的任務是為果阿修建一座新的防禦工事以替代原來舊的防禦工事，而他的另一項任務就是完成主教座堂的建築。在他以前的幾任建築師已經將主教座堂矗立了起來，其中一人名叫阿古略斯（Ambrosio Argueiros），於1591-1597年任主教座堂的工程師。但這幾位建築師祇完成了主教座堂很小的部分。1597年，西蒙和他的妻子帶了兩個女兒來到印度，這段時期葡萄牙國運衰落，它在亞洲的統治地區紛紛落入波斯人、英國人、荷蘭人以及卡納里斯國王們（Kanarese Kings）之手。西蒙也有他自己的煩惱，其中之一就是為女兒的嫁妝犯愁。但他還是排除萬難，殫精竭慮，完成了這座主教座堂的大部分建築。在1616-1622年，他主持完成了中堂和耳堂，1628年完成了教堂前方十字架型制交叉的部分，1631年完成了除正大門以外的整體建築。



遠眺主教座堂（右）以及亞細細的聖方濟各教堂

正門是在 1651 年最後完成的，其時這位偉大的建築師已經去世。西蒙的墳墓位於果阿主教座堂一個耳堂的至聖所臺階下面，刻有如下的墓誌銘：“Sepultura de Julio Simao, Quavaleiro fidalgo da caza delrey nosso Senhore sen Engeheiro mor deste Estado, Mestre Arquiteeto das obras desta Se, e de sua mulher Caterina de Bustamante e erdeiros.”（國王陛下的騎士貴族，這個國家的首席工程設計師，主教座堂的總工程師西蒙和他的妻子卡特琳娜·布斯特曼之墓。）⁽⁴⁸⁾

主教座堂的裝飾屏風在中堂大祭臺後面，規模巨大，共有四層，最下三層有三個間隔，第四層間隔則與另外幾層中間的間隔相對。這塊裝飾板非常巨大，上面有柱子，半露方柱和其它裝飾品。中央

的間隔上面有四塊裝飾板，依次內容是：1）聖·卡特林娜手握書卷和寶劍站在雲層中間，這朵“雲”以前是比賈普蘇丹跪着像，後來割了下來，代之以一個較為模糊的形象，為的是不要過於冒犯穆斯林的感情；2）聖母瑪利亞昇天像；3）耶穌被釘十字架苦像，耶穌像的下面有瑪利亞和約翰；4）象徵聖靈的鴿子。在中央間隔部分的第一和第二層，從左到右刻畫的是聖·卡特林娜生平故事的片斷；第二層的左邊是：聖·卡特林娜與一群文人學士討論基督教教義，討論會由羅馬皇帝馬克西迷連二世（Maximinus II 302-314 年在位）主持；第二層的左邊：劊子手將聖·卡特林娜斬首，天使降臨到聖女身邊；第一層的右邊：天使將聖·卡特林娜的頭帶往天國，另外一些天使將她的遺體埋葬在西奈山。



果阿主教座堂正立面。它至今仍是遠東最大的天主教堂，有托斯卡(Tuscan)風格的正立面。本有兩座鐘樓，現剩一座。該堂用了八十年時間於1656年最後完成，奉獻給亞歷山大的聖女聖卡特琳娜。堂內有十五座祭壇，八座小教堂，中堂長七十六米。

高祭臺的小壇上刻着二十三個人像，他們分別是基督、聖母、眾使徒和諸聖。⁽⁴⁹⁾總主教的座位設於高祭臺的左側。當總主教職位空缺的時候，它的華蓋會低垂放下。總督的位置上則沒有華蓋。

在教堂的右邊有四座小教堂：第一座獻給聖安東尼(St. Anthony)，第二座獻給聖·伯納德(St. Bernard)；第三座獻給奇跡十字架(Cruz dos Milagres)；第四座奉獻給聖靈。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十字架奇跡小教堂，該堂中間祭壇上有一個十字架，人們相信它具有行神跡的力量。小教堂的入口處覆蓋著一個精細的屏風，它製作於1840年代。關於奇跡十字架的故事是：有一個名叫羅德里格斯

(Manuel Rodrigues)的神父在美景山(Mount of Fine View 又稱維斯塔山 Monte de Boa Vista)上豎立了一個十字架，從這裡可以看到整個舊果阿的全景。1619年2月23日，人們看到了十字架被一些高高飄揚的紅旗所環繞，後來幾天還出現了一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的形象，旁邊還有光環環繞。後來人們建立了一個小教堂來庇護這個十字架，但這個小教堂卻傾覆了。於是在1845年5月3日，人們發現十字架移到了現在的地方。在主教座堂的左邊也有四座小教堂：第一座奉獻給 Nossa Senhora das Necessidades；第二座奉獻給聖·塞巴斯蒂安(St. Sebastian)；第三座獻給聖體聖事；第四座獻給



主教座堂內保存聖體的“Trono”即“寶座”

Nossa Senhora de Boa Vida。其中聖體聖事小教堂最為寬敞美麗，它有自己的聖器室（Vestry），它的祭臺裝飾得極為精美，那裡有一個典型的葡萄牙式樣的Trono，這是一個金字塔形的結構，它的尖頂部分是用來保存聖體的。Trono 寓意“寶座”的意思，這是指“基督的寶座”。它有四層階梯，最後一層支撐着這個保存聖體的亭閣，它的正門上方有一個渦卷形的羅可可的三角楣，裡面有《啟示錄》中的羊的形象。⁽⁵⁰⁾ 聖體就保存在那邊，而其它教堂的聖體總是保存在主祭臺的旁邊，這是果阿主教座堂的特別之處。這座小教堂有七十二英尺長，二十一英尺寬。進入裡邊可以發現它還有一個長三十六英尺的耳堂（transept），有六個祭臺，每邊三個。在聖·約瑟祭壇邊牆上的一塊石板的下面覆蓋着果阿第一任總主教佩雷拉（Dom Gaspar de Leão Pereira）的骨骸，正是在他的任期之內，人們開始建造現在的主教座堂，這位總主教在1576年去世。他原來埋葬在由他親自創立的 Daugium 修道院中，1864 年移到此地。⁽⁵¹⁾

主教座堂現在祇有一座側塔，另一座北面的側塔於1776年7月25日倒下，由於重建費用高昂，修復工作一直沒有進行。現存南邊的側塔相當高大，從上面可以看到舊果阿的全景以及周圍村莊美麗的風光。這座塔樓裡有五口鐘，其中一口鐘很大，每天要敲鐘五次。在教宗、國王、總主教和任何一位高級神長去世時都要敲鐘。在主要的宗教節日以及當總督、總主教、教堂參事（chapter）來教堂時，五座鐘齊鳴。在宗教裁判所舉行火刑儀式（auto da fé）時，大鐘也會敲響。⁽⁵²⁾

主教座堂有三座大的正門，中間的大門最高，上面有着兩根柱子以及一個三重冕（tiara），還有聖彼得鑰匙，這是羅馬教宗的紋章，下面則刻有銘文，記載着在葡萄牙國王塞巴斯蒂安統治時期，由國王下令建造這座主教座堂，時在基督降生1562年，果阿總主教即遠東教會的首長（Primates）是這座座堂的看管者，以後虔信天主教的歷任國王下令繼續建造，並動用皇家財政予以資助等語。在大門



主教座堂內的十字架奇蹟小教堂



果阿主教座堂內的風琴

附近的柱子上有兩個大理石盆，裡邊盛着聖水。還有一個用於洗禮的聖水器，它是用黑石做成的，體積相當大，原屬於舊主教座堂，在這個盛水器的邊上刻有如下銘文：“Easta pia mandou faser Jorge Comez, e.a deo a esta Se em onra e louuor do Senhor Deos em 1532”（喬治，賈美士下令建造這個聖水盆，並將它贈給教堂以贊美上帝，時在1532年。）根據有些歷史學家的看法，沙勿略正是用這個聖水盆為許多人付洗，他們中絕大部分是當地的印度人。這個地方有一項令人矚目的作品是一幅很大的畫，上面表現的聖·克里斯托夫（St. Christopher）肩扛着小耶穌基督⁽⁵³⁾，每年6月5日，是這位聖人的主保節日，果阿人們敬拜這位聖人，感謝他在教堂的一個塔樓傾倒時，由於他的顯靈而使教堂的其餘部分立而不倒。

主教座堂的內部展示了三種空間運動：直線的或向上的，橫向的和側面的，中向的和向前方的；往上看，有護牆板裝飾的中堂以及半露的方柱支撐着拱頂向上飛昇；側向看，通過同一個開放的拱頂可以看到這座建築周邊的空間；向前看，沿着堅實的一系列拱頂一直可以將焦點集中到至聖所；由於後者在寬度和高上的狹小，這種縱深的感覺更顯突出。中堂每一邊都有五個拱門，具有氣勢宏闊的感覺，同時也使中堂變得堅固，足以支撐這個帶有主窗的主教座堂。而且，這些拱門又是相對修長的，這使得觀察者的眼光可以穿過教堂的側廊，從而使得這座教堂能給人足夠空間的感覺，這點尤具魅力。這些窗間壁的支柱十分厚重，足以使眼光保持直線運動直到至聖所為止，特別可以阻擋眼光去看另外所有別的地方的遠景。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從至聖所一直可以看到大門的入口處，有護牆板的中堂的拱頂戲劇性地被主教座堂正立面的巨大的眼窗所透入的光線照亮了。主教座堂內部的光照是有對比性的：教堂周邊的部分，如教堂前廳的樓閣，邊上的小教堂、側廊、耳堂和至聖所顯得比較明亮，相比之下，中間的中堂部分就相對陰暗，由於主教座堂的中央大廳並不與正立面上的眼窗和兩邊的高窗相連，結果是中堂遠離光源了，因此中堂便佈滿了一種半明半暗的微妙的氣氛，但這種半明半暗同時又被從正立面眼窗和兩旁的高窗射入的光線所劃破。側廊則直接與眼窗和高窗相連，還有光線通過小教堂的眼窗和高窗投射進來。⁽⁵⁴⁾ 赫格拉（Herrera）這位歐洲教堂的設計師，設計了Valladolid 主教座堂，它是果阿主教座堂的原型，它的每一個邊上的小教堂都有一個眼窗，象徵希臘神話中的獨眼巨人Cyclops；而果阿主教座堂的設計者西蒙，深受赫格拉的影響，他在主教座堂的每邊上小教堂裡設計了三個窗眼，其中一個眼窗象徵印度教的神濕婆（Shiva）的第三隻眼。側廊的光線照亮了中堂拱門下面飛簷底部的牆面以及中堂中間半露的方柱。至於耳堂，它們直接與山牆的三角面部分的眼窗及上面一層的高窗相連，十分明亮。最後，至聖所直接與左邊旁觀席相連。旁觀席下層有三個正方形窗戶，上層有四個正方形窗戶，它們照亮了主祭壇背後的金色的帶有裝飾的屏風，由此一種受到抑制的光照瀰漫於整個教堂內部，使得座堂周圍部分和昏暗的中央部分的明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⁵⁵⁾

在整個果阿地區，主教座堂的建築風格具有象徵和示範的意義，後來許多小教堂的建築，在正立面的設計上都採用了主教座堂的樣式。它的建築工程得到王室的巨大資助，果阿政府從商業貿易所獲得的利潤中也撥出鉅款予以支援，所以它規模宏大、氣勢磅礴。

總主教府（Archepiscopal Palace） 總主教府又稱總主教宮殿，它建築的歷史與主教座堂同樣悠久，是一組典型的16世紀葡萄牙—印度民居建築群，散布在一千八百平方米的空地上，它位於主教座堂和阿西西的方濟各修道院之間。建築群包含巨

大的廳堂、迴廊、走廊和眾多獨立的房間。這座建築物從16世紀起一直屹立不倒，至今保存完好，見證了果阿黃金時代的輝煌。

建築史家認為總主教府屬於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的少見的和珍貴的葡萄牙—印度民居建築的典型。這種建築風格是由葡萄牙人帶到果阿的，它導致了果阿整個地區建築風貌的改變，總主教府代表了這種風格的原型。這種建築結構的基本特徵是：它有三層樓面，每層樓面都十分高敞。底層是用於一些不太重要的或者不太體面的用途，如主人的起居室、會客室、迴廊、走廊以及獨立房間和廁所。樓下的房間光線比較陰暗，樓上的房間通風良好而且光線明亮，可以看到美麗的景觀。總主教府從外觀上看上去樸素無華，沒有任何裝飾，仍然保留了一點點往昔的尊嚴。在果阿遷都以前，總主教一直使用這座府邸，他像總督一樣享受着奢華，祇是總主教顯得更加謙卑一點，他每天都邀請十二名窮人與他在同一桌子上吃飯，這些窮人是他的僕人從無數想分享這一殊榮的人中挑選出來的。府邸前面有着很大的院子和花園，有時花園裡擠滿了各種各樣的人，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是專門來向總主教表示敬意的。當總主教走出府邸前往城市以及其它地方時，他的後面總是跟着許多騎馬的貴族以及乘轎的教會要人，再後面則跟着他們各自的侍從和僕人。⁽⁵⁶⁾

總主教府的建築在風格建築及象徵學（typology）上都很有意思。它有豐富的牆面裝飾、木刻和其它藝術品。由於它緊緊毗連主教座堂，實際上它成為主教座堂的一部分。它的東邊有一排樓梯可以通到主教座堂。它的房屋的後背部分面對着曼多維河岸。它的朝北的房間可以看到後花園以及河面，而前面的房間則可以看到庭院和主教座堂，第一層的所有房間前面都有半敞開的走廊。以前總主教府的主入口位於北邊的庭院，它隱藏在主教座堂東端突出的半圓壁龕之中，通過東邊的那排階梯可以看到那座獨特的主入口的大門，這個大門有一個三角形的頂，這是典型的果阿房屋建築風格，它裡面有排階梯可以通向一樓。在庭院西邊有一排石階可以通向

主教府的小教堂，而這座小教堂則通過一間很大的客廳與主教府的住房連在一起。

主教府建築結構的特點是在它的內部：它的牆面裝飾、傢俱、天花板的裝飾，對角線和水準線的雕刻，房間四個角落金光閃閃的木枕以及房間跨度上的安排，所有這一切都以一種美感使建築物的各部分結構統一起來。總主教府在總體上體現了一種獨特的建築類型（architectural typology），這種類型在 16 世紀的時候非常流行，但今天則已十分少見。早在 1695 年，葛美里醫生（Dr. Gemelli）訪問了這座建築物，他目睹這裡非常宏大寬敞，每一間套房都十分精美，無數的走廊則更是美麗。⁽⁵⁷⁾他注意到總主教府樓上的房間裡都沒有住人，底樓的房間裡則住着教區司鐸。在一條側廊裡掛着歷任總主教的油畫肖像。直到 1695 年，歷任總主教都居住在宮殿裡，直到果阿市內瘟疫流行以後，總主教和總督都放棄了他們的宮殿搬到潘那林（Panellim），但仍不時有一些高級神職人員回到這個地方居住。到果阿的政府和教堂大規模地遷往班傑姆以後，總主教宮殿開始變得有些荒蕪。從 1997 年開始，果阿的考古學家和建築史家開始對總主教府展開全面維修。2000 年，人們用一些臨時性的措施加固建築物；2001 年完成小教堂和大門頂部的修復工程，2002 年完成全部的屋頂修復工程。人們在使用一些先進技術加固建築物主結構的同時，在建築材料的使用上以及在修復工藝上都尊重傳統，在藝術風格上也盡量保持原貌。建築物所有內部和外部的粉刷都使用傳統的貝殼粉磨碎的灰漿，這種灰漿中還混合了椰子殼磨成的粉末以及棕櫚糖和紅泥土的成份。所有地面上腐爛的木板全部換成新的柚木板，並由果阿的木匠以傳統工藝加固。小教堂的祭臺也重新修復，並用印度石料專利局（IPS, Indian Patent Stone）出產的石料替代了已經腐爛不堪的赤陶土的瓦片，這座小教堂已經修復完成並重新啟用。在修復過程中，果阿歷史檔案館提供了大量史料以使修復工程能在更加尊重歷史傳統的基礎上完成。⁽⁵⁸⁾

阿西西的聖·方濟各教堂和修道院（The Church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and Monastery）

方濟各會是最早來到果阿的修會之一，這座奉獻給阿西西的聖方濟各⁽⁵⁹⁾教堂是與它毗連的修道院同時建成的，於 1551 年完工。在八十二年以後的 1633 年，果阿總主教梅奈茲（Dom Fr. Aleixo de Menezes）將它奉獻給聖靈，因此它又稱為舊果阿的聖靈教堂，有三個祭臺和一個唱詩臺，到 1661 年，因教堂太小不敷使用被人們拆除，當地的方濟各會士和信徒出資重建了一座更大的教堂，但原來小教堂的大門卻被保留了下來。這座大門是印度現存的最早也是保存最完好的曼奴埃爾風格（Manueline Style）的作品。這種風格始於葡萄牙國王曼奴埃爾（King Dom Manuel 1469-1521 年在位）時期。這位國王秉政時期是葡萄牙航海事業的全盛時代，他也是教會的保護人和資助者。曼奴埃爾式風格是葡萄牙晚期哥特式（Late Gothic）的變形之一，這種風格最顯著的地方就是它的大門。這種大門的兩邊，總是有柱子或者半露方柱，上面覆蓋着的拱門和裝飾物，大門的上半部分總是有象徵性的圖案，這些圖案常常與航海的象徵物有關。這座大門上刻有航海用的地球儀，希臘式的十字架，船上使用的燈籠、繩索以及海怪。這種圖案有時也用作葡萄牙海船的徽號。⁽⁶⁰⁾這座大門象徵着葡萄牙東方帝國的两个重要時代，一個是國王曼奴埃爾統治的全盛時代，另一個則是阿方索六世（Dom Afonso VI）統治之下的衰落時代。

這座教堂在寬度上顯得很窄，但中堂卻建得很高。這種特點與韋倫（Christopher Wren）設計的同樣也是巴羅克風格的聖保祿大教堂（倫敦）十分相似。即使如此，它比聖保祿教堂中堂的寬度（12.50 米）更寬一點（12.80 米）。⁽⁶¹⁾

教堂內部最明顯的特徵就是中堂和至聖所都呈現直線造型。上面則覆蓋着果阿式樣的穹頂，穹頂的肋拱幾乎是哥特式樣的，光線被均勻地分配射入教堂中間。中堂兩邊有着古典柱頭（entablature）的柱子分為兩個層面，下面一層覆蓋着小教堂，而上層則是迴廊。果阿聖靈教堂的大門有着修長的列柱（colonnades）支撐，列柱上刻有多葉紋飾（multifold）。這座大門上有充足的光線進入教堂內



聖·方濟各教堂（Church of St. Francis of Assisi）位於主教座堂後面，由方濟各會士建於1510年，成為果阿最主要的教堂之一。

部。果阿的教堂是用一種易碎的紅磚土（*literate*）石塊建造牆壁的，為了保證牆壁結構的堅固必須把牆壁造得非常厚，特別是為了支撐穹頂的緣故。這樣一來，教堂內部的光線就變得很暗，果阿的建築師們以他們嫺熟的技藝，盡量使教堂內部顯得明亮。他們在教堂牆壁的下半部分建造了許多半圓的壁龕，同時在牆壁的上半部分洞開許多大窗戶，這樣光線就

照亮了大部分穹頂。^{（62）}果阿聖靈教堂內部的極致是它的主祭臺，是典型的安達魯西亞式的祭壇裝飾板（*aedicule retable*）變種，有一個巨大的黑色邊框與明亮的窗戶形成鮮明的對比。明亮的光線投射在裝飾板上，使得上面的聖像、神龕以及聖體盒顯得輪廓分明。在裝飾板上有兩層神龕，裝飾板的上半部分呈八角形，下面有四使徒的神像和神龕作為支撐，四使徒的頭上都有光環籠罩。這個壁龕模倣的原型是建於1625-1632年的里斯本 S. Domingos de Benfica 教堂。後者的壁龕共有三層向上收縮，在壁龕下方則是裝飾板的底座，上面有底座垂直面的雕刻，上刻方濟各會十四位聖徒，其中十二位是男性而二位是女性。底座中間的小壁龕裡則有聖母聖嬰的雕像。在裝飾板最高層中央的一個方形空間裡雕刻着聖方濟擁抱蒙難耶穌的苦像，最上面的三角楣中間則雕刻着象徵聖靈的鴿子，而這座教堂正是以“聖靈”命名的。^{（63）}

聖方濟各教堂中的木刻十分精美，幾乎所有的護牆板、佈道臺、祭壇上都有精美的木刻，它們都是由果阿本地的木匠以及專門做櫥櫃的木工（*cabinet workers*）製作的。佈道臺上的木刻尤為令人驚歎，它是由手藝嫺熟的果阿藝術家雕刻的。壁畫也是由果阿當地的藝術家畫的，圖案以及一些非象徵性紋飾顯示了一些印度教寺廟的痕跡。牆上的



聖·方濟各教堂穹頂

一些天使臉上的表情肯定具有印度風味，但他們下身穿着好像是一些飄逸的猶如裙子般的服裝，上身則穿着朱紗紅短衣，所有天使都捧着一束繫着精緻帶子的花束，花束、絲帶和所有裝束都顯得有點誇張和矯揉造作，很可能是因為果阿本地的藝術家不熟悉這類主題的緣故。但這種感覺也給人繁複和輝煌的感覺。⁽⁶⁴⁾ 1695年，卡萊里（Gemelli Careri）訪問了這座教堂以後說：“這是果阿最好的教堂之一，它的頂上裝飾着各種各樣的浮雕以及回紋裝飾（fretwork），看上去顯得一片金碧輝煌。祭壇上也布滿鍍金的紋飾。”⁽⁶⁵⁾

主祭壇的裝飾板上雕刻着一個巨大耶穌基督的苦像，耶穌伸出右手擁抱聖·方濟各，聖·方濟各則向上邁出三步臺階接受耶穌的擁抱。這三級臺階象徵方濟各會士所發的神貧、謙卑以及服從的誓願。在主祭壇的四周有十六幅描繪聖·方濟各生平的圖畫，這些圖畫都是以歐洲風格繪製的。旁邊的小教堂則是奉獻給蒙難基督以及聖·

安東尼（St. Anthony）。這座教堂朝向西邊，正是夕陽西下的方向，這很可能是要在晚禱以前讓陽光照亮教堂的正立面以及祭臺。這種建築照明的技術在歐洲的教堂中經常使用，它也是基督教神學觀念的重要因素，這種處理可以增加崇拜時的神聖氣氛。不過在歐洲，教堂一般不是用開門的方式讓光線進來，而是通過染色玻璃讓自然的和人工的光線透進。然而在印度，由於氣候的緣故，人們經常將門和窗戶打開，這樣建築內部的陽光便顯得更加充足了。⁽⁶⁶⁾

毗鄰教堂的方濟各修道院可能比教堂建成得更早一點，甚至有些歷史學家錯誤地認為它是果阿最古老的建築物。它建立在一個古代的清真寺的遺址上。據親眼目睹當時歷史的一位葡萄牙編年歷史學家說：1517年，一位方濟各會修士安東尼·羅（Fr. António de Louro）來到果阿，他帶給當時的總督 Lopo Soares d'Albergaria 一封葡萄牙國王的信，同時他還帶來了其他八名方濟各會士。總督允准動用



聖·方濟各教堂牆壁的紋飾富於印度風味

公共財政的經費建立一座修道院。總督根據皇室諭令，將一些原本屬於一名已死的 Thanadar 的房子轉讓給方濟各會士。這些房子佔據了很大一片土地，毗鄰還有一座花園。方濟各會修士們立即對他們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動以方便他們暫時居住。他們搭建了一個小教堂，裡邊有三個祭臺和一個唱經臺，並且在花園的邊上建立起他們的宿舍。但在這片空地上再建一個修道院尚嫌不足，於是他們請求國王再撥給他們一些土地，結果他們如願以償，於是他們根據自己的設計建造房子；但不久，即因為建築結構過份巨大以至於遮擋住了陽光射入他們鄰舍的房子的窗戶，這些鄰舍的屋主們先是發出警告，繼而與修士們發生了長久的爭訟。這種情況，加上 Fr. António 急於想完成這個宏偉的建築，也造成了總督的不快，因為建造這些建築的費用過於浩大。不久，Fr. António 即患病去世。他的同事繼續以堅定的信心努力不懈，終於在短時間內取得了成功。方濟各會士立即將他們的會院搬了進去，並將他們以前的臨時會院拆除了。據說在 1529 年，這所修道院曾經有過一次大整修，1542 年，沙勿略在給耶穌會部會長的信中稱這是一座偉大的修道院，而旅行家 Pyrard 則稱這幢房子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美麗的建築物，它的迴廊裡裝飾有關於阿西西的聖·方濟各生平的圖畫，這些畫都是用藍色和金色的顏料繪製的。⁽⁶⁷⁾

現在的方濟各會修道院已經改為人類學博物館（The Archeological Museum），時在 1964 年。它展示了經過精心挑選的前殖民時代印度本地的雕刻、錢幣以及手稿，還有葡萄牙統治果阿時期的藝術品。在大廳裡有一尊巨大的 16 世紀製造的阿爾伯奎克總督的青銅雕像，它一直站立在舊果阿，後來移到班傑姆的市政廣場，直到 1961 年果阿回歸印度以後才搬到這個博物館中。⁽⁶⁸⁾ 在大廳中還有一尊 16 世紀葡萄牙偉大詩人賈梅士（Luís Vaz Camões 1524-1580）的巨大青銅雕像，這位出身於里斯本沒落貴族家庭的獨眼詩人曾在果阿住了十七年，他在 1572 年完成長篇史詩《盧西塔尼亞之歌》（*Os Lusíadas*），描寫的是達·伽馬發現通往印度新航路的波瀾壯闊的史實，他寫作這部史詩時，正住在果

阿。這座賈梅士青銅雕像十分巨大，頭戴桂冠的詩人手握著《盧西塔尼亞人之歌》詩卷。⁽⁶⁹⁾ 這座博物館中還保留著 13 世紀印度教毗濕奴的神像。在博物館二樓，收藏著六十幅葡萄牙歷任總督的油畫肖像，從 1527 年的卡斯特羅（Dom João Castro）到最後的葡萄牙右翼獨裁者薩拉扎（António de Oliveira 1889-1970）⁽⁷⁰⁾，這些肖像是幾個世紀以來果阿變遷歷史的見證。

好耶穌教堂（The Church of Bom Jesus） 這是耶穌會在東方建立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壯麗的教堂。它於 1594 年 12 月 24 日開始建造。其中一部分資金由傑羅姆·馬斯卡哈斯遺贈。1605 年 5 月 15 日，果阿總主教梅奈茲為它舉行了隆重的祝聖典禮。⁽⁷¹⁾

好耶穌教堂是伊比利亞世界富於美感的教堂傑作在果阿的最佳樣板。它的風格可以用一個詞即 fachadorrtabulism 意即“正立面及裝飾屏風主義”來體現。這個詞其實源於兩個葡萄牙詞，即 “façade”



“好耶穌教堂”前之十字架



“好耶穌教堂”內保存沙勿略遺體。近代教宗庇護十二敕封它為乙級聖殿。
在天主教遠東傳教史上該教堂具有重要地位。

(fachade 正立面) 以及 “retable” (retábulo, 教堂裝飾屏風) 演變而來。這類建築物美學上的力量集中在這兩點上，建築結構的其餘方面均可忽略不計。

這座教堂的正立面極大地模倣了在舊果阿已經倒塌了的聖保祿學院拱門 (St. Paul of Arches 1560-70)。聖保祿學院教堂有中殿和側廊，正面有三座門，中間導向中殿，邊門導向兩翼側廊。好耶穌教堂正面也有三座門，但都開着朝向一個沒有分隔開的中殿。好耶穌教堂是最早作出這種建築上改革嘗試的例子，後來由三扇門導向一個中殿的樣式迅速地在果阿普及開來，甚至後來各種小教堂也採用這種樣式了。⁽⁷²⁾教堂的正立面朝西，全部用黑色花崗石 (black granite) 製成，有 78.5 英尺高，75.3 英尺寬。正立面分為四個部分，最底層為三座大門，緊接着的上一層是三扇大窗戶對應着這三扇門；第三層上面有三個圓形窗洞；第四層則是三角楣，上面雕刻

着極為豐富的阿拉伯式樣的蔓藤花紋。所有這些層面都由多立克式 (Doric)、科林斯式 (Corinthian) 以及其它混合柱式支撐，蔚為壯觀。⁽⁷³⁾正立面中央頂部是一個渦卷形的裝飾結構，上面刻着希臘文耶穌基督救世主的銘文 (IHS)，這也是耶穌會的會徽和象徵，它銘刻在正中央。

教堂內部用 Mosaico-Corinthian 風格建成，具有一種非常迷人的簡潔，它長 182 英尺，寬 55.5 英尺，高 61.3 英尺，每邊都有三排窗戶，一排高過一排。除此以外，還有圓形唱經臺，後面第二排窗戶的地方還有一排包廂，包廂的扶欄上有着精緻的花紋，很明顯它是專門為那些有身份地位的人設計的，它們經常在盛大儀式時使用。牆壁現在已經不再全部鍍金了，可是在 Pyrard 時代則是全部鍍金的。而另一位旅行家 Tavernier 在他的“遊記”中還提到，當時的牆壁上還用白色和灰色畫了許多 du



“好耶穌教堂”主祭壇屏風上的羅耀拉像
下為耶穌聖嬰

plat fond 的畫，其中線條是用鍍金的線畫成的。天花板在 1863 年整修了一次，上面具有精美繁複的花紋，表現這座建築物內部特有的美和精緻。教堂主體建築內部十分寬敞，在左邊有一個祭臺上面放置着一個玻璃盒，裡面裝着一位女殉道者聖·包令（St. Pauline）的遺骨，她的遺骨被排列成為一個人的形狀，裡面還有一份羅馬聖品部（Prefect of the Sacred Relics in Rome）頒發的宣聖的證書，這份證書由果阿總主教於 1784 年 10 月 23 日加以確認。那裡還有一個唱經臺，支撐唱經臺的柱子下面刻着下列銘文，銘文用拉丁文和葡文寫成，提到了這座教堂受祝聖起用的歷史。拉丁文銘文云：

Hanc ecclesiam Jesu solemniter ritu consecravat
Reverendissimus et Illustrissimus Dominus D.
Aleixius Menesius, Archiepiscopus Goensis,
Indiae Primas. Anno Domini M. D. C. V. Id Ma.
（最尊貴和最傑出的果阿總主教，印度教會的首



“好耶穌教堂”右祭壇之天使長彌迦勒像

長唐·阿歷克塞·梅奈茲為這座耶穌教堂祝聖，莊嚴的祝聖禮儀在公元 1605 年 5 月 15 日舉行。）

葡萄牙文銘文云：

Esta Igreja de Jesus se comecou a 24 de
Novembro de 1594, e consagrou-a o
Reverendissimo e Illustrissimo Senhor D. Fr.
Aleixo de Meneses. Arch Arcebispo de Goa,
Primaz da India, Anno do Senhor 1605 de Maio.
（這座耶穌教堂在 1594 年 12 月 24 日開始建造，最尊敬的最傑出的果阿總主教，全印度教會的首長，唐·阿歷克塞·梅奈茲閣下，在我主 1605 年 5 月 15 日為它舉行了祝聖儀式。）

在教堂邊門北面的一堵牆上，有一個這座教堂創建者的紀念碑（Cenotaph），在碑的頂尖部分有繁複的青銅裝飾，它用兩匹獅子的形象支撐，上面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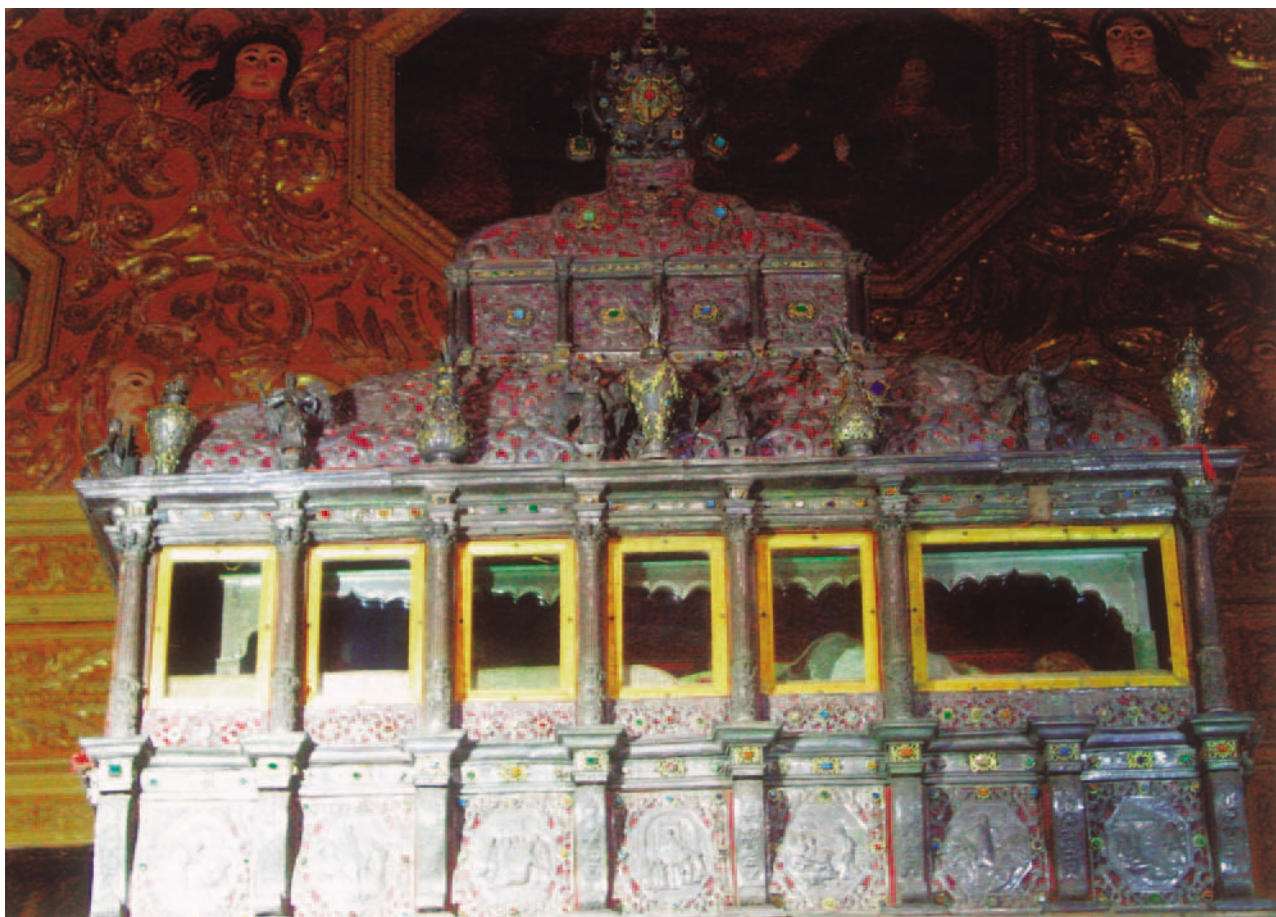
有一條龍的紋章覆蓋在頂上，這個紋章屬於一個度成的艦長，上面刻有四塊青銅牌子來表示他的功績。下面即為刻在這塊石板上的銘文：

Sepultura de Dom Hieronimo Mascarenhas, Capitao que foi de Cochim e Ormuz. e a cuja eusta se fez esta Igreja: em gratificacao a Companhia de Jesu lhe dedicon este logar. Falecen no anno de 1593. (已故的柯欽和霍爾木茲的艦長唐·赫羅尼莫·馬斯漢斯的墳墓，教堂是出於他的資助建立的；由於耶穌會的慷慨，將這塊地方奉獻給他。他逝於1593年。)⁽⁷⁴⁾

主宰着教堂內部景觀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高祭壇。這個高祭壇佈滿着覆蓋着穹頂的至聖所的後牆。它奉獻給好耶穌（Bom Jesus）。在墊座上的小耶穌背負着一個巨大的聖·依納爵·羅耀拉像。這個祭壇屏風部分地是受到由晚期巴羅克建築師和畫家波佐（Andrea Pozzo 1642-1709）所設計的羅馬耶穌會總堂的左耳堂祭壇設計的影響。果阿的這座祭壇屏風似乎是在1699年豎立的，很明顯是為了紀念這一年方濟各·沙勿略被宣佈為“東方教會的捍衛者”這一事件而製作的。靈感的源泉來自於波佐出版的那部著作《圖畫和建築中的透視法》（*Perspectiva pictorum et architectorum* 1693-1702）。羅馬和果阿的祭壇上都有三個同樣



曾經放置沙勿略遺體的棺木



保存沙勿略遺體的銀棺，由意大利耶穌會馬斯蒂里（Marcello Mastrilli）設計並於 1641 年製作完成。



沙勿略銀棺的大理石底座，由意大利托斯卡尼大公科斯莫三世（Cosimo III, 1670-1723）委託訂製。

的人物：在屏風的頂部均為三位一體，羅耀拉的像放在中間，而聖人的背後同是一個神龕。神龕的特徵兩者幾乎是一模一樣，祇是在羅馬耶穌會總堂的神龕中，設計的雕刻充塞得滿滿的，而果阿的那個則是平平的，正像波佐書中設計的那樣。而聖人雕像的手的樣子，正與波佐祭壇上的樣子相反。⁽⁷⁵⁾

小耶穌的雕像很小，但羅耀拉的雕像則顯得巨大，它佔據了一個很顯著的位置，引起了每一位造訪者的注意。羅耀拉的右手向上高舉，宛如一位將軍指揮士兵向前衝鋒，同時這隻手也指向天空，據說這種姿態正是羅耀拉所自稱的那種與上帝神交時產生的迷狂（ecstasy）：“Quam sordet mihi tellus quum coelum aspicio!” “How doth the earth disgust me when I lift my eyes to heaven!”（當我舉目仰望天國，塵世是多麼令我嫌惡！）⁽⁷⁶⁾ 在主祭臺的旁邊還有兩個副祭臺，左邊的奉獻給無原罪始胎聖母，右邊的獻給大天使長聖彌額爾。主祭臺有五十四英尺高、三十五英尺寬，它是奉獻小耶穌的，這個教堂也是以“耶穌”的名號命名的。

好耶穌教堂北邊的耳堂奉獻給耶穌會聖人聖波爾傑亞（St. Francis Borgia），他是葡萄牙及其屬地的主保聖人。⁽⁷⁷⁾而它的正對面朝南則是極為著名的沙勿略小教堂（Chapel and Tomb of St. Francis Xavier）。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生於西班牙那瓦爾（Navarre）的沙勿略城堡一個巴斯克族貴族家庭中，他於1525年離家去巴黎求學。1634年4月，羅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年）在巴黎蒙馬特爾小教堂最初發願成立耶穌會的時候，沙勿略是最初創立該會的七人之一。沙勿略受總會長羅耀拉以及葡萄牙國王的委託往東方去，葡王以保教權的名義支持他的傳教事業，他享有與葡王隨時通訊聯繫的特權，同時教宗也委託他為好望角以東所有國家和地區的宗座使節（Apostolic Delegate）。⁽⁷⁸⁾1541年5月6日，沙勿略來到印度果阿。他的到來標誌着耶穌會在印度的開教。他到果阿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訪當地的總主教。他告訴主教說，他視自己為主教的屬下，

他不會利用自己的特權，除非主教認為有必要和合適去這樣做。同時他也拒絕主教為他安排的宗座使節公署。他為果阿的傳教事業 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常常在皇家醫院、癲瘋病醫院以及其它機構從事慈善工作，他還在主教座堂、玫瑰聖母堂為葡萄牙人和印度人佈道，晚上還開辦教理問答班。他發明了一種傳教方法：在果阿的大街小巷裡穿行，一手搖着鈴，一邊高聲叫喚勸人入教。這種奇怪的方法，常使人想起中世紀聖方濟各的歡樂精神，而不是羅耀拉的嚴肅和緊張。雖然他熱愛果阿，並在果阿取得了很大的世功，但他並不視自己為教區司鐸，所以不久即越出了果阿，開始了一種波瀾壯闊的冒險生活。從1542年10月，他就去了印度最南端的科摩角（Comorin Cape）的漁民中傳教，以後他赤足步行十萬公里，去了錫蘭、摩洛哥群島、馬六甲、日本以及中國沿海地區，最後逝世於中國外海的上川島。⁽⁷⁹⁾據說沙勿略曾為三萬餘名東方各民族的入教者付洗，他的成就部分是由於他的熱忱，也是由於他能夠適應當地的文化。1622年羅馬教會封他為聖徒，1927年又被指定為所有傳教團的主保聖人。

沙勿略於1552年12月2日清晨兩點鐘逝世於中國的上川島，他的遺體被安放在一個木製的棺木裡，裡面放滿了石灰，目的是加速肉體和骨頭的分離，準備然後將骨頭帶回果阿。當時葡萄牙的船隻將他的骨骸帶到馬六甲。次年的2月17日，人們將棺木打開時，發現裡面的遺體並沒有腐敗，“而且散發一種令人愉悅的香氣”。當他的遺體被運往馬六甲的時候，當地正流行霍亂，但不知甚麼原因當天便消失了。於是當地的居民以盛大的遊行迎接沙勿略的遺體，並將他安葬在聖母堂中，但果阿卻聲稱沙勿略應該是屬於他們的。在沙勿略生前的好朋友迪亞哥·費南得斯的幫助下，8月15日，來自印度的神父和修士們秘密地將遺體運到諾羅哈（Lopo de Noronha）船長指揮的船上。艦長將他的遺體安放在一個棺木之中，上面覆蓋着繡着金錢的錦緞。當船駛到柯欽（Cochin）的時候，艦長本人親自划着舢舨去通知耶穌會省會長梅肖（Fr. Melchior）這個好消息。省會長立即通知總督阿方索·諾羅哈



(Dom Afonso de Noronha)，總督下令準備一艘華麗的戰艦將遺體運往果阿，在此期間，省會長還派出聖·保祿學院的四名男孩陪伴在側。⁽⁸⁰⁾

當船隻駛進果阿港口的時候，人們將棺木放置在船頭上，上面覆蓋着一頂用金錢繡成的華蓋。所有岸上的司鐸們以及聖保祿學院的男孩們都高唱〈榮歸主頌〉(Gloria in excelsis)，海峽上的“三王堡”(Fort of the Three Kings)上的大炮齊鳴，沿着曼多維河停泊的從海口到果阿內港的所有戰艦也都鳴炮致敬。沒有任何一位總督曾受到如此盛大的歡迎。第二天，也就是1554年3月15日，有八條裝飾華麗的專用艇護送着沙勿略棺木所在的大船，沿河而上直到呂班達(Ribandar)。總督站在碼頭迎迓，海陸軍官員和大量的信徒充斥在通往聖保祿學院教堂兩旁的大路上。運送棺木的行列最前面的九十名來自聖保祿學院的學生，他們穿着白色祭衣，手中握着蠟燭，口中唱着Benedictus Dominus Deus Israel，抬着棺木緩緩而進，人們從窗戶中扔出鮮花致意。沙勿略的遺體在聖保祿學院教堂顯供三天，人群擁向教堂向他表示最後的敬意，教堂鐘聲不絕於耳，響徹雲霄，所有的人都希望親吻聖人的手和腳，或用念珠和聖骨盒觸碰他。⁽⁸¹⁾

沙勿略的遺體最初放置在聖保祿學院小教堂，因為這個學院是在他的關切之下建立起來的。直到沙勿略去世時，他仍然視自己為學院的成員。在“好耶穌教堂”建成以後，他則被移到這個耶穌會在亞洲最重要的教堂之中，並專門闢右邊的小教堂供奉。直到1614年，沙勿略的遺體一直沒有腐壞。這時教宗保祿五世(Paul V, 1605-1621年在位)下令將他的右臂切割下來；它至今仍然保留在羅馬的耶穌會總堂裡邊。另一條手臂也於1619年切了下來。從那時起，沙勿略的遺體一直被亂砍亂伐，就像採石場裡的石料一樣。有記錄說，在1859年12月3日至1860年1月1日的遺體顯供之中，有十七餘萬人次前去親吻遺體的腳。1878年和1922年的檢查報告表明，遺體在歷次顯供中有很大的破壞。從1952年開始，教會當局終於規定朝聖者不能夠直接接觸聖人的遺體，

祇能隔着玻璃棺材觀看，教會還規定打開棺木需用三把鑰匙，那三把鑰匙分別由總督、總主教以及好耶穌教堂的大祭司(archpriest)，即該任教堂的管理者保管。⁽⁸²⁾雷美(Remy)，這位《果阿，東方的羅馬》(Goa, Rome of the Orient)一書作者於1955年2月28日在有人陪同的情況下親眼看到了沙勿略的遺體。他這樣寫道：

聖人的遺體穿着一件鑲金的十字褙(Chasuble, 即神父在地聖餐禮時穿的最外層的寬鬆長袍)，上面鑲嵌着珍珠，它是由16世紀方濟各會修女在Caranzalem女修道院裡刺繡完成的。現在方濟各會修女們則刺繡了一條彌撒帶(maniple)，把它放在聖人的左臂上，而左臂則收攏放在胸前。我注意到聖人的手指是彎曲的，好像是緊握着甚麼東西。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聖人腿上的皮，以及赤裸着的雙腳的靜脈血管，那雙腳因為乾枯而皺縮起來。我也看到了沙勿略的臉。整個臉的右邊覆蓋着像羊皮紙一樣的皮膚，他的嘴巴半張開着，可以清楚地看到裡邊兩顆很白的牙齒。他的左邊臉上的皮膚從頭蓋骨頂上以下都已經消失。在沙勿略那條被拿走右臂的地方放着一根馬六甲白藤手杖，這根白藤手杖有着一顆銀製的頭飾。⁽⁸³⁾

關於手杖有一段不平常的來歷。1683年，印度馬拉底人國王薩巴耆(Sambaji)，率領兩萬大軍進攻果阿。當時總督為塔伏拉(Dom Francisco de Távora)的守軍僅一千餘人。在戰役開始的前夕，總督下令打開沙勿略的棺木，他將指揮官權杖(baton)以及葡王任命他的證書放在沙勿略的棺中。不久伊斯蘭的軍隊不戰而退，因為馬拉底本國，正受到莫臥爾的攻擊。以後每一任總督在離任以前總是將權杖留在棺木中，新任總督到果阿以後，先向市議會出示委任狀，再到好耶穌教堂，從總主教手中接過權杖，這已成為一種傳統。

沙勿略玻璃棺材放在一個銀製的墓中，被安置在教堂的左邊。耶穌會士習慣於將其教堂的主祭壇奉獻給他們修會中偉大的聖人。在果阿耶穌堂中有

三個這樣的祭壇，左、右耳堂各一個，還有一個在教堂的中央至聖所。左耳堂的祭壇奉獻給波爾傑亞（Francis Borgia 1510-1572），他是耶穌會總會長，在他任期間耶穌會迅速在全歐洲擴展了影響。今天，這個耳堂位於聖事小教堂內（Blessed Sacrament Chapel），至聖所主祭壇上站立着耶穌會創立者依納爵·羅耀拉的雕像，在他的腳下站立着耶穌聖嬰的小雕像，這是本教堂的主保。在聖人之上則是三位一體像。依納爵從羅馬指揮着耶穌會在全世界的活動。而左邊的小教堂中的墓則是沙勿略的。他在亞洲的工作可與波爾傑亞在歐洲的工作相比美。依納爵佔據着聖殿的中央，沙勿略和波爾傑亞則站在他的周圍（圓周上），其象徵意義正如一位耶穌會雄辯家維拉（António Vieira 1608-1697）形容的那樣：

在耶穌會的管理上，羅耀拉和沙勿略，正像羅盤上的兩點，羅耀拉在中央，是固定不動的，就在羅馬；沙勿略則是周邊上的一點，跑遍全世界。

沙勿略的兩隻手臂，一隻後來繼續沾在他在果阿的遺體上，另一隻，如上文提及的，供奉在羅馬耶穌會總堂的聖龕裡。維拉也指示這兩件事實的象徵意義，其暗示這正像古希臘的征服者亞歷山大大帝，他的雄心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他的身體也要像他的精神一樣廣大，因為他的手能夠擁抱東方和西方。維拉說：

今天沙勿略的手也能擁抱東方和西方嗎？一隻手在東方的果阿，基督教在東方的中心；另一隻在西方的羅馬，則是基督教在全世界的中心。^{（84）}

沙勿略帶有一隻手臂的遺體被安置在一個陵墓裡，那是一具銀製石棺，下面有大理石的墊座支撐。這具銀製的石棺是由一個意大利耶穌會士馬斯蒂里（Marcello Mastrilli）設計的，他本人於1637年在日本殉道。這個設計最後由果阿的一位金匠在1635-1641年製作完成，用的是一種低風格主義

（Mannerist low）的雕刻手法，它的正立面上有科林斯式的柱子，支撐着古典式樣的柱子，上面站立着有翼的天使。柱子本身則由陵墓基座上有渦卷形的柱礎支撐。在柱子之間的空間鑲嵌有帶框的玻璃板，透過玻璃板可以看到聖人乾枯萎縮的臉。渦卷形的柱礎之間則是八角形的鑲嵌板，上面淺雕着聖人生平事蹟，所有表面都用植物細花邊裝飾，上面由刻有盛滿花菓穀穗豐饒的三角形、植物蔬菜的圖案，以及交織錯綜的花卉裝飾而成。^{（85）}

大理石基座則是由沙勿略的一位狂熱崇拜者托斯卡尼大公爵科斯莫三世（Cosimo III 1670-1723r）委託定製的，由佛羅倫斯的福吉尼（Giovanni Battista Foggini 1652-1737）任設計製作。他是晚期巴羅克藝術殿後的大師，他的風格完全來自於偉大的建築師和雕刻家貝尼尼（Gianlorenzo Bernini 1598-1680）。1680年，福吉尼監製了裝飾板的雕刻工作，此後不久製作就完成了。由於它具有紀念碑式的美感，在當時就受到極大的贊譽。這件作品被安放在公爵的陵墓、佛羅倫斯的聖勞倫佐教堂中的親王小教堂展覽達兩年之久。1697年，它由兩名工人陪同運送到果阿，並安放在現在的地點。上面有四塊青銅的淺雕和裝飾板，描繪了沙勿略生平中重要的場景（有摩鹿加和中國，但沒有印度）。這種藝術表現源於佛羅倫斯的藝術傳統，它起源於佛羅倫斯聖洗教堂（Baptistry of Florence）的青銅的“天堂之門”（Lorenzo Ghiberti's Gates of Paradise 1425-1452）。果阿耶穌堂在巴羅克藝術中接納了兩種意大利的傳統，即羅馬的和佛羅倫斯的。

現在那墳墓的位置不是很好，它被刷金的木板緊緊地包圍起來。有人勸告說應將木板移開到博物館裡面，供人們欣賞上面的雕刻。四塊裝飾板上描繪了沙勿略的生平，從墓的正前方可以看到西邊的一塊，另外的則藏在旁邊和陵墓的後面。^{（86）}這四塊雕刻的內容是：1）北：沙勿略向摩洛加（Islands of Moluccas）上的島民傳教，上面的銘文是：Ut vitam habeant（That they may have life）即“他們將獲得生命”；2）沙勿略手持十字架苦像，為一群摩洛加島民付洗，上面的銘文是：‘Nox inimica

fugata' (Hostile night put to flight), “懷有敵意的黑夜即將逝去”) ; 3) 南: 沙勿略在木筏上匆匆渡河, 有一群暴怒的摩羅人 (Moro) 在追趕他, 他們用箭和石頭打他, 上面的銘文曰: “Nil horum Vereor (I fear none of these), “我一點也不懼怕”; 4) 東: 沙勿略在中國的上川島病逝, 他擁抱着十字架赤腳躺在一間茅草屋子裡的草蓆上, 旁邊是他的兩個門徒安東尼 (António) 和克里斯托夫 (Cristóvão), 銘文曰: “Maior in occasu” (Greater in the Setting), “更大的還在後面”。(87)

從東邊, 西邊和南邊有三個門可以進入沙勿略小教堂。在南邊的門上懸掛着一幅圖畫, 它有5.7英尺長41英尺寬。據說上面所繪的沙勿略像與真人十分相似。他的臉看上去安祥、寧靜, 氣色紅潤, 據說這是他剛到印度時的情形。他身穿黑色的神父道袍, 披着灰色的斗篷, 手執一根旗杆, 他的眼睛仰望天空, 而右手則放在胸前, 指着那顆燃燒着的對神熱愛的心。

在小教堂裡邊, 有二十七幅精心選擇的描繪聖人生平故事的圖畫, 這些畫上面鍍金, 裝飾精美。在一個意大利風格的神龕左邊, 有八幅圖畫, 它們被安放成三排。第一排有兩幅畫, 一幅表現的是威尼斯傷殘病院 (Hospital of the Invalids in Venice) 的場景, 沙勿略正在親吻一位患有令人嫌惡的潰瘍爛瘡的病人; 另一幅畫, 則是表現沙勿略訪問 Figem 的場景, 有兩位葡萄牙貴族 Duarte da Gama 以及另一名不知名者以極大的尊敬接待他。第二排有三幅畫, 第一幅上面可以看到沙勿略披着白色斜領袈裟, 還帶着一條聖帶, 很明顯這是表現 Manar 島上可怕的瘟疫停止的情形; 第二幅畫表現訪問 Bungo 領主時的情形, 那是他在日本; 第三幅畫表現教宗保祿三世在沙勿略動身前往印度的前夕, 為他特別賜以宗座祝福, 以期福音遠播異教國度; 其他的三幅圖畫, 被安排在最後一排, 有兩幅表現沙勿略最初成為日本騎士的僕人的場景, 第二幅表現他站立在處於一種與神溝通的迷狂狀態; 當中的一幅則表現他在上川島光榮去世。曾經有一段時間這座小教堂裡還有十二盞很大的銀製的燈日夜夜點燃

着, 現在則留下了四盞, 每盞燈重達152lbs, 其餘的連同其它物品都在果阿當局驅逐耶穌會期間被沒收充公了。(88)

耶穌會會院 (House of Jesuits in Goa) 這一巨大的建築物毗鄰着好耶穌會教堂。它位於直街西邊的一處寬闊的名叫 Terreiro dos gallon 的廣場上。對該名辭的起源作解釋十分困難。在這個地方人們以前經常上演鬥雞, 1594年當局明令禁止, 違者處以重罰。就在這個地方, 耶穌會開始動工興建自己的房子, 他們大概在1588年開始動工。開始時遭到市議會 (Senate Municipal Chamber 即 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和方濟各會士的反對。但耶穌會士在某一天夜裡佔據了位於兩個麵包店之間的小房子, 並將十字架、祭臺和聖像搬進去改為一個臨時小教堂, 並在門上刻上了“耶穌”的字樣, 人們於是不再提出異議了。

耶穌會士們繼續前進, 他們擴建和增建自己的居住會院, 終於在1589年2月12日完工。耶穌會的反對者既被挫敗, 也不能從總督和總主教那裡獲得支持 (總督和總主教似都非常同情耶穌會士), 於是他們直接上書葡萄牙國王抱怨此事, 希望國王本人出面干預, 阻止耶穌會士的建築工程。但這一切都並不成功, 就在1589年, 這座建築物終於完工了。

有一些作家看到皮門塔 (Dom Fr. Sebastião Pinto Pimenta) —— 基督騎士會的騎士像掛在“好耶穌會院” (House of Bom Jesus) 大門之上, 於是就錯誤地認為這個分院的創辦與那位葡萄牙貴族有關。事實上, 根據果阿政府秘書處的檔 (Secretariat of Goa), Pimenta 實際上是 Chaul 的耶穌會學院 (College of the Jesuits in Chaul) 的創立者, 他的肖像長期掛在那座學院裡邊, 但是當 Chaul 割讓給馬拉底以後, 肖像就被搬到了果阿耶穌會院。事實上, 這所會院並沒有真正的特定的創立者, 他是果阿的耶穌會士集體努力的成果。在建築過程中, Domingos Fernandes 監工, 而建築師則是著名的 Júlio Simão, 他是葡萄牙王室在果阿的首席建築工程師。這幢會院建築物, 與其它所有耶穌會士的建築物一樣, 十分巨大而且輝煌壯麗, 每一個看到它

的人都驚歎不已。著名的東方學家 Anquetil du Perron 說：“我禁不住贊歎耶穌會這幢房子，它是一座宏偉的富麗堂皇的建築物，即使是在歐洲，這樣的建築物也可以被認為是最美麗的宗教建築之一。”

1639 年，有一位旅行者訪問了這座會院，並且在那時接受了宴請。他以極為熱情的語言描繪了這所房子，他說裡面有好幾個大廳，房間裡都掛着珍貴的圖畫，上面描繪耶穌會一些最出名的人物以及他們的善行。他談到了耶穌會士的熱情好客，他說：

他們帶領我們去裡邊的飯廳，那裡的飯桌都沿着牆排開，飯廳是如此之大，竟然可容納二百人同時就餐。但我們進餐的時候祇有四名耶穌會的首長陪同我們一起就餐，而其餘的人都站着等我們。他們很客氣地招待我們，就像我們被別人招待一樣。但是必須承認，他們給我們的加那利葡萄酒（canary）是我們所嚐到的最好吃的。而令我們印象最深刻的則是耶穌會士們的德行，雖然他們的酒量絕不亞於我們，但由於他們視酗酒為不良習氣，所以他們顯示了一種謙遜的節制。飯後他們領我們上樓塔頂參觀，從那裡可以眺望全城、大海、河流和高山。（89）

現在矗立着的那幢房子，祇是原來建築物的一部分，它原來那些很長的迴廊以及那些寬敞的房間，有些已經毀壞了，這不僅因為時間磨損，而且因為火災的吞噬。根據 Tavernier 的說法，大部分房屋在 1663 年的一場大火中燬掉了，據說後來的房屋也燬於同樣的火災。但即便如此，會院現在的房屋看上去仍然顯得壯麗宏大；它有三層樓高，正立面十分精美，有兩個精緻的階梯通向建築物的樓上，一個在前面，另一個則通向聖器室。底樓的上層每層都有兩個大廳，每層都有十八間房間以及十個休息室（parlor 接待室），除了寬闊的走廊以外還有一些宿舍，以方便那些來會院居住的人。1759 年，耶穌會士們從果阿被驅逐出去，這幢房子就轉由部主教代管。在耶穌會無情的敵人蓬巴爾侯爵（Marquês de Pombal）的想象中，這幢房子比真正的情況還要

大，於是他在 1774 年 1 月 15 日下令將它改成總主教宮殿，並將教會參事會（Chapter Hall）、教會法庭（Ecclesiastical Court）以及其它教會高級神職人員的住院全部圈進去。但果阿的總督認為這個辦法極不可行，於是擱置了這道命令。後來，有一個專門培訓神職人員的神學院搬了進去，後來這個神學院也被廢除了。於是，這幢房子委託給了一名神父以總管（Administrator）的名義一直住在裡邊，管理着房子。（90）

聖卡傑坦教堂和修道院（Convent and Church of St. Cajetan, Nossa Senhora da Divina Providência, S. Caetano）沿直街向城市東北方向



聖·卡傑坦教堂外的西埃廷會士雕像



聖·卡傑坦教堂。完成於1651年，它的正立面酷似羅馬聖彼得大堂。

走，可以看到一座小型修道院以及美麗的聖卡傑坦大教堂。它離最初的總督宮殿的廢墟很近，再往北走可以看到總督拱門和碼頭。這座紀念碑式的建築物是西埃廷會（Theatine Order）在亞洲最主要的教堂。西埃廷會的 Thiune，在古希臘羅馬時代，那裡稱為西埃特（Theate），因此他所創立的修會就被稱為西埃廷。該會尋求恢復使徒時代的理想，並為眾人服務。⁽⁹¹⁾1639年他們由教宗烏爾班八世（Pope Urban VIII）派往印度戈爾孔達（Golconda）王國傳教，但他們沒有被允許進入這個王國，在他們的會長阿維塔伯（Fr. Pedro Avitable）的率領之下來到果阿。由於他們中大批人都是意大利人，葡萄牙帝國政府允許他們在宣誓效忠葡王以後留在果阿，他們開始住在聖保祿學院附近。1655年3月22日葡王簽署信件，批准他們居住在現在建立教堂和修道院的地方。1750年，他們作出了不尋常的決定，允許果

阿當地人加入他們的修會，而當時其它修會祇接受歐洲人。

聖卡傑坦會士的修道院就建在教堂旁邊，規模雖然不大，但十分精美，其正立面中央是一個三角楣，裡面則有優美的迴廊。

聖卡傑坦教堂雖然比主教座堂小，但它具有獨特的美感。西埃廷會士聲稱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們將完全依賴神意（Providence）將這座教堂奉獻給天命聖母（Our Lady of the Divine Providence）。在教堂的飛簷之上，刻着耶穌在馬太福音中講過的一句話（拉丁文銘文）：“Quaerite ergo primum regnum Dei et iustitiam eius, et haec omnia adjicientur vobis.”（你們要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這座教堂有一百二十一英尺長、八十一英尺寬，1656年開工興建，1661年完工，修道院幾乎在同時完工。⁽⁹²⁾

西埃廷會士認為他們所追求的為人類服務的理是可以體現在教堂建築中的，那就是追求建築的整體感，使建築物讓人感覺到是一座城市，一座天上的耶路撒冷（啟示錄219-29），或者是天上的羅馬（但丁神曲32:10）。巴羅克時代的教會建築師深信人們是可以將這種天國的特性反映在人世上的。西埃廷會士特別喜歡教堂建築和禮儀的輝煌壯麗。聖卡傑教堂的原型取自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即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它由兩名意大利建築師設計：費拉里尼（Carlo Ferrarini 1644-1683年fl.）和米拉佐（Francesco Maria Milazzo fl/ 1644-69）。聖·彼得大教堂作為羅馬這座永恆之城的象徵，是西方的原型；而聖·卡傑坦教堂則是它的翻版，傲然矗立在“赤道上的羅馬”——果阿。聖·卡傑坦教堂規模雖然比羅馬聖彼得大教堂小，但是它也具有其羅馬的原型的那種雄偉壯麗，這種雄偉壯麗可以在其寬闊的拱門以及充滿光感的圓頂曲線上得以體現。

建築師費拉里尼負責教堂的意念設計，米拉佐負責教堂的實際設計以及模型製作；真正的實際施工由建築家佩雷拉（Manuel Pereira）負責。費拉里尼生於意大利埃米拉省（Province of Reggio Emilia），於1644年在那波里加入西埃廷會。1650-1683年出任果阿西埃廷會修道院的監會督（Prefect）。米拉佐生於意大利馬切省（Marche）的畢西諾（Ascoli Piceno），他是一位石工和建築專家，並自稱為西埃廷會修士。由於他成功建造了聖·卡傑坦教堂，便變得自滿起來，不服從他的長上費拉里尼。費拉里尼命令他去羅馬，當他拿到足夠的旅費以後，便背叛了本會，加入方濟各會。方濟各會收留了他，讓他去了一個富裕的教區擔任建築師，很可能他後來建造了果阿馬勒高的聖靈教堂。⁽⁹³⁾

聖卡傑坦教堂在形制上是一座希臘式十字的帶圓頂的教堂，頂上裝有四根大小相等的臂杆，上有拱頂，兩邊有側廊，側廊之上也覆蓋首拱頂。四臂交叉的地方覆以大圓頂，猶如王冠。聖·彼得大教堂的圓頂是由米開朗基羅設計的，並根據這位大師的計劃完成；果阿教堂圓頂的模式則是根據米開朗基羅的前任設計師布拉曼特（Bramante）的設計完成

的。所有這些教堂都有中心的設計計劃。西埃廷會士就是喜歡採用這類建築。

希臘式的十字架型制具有兩種類型。一種類型其十字架結構可以從內部和外部上辨認出來，如米開朗基羅設計的聖彼得大教堂；另外一種類型則是十字架形制正方形或四角型結構，祇能從內部辨認出來，果阿的這座教堂正是這樣。

這種類型的教堂由四個因素組成：中央核心部位為十字架型制、組合的十字架中堂、耳堂和側廊、中央圓頂；另外還有教堂東端突出的半圓壁龕以及角落上的輔助結構。

以果阿聖卡傑坦教堂為代表的希臘式十字型教堂，具有非常特別的空間感，展示了三種互相運動的空間力量：1）中軸的焦點，或者是一種沿着十字架軸心的運動，從十字架的四臂到十字架的中央，再從中央回到四臂，相對不受阻礙。2）以教堂天頂為焦點，垂直的光線強調了圓頂的宏大。3）空間伸展籠罩，那個高在上的空間內涵廣大，包裹着教堂四周的空間，圓頂形成了中央空間，覆蓋教堂四周的空間。聖·卡傑坦教堂的光照也很特別，光線從圓頂直射而下，充溢着整座教堂內部，使人想起聖·彼得大教堂的光線，它曾有“光的殿堂”之稱。果阿的教堂雖不及聖彼得大堂那樣設計精巧，但光線對穹頂和十字架四臂以及窗間壁後面的小教堂所造成的效果也十分明顯。⁽⁹⁴⁾教堂內部的主要焦點，與大圓頂相應的是高祭壇的屏風，這個結構部分地模倣貝尼尼的佩德里主教座堂（Bernini's Cathedra Petri 1656-1566）。無論是原型還是複製品都有一種二元平行圖案：底部是一個三角形形態，上部則是“榮光”或光的形成、雲和天國人物或天使形象。在貝尼尼設計的教堂裡，三角形的形狀裡面雕刻着教會四大博士支撐着聖彼得的寶座，上面則是榮光組成的光環環繞着代表聖靈的鴿子。在果阿的聖卡傑坦教堂中，那個三角形結構就是大屏風本身，榮光所組成的光環環繞着飛昇中的耶穌。果阿這座教堂的祭壇有點像印度教神廟中的塔，它像一座印度教神廟祭壇下凡降臨這座天主堂似的。

聖·卡傑坦教堂還有一個與聖·彼得大教堂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它擁有地下室（Crypt），在圓頂的正下方，像是聖彼得大堂的翻版。在地下室裡分別安放著果阿三位總督遺體的石棺，遺體都被塗過香油。這三位總督的名字是坎得爾（Baron of Candal），阿爾梅達（Tavares de Almeida）以及蘇薩（Viscount Sergio de Souza），他們分別死於1840年、1877年和1878年。這裡保存過另一位總督的遺體——薩波羅索（Baron of Sabroso）的遺體被運回葡萄牙以前就安放在這裡。這個地下室的門經常關著，因為盜墓賊常常從這裡進入教堂。^{（95）}

聖寵聖母堂（Our Lady of Grace. Nossa Senhora da Graça 1597-1602）以及聖·奧古斯丁修道院的鐘樓（St. Augustine's Tower）奧斯定會修道院位於果阿的聖山（Holy Hill, Velha Goa's Monte Santo），旁邊就是巨大的聖寵聖母堂。因為聖·奧

古斯丁（St. Augustine）是早期教會非常強調聖寵的神學家，所以這座教堂以此命名。奧斯定會士於1572年來到果阿，他們早先已經在蒙巴薩（Mombasa）、莫斯卡特（Muscat）和波斯等地建立教會，在果阿，他們的傳教活動也展開得十分成功。聖寵聖母教堂是果阿除了主教座堂以外最大的教堂，它建於1597-1602年，巨大的花崗石臺階通向這座教堂，莊嚴的正立面上有一個大眼窗，太陽光射入裡面照亮內部大部分空間，顯得燦爛明媚。^{（96）}它連同一旁的奧斯定修道院組成了一片巨大的歷史建築群。

聖寵聖母教堂是果阿少數幾個有邊堂（Side Church）的教堂之一。通過教堂入口處上面的窗間柱（上面的植物花紋至今仍可以看到），入訪者可以窺見它有十一個祭壇。但最吸引人的還是至聖所祭壇背部有裝飾的屏風，還有一個恢宏壯麗的聖事祭壇，上面有一個金色的帶有花卉紋飾的亭子。高堂



位於聖山附近的聖寵聖母堂

上面覆蓋着穹頂，兩邊巨大的牆壁都有護牆板，耳堂中的穹頂則帶有哥特式的肋拱。這座教堂於1842年傾覆，但它的正面屹立不倒，直到1931年才最後陷塌了。這座教堂祇留下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鐘樓。這座著名的聖·奧古斯丁教堂鐘樓的殘軀矗立在那裡，成為一個壯麗的奇觀，不過它已危在旦夕，亟須搶修。

這座教堂是伊比利亞世界奧斯定會在16世紀的三座最大的教堂之一，另外兩座是西班牙的Basilica of the Escorial（1574-82）和里斯本的S. Vicente de Fora（1582-1629）。西班牙的那座教堂是由意大利工程師特里茲（Filippo Terzi）設計的，而由葡萄牙建築師阿瓦拉斯（Baltasar Alvares）完成。果阿這座教堂的設計者沒有留下名字，據說是一位意大利人設計的，但這不太可能，它是在果阿主教座堂的設計者西蒙到果阿這一年開始動工的。果阿的聖寵教堂應該在西蒙來之前已經設計好了，但如無西蒙同意，這項建築工程不可能繼續下去，因為西蒙被皇任命為葡屬印度首席設計師，而任命他的人正是葡西聯合王國的國王。

聖寵聖母堂基本上是一歐洲風格的建築物，正像一個典型的葡萄牙教堂，它也有一個收縮的至聖所，該堂表面上的裝飾花紋也是典型的歐洲圖案，使用的是“風格主義”時代的典型裝飾語彙，特別是葡王塞巴斯蒂奧·塞利奧（Sebastiano Serlio）時代使用的圖案。而正立面上的結構則是典型的印度新羅馬式（Indian Neo-Roman Church）。它有三個空間區隔，一個接着另一個向上延伸，第一層是拱門，第二層是長方形窗戶，第三層是圓形窗或稱眼窗，再上面則有一個壁龕，裡面供奉着教堂主保聖人的雕像。

但聖寵教堂也有它本身的特點，其一是它的耳堂有一個哥特式拱頂，左邊的耳堂還可以看到哥特式肋拱，而右邊也是同樣的風格。另一個特別之處是它有一個兩層的唱經臺，而典型的伊比利亞教堂則是在入口處或大門上方的地方設有一個一層的唱經臺。聖寵教堂的兩層唱經臺上可以在做彌撒時站立許多僧侶，每逢禮拜時他們唱詩的聲音一定十分嘹亮。（97）

與聖寵聖母教堂毗鄰的奧古斯丁修道院壯麗的鐘樓矗立在聖山上，從那裡可以看到果阿全景。這



從奧古斯丁修道院眺望聖寵聖母教堂

座高大的鐘樓是由奧斯定會士修建的。他們原來所建的修道院後來擴建了，成為舊果阿最壯麗的建築物，所有來果阿旅行的人都極為稱道這座建築物。

1835年，由於奧斯定會士被驅逐出果阿，這座宏偉的教堂被棄置了。果阿的葡萄牙政府下令將它推倒。1846年，教堂的穹頂塌陷，修道院也迅速淪為廢墟。原來屬於這座教堂的許多宗教藝術品不是被賣掉，就是失落了，有些則轉到了果阿的其它教堂。198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CNESCO）將這座修道院以及鐘樓和教堂連同舊果阿的其它教堂一起，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1990年代，印度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對這片歷史建築廢墟進行了考古發掘和研究。這些發掘和勘察有兩個目的：一是清理現場，加固和維修一些殘破的遺址，以便參觀者和研究者訪問調查；二是對修道院和鐘樓進行考古發掘和研究。^{（98）}

在兩邊迴廊中間的底層，人們發現在東邊的地面上有一塊墓石，上面可以認出“Manuel de Siqueira e Matos”的字樣，那裡還埋葬着他的妻子“Lucrecia Pereira de Almada”。因為大部分墓石都是朝向祭臺的，這就暗示着這片區域很可能是一座小教堂。考古學家還試圖比對文字資料，找到有關格魯吉亞（Georgia）女王克特娃（Ketevan）的有關遺物和埋葬的地方。

古本江（Roberto Gulbenkian）在1985年出版了一本有關克特娃女王的學術著作。他根據的是奧斯定會神父阿賈斯（Ambrósio dos Anjos 1593-1642）於1628年所寫的一份手稿而寫出這本專著的。這份手稿記載，在1613年，波斯國王阿巴斯（Shah Abbs）率軍征服格魯吉亞王國，並將女王克特娃俘虜。從1614-1624年，女王被俘於斯郎茲（Shiraz）。1623年，有兩名奧斯定會神父阿賈斯以及弟烏斯（Manoel Madre de Deus）來到斯郎茲傳教，他們贏



高四十六米的奧古斯丁修道院鐘樓是舊果阿最高的建築物，遠遠地從海上就能望見它。該鐘樓於1831年傾覆。

得了女王的信任。在此以前，他們是作為葡萄牙國王的使節被派往波斯宮庭的。阿賈斯成為女王的懺悔神師，女王也成為奧斯定會傳教事業的支持者。1627年，由於格魯吉亞情勢不穩，波斯國王決定強迫女王改宗伊斯蘭教，但女王堅執不從，最後於1624年9月22日被絞死。四個月以後，阿賈斯神父秘密地將她的遺體挖出來，送到波斯南部阿斯班（Aspaan）的奧斯定會修院。^{（99）}

1627年2月，弟烏斯神父離開阿斯班前往果阿，他帶了女王右手和右臂的遺骨去果阿。一年以後，阿賈斯神父從阿斯班前往格魯吉亞旅行，他將女王遺骨的大部分帶回了她的故鄉，還有一部分仍然保留在阿斯班。他將遺骨呈送給女王的兒子鐵木



聖·奧古斯丁修道院教堂的耳堂遺址，可以看到羅馬式的拱頂，它曾是除主教座堂以外最大的教堂。



聖奧古斯丁修道院遺址。當時該修道院藏有大量圖書，可與牛津大學圖書館媲美。



奧古斯丁修道院的方柱上有葡萄牙風格的瓷磚裝飾

拉茲 (Teimouraz)，時在 1628 年 5 月。女王的兒子將母親的遺骨埋葬在阿拉維底 (Alavedri) 的主教座堂中，那裡埋葬着歷代格魯吉亞君主；她的頭蓋骨的下半部分則送往羅馬作為 Pietro della Valle 朝聖的禮物。至此，女王的遺骨至少分散在四個地方。

1723 年格魯吉亞再次受到外來侵略，在阿拉維底的遺骨再度失落。1747 年，阿斯班的奧斯定修會因為債務重重不得不關閉。女王在阿斯班的遺骨最後於 1845 年失蹤，而送往羅馬朝聖的遺骨也失落了。在舊果阿奧斯定會修道院的女王遺骨直到 1813 年仍然存在，但在 1830 年代奧斯定會士遭到驅逐，他們有可能將遺骨帶走，也有可能留在當地。

從 1989 年開始，有許多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開始發掘墓地，他們希望能夠找到女王的部分遺骨。

1991 年開始，印度考古學會 (ASI) 以及果阿本地的考古學家開始清理奧古斯丁修道院的破瓦殘礫和垃圾碎片。在 1998 年和 2002 年，格魯吉亞的修道院兩次訪問奧古斯丁修道院遺址，他們希望能夠找到女王的遺骨和遺物。此時，格魯吉亞已經宣佈克特娃女王為國家的聖徒。考古學家們移開了耳堂底層的玄武岩石，發掘主祭壇北邊牆下的那部分地面，但仍然沒有發現任何線索。在 2002-2003 年，當考古學家重新對奧古斯丁修道院進行勘察時，再度試圖確定女王的墳墓和埋葬地，仍沒有任何結果。有關的發掘工作仍在繼續，但也有歷史學家認為在奧斯定會士被迫離開修道院時，他們已經將珍貴的遺物帶走，他們不可能將這些遺物留在一個已被廢棄的地方。⁽¹⁰⁰⁾ 總之，對於克特娃女王遺物的探尋仍在繼續之中。



聖·莫尼卡女修道院（The Nunnery of St. Monica）教堂

聖·莫尼卡女修道院（The Nunnery of St. Monica）聖·莫尼卡女修道院由果阿總主教梅奈茲所建。梅奈茲總主教為奧古斯丁會士，他也將此修道院交由奧古斯丁會管理，並將這座修道院奉獻給聖母。開始時約有三十名修女，包括一些見習修女，其中一些是歐洲婦女，還有一些則是本地女子，她們與男修道士發同樣的誓願。她們從發願的那一天到死都不可以離開修道院的房子。這座女修道院位於聖·奧古斯丁教堂廣場的北邊。因此它的房子建於這座小山斜坡下面的一片土地上。它的迴廊建築得十分精美，小教堂則向公眾敞開，小教堂中祇有一座祭壇。在迴廊上有修女們自己的唱詩班席位，但前面設有遮蔽物，修女們可以看到祭壇前面的司鐸，後者卻不能見到她們，參加彌撒的公眾也見不到她們。她們每天都唸誦日課經，並在大彌

撒的時候回應司鐸。在下方距離祭壇很近的地方是一扇門，通過這扇門修女們辦告解和接受聖體，除了醫生、一些黑奴以及園丁之外，任何男人都都不允許進入迴廊裡面，即使是世俗的婦女，除了傭人和寄宿者以外，也不允許住在裡面。如果有人要和其中一位修女講話，門房會把她叫到大門口，她還須由另一名修女陪同一起來到大門口。但根據章程，每年允許總主教進入修道院裡面探訪一次，當然也要有教區長以及其他司鐸陪同，而修女院的指導司鐸、告解司鐸和管事都是隔壁聖奧古斯丁修院裡的由省會長指定的神父。修女們身穿白色會服，每三年選舉院長和副院長一次，選舉結果須得到總主教認可。（101）

聖·莫尼卡女修道院始建於1606年，完成於1627年。這座修道院享有葡萄牙皇家修道院的尊榮，因為它受到葡萄牙皇家保教權的庇護，經歷了



聖·莫尼卡女修道院內景

幾個世紀的滄桑。在建成以後，1636年它在一場大火中焚燬，後來又在葡萄牙王室的支助下重建。這場大火是在聖誕夜發生的，當時蠟燭倒在裝飾耶誕節的馬槽上面，迫使全修道院的修女祇得前往旁邊的奧斯定男修院裡尋求避難，以後的兩年裡她們祇能住在奧斯定修院之中。後來當馬拉底（Marathas）人向果阿發動攻擊的時候，修女們第二度被迫放棄聖·莫尼卡修道院，她們躲進了馬芒高（Marmagão）要塞。後來，修女們曾經第三度離開這個修道院。其主小教堂奉獻給聖母瑪利亞，它於1849年傾覆，地震引發的顫動使它的屋頂和牆壁全部倒塌。在這次地震以後，人們在修道院牆壁外面建造扶壁（buttress）以防止整座建築物倒塌。在1885年，當最後一批修女離開以後，人們把牆壁重新磨光刷新一遍，不久軍營裡的士兵佔據了這座建築物。

這座建築物以赫略拉（Herrera）的巴羅克風格建成。在整座巨大的修道院迴廊中間是一巨大的方形園子，稱 Vale dos Lírrios，意即“百合花山谷”（valley of lilies）；帶有拱頂的迴廊中的柱式兼有多立克（Doric）以及古典綜合式樣。正是這些柱子支撐建築物屹立不倒。當時果阿城市中流行的是哥林斯（Corinthian）或羅馬式建築式樣，建築物的大面積以及平平的正立面使得空氣不能很好地流通。但聖·莫尼卡修道院的迴廊則完全不是那樣，它的空間感很強，使得整座建築物空氣流通，有利於健康。它不僅使居住在這巨大的建築物裡的人能呼吸到來自山上和曼多維河邊的清新空氣，也使建築物本身透氣和乾燥。當果阿霍亂和瘟疫流行時，其它的房子裡很多人死去，而這座修道院裡祇有一些老人去世。

至今在這個方形園子中央仍然可看到一口很大的井，稱為“救世主噴泉”（Font de Salvador）。除此以外，這座修道院還有十二口井，它們專門用於澆灌蔬菜水菓。當時花園裡邊的植物和蔬菓十分茂盛，專門供應給其它的修道院。不幸的是當舊果阿城瘟疫流行時，這些井大部分受污染不得不關閉。在 16-17 世紀，修道院僱傭了許多從世界各地來的奴僕，他們帶來了他們居住地方的有關草藥知識。在修道院中專門有一個種植草藥的花園，各種鳥兒都來這裡憩息，修女們因此也更接近大自然。正因為此，人們稱修道院院長姆姆為“孔雀”（peacock），稱管家姆姆為“燕子”（swallow）、負責唱詩班的姆姆為“媒鴿”（stool pigeon）、見習修女主管為“金翅雀”（goldfinch）、負責辦告解的修女為“麻雀”（sparrow），門衛則

稱為“雄雞”（rooster），管糧倉的人稱為“斑鳩”（turtle dove）。⁽¹⁰²⁾

聖·莫尼卡修道院有十一座私人小教堂，現在祇有三座還在使用。主小教堂已不再使用，因為人們擔心潮濕會引起天花板上精美的諸聖像受損。整座修道院反映了一種對自然的熱愛以及豐沛的園藝知識，甚至當時主小教堂天花板上的精美壁畫，也是用修女們種植的蔬菜提煉的染料和顏料繪製的。⁽¹⁰³⁾

一個從事歷史研究的修女艾瑪·瑪麗亞（Emma Maria）在她所寫的《葡萄牙時代果阿的婦女（1510-1835）》（*Women in Portuguese Goa 1510-1835*）一書中說，17 世紀的聖·莫尼卡修道院的富足令全印度羨慕，當時的修女們幾乎全部是歐洲人，她們都要發神貧、貞潔、服從和克己的誓願。從歐洲來的修女們大都出身於富裕家庭，她們到莫尼卡修道院



聖·莫尼卡女修道院內景



聖·莫尼卡女修道院內景

時，帶來了自己的錢財和收藏，甚至還把自己的奴僕帶來修道院。她們穿着白色的粗棉製成的修女服裝，帶着黑色的修女頭巾，上面有一頂白色的小帽緊貼在剃去頭髮的頭頂上。有趣的是，當印度婦女進入修道院時，則給她們白色的頭巾。1716年，蓬巴爾侯爵宣佈在葡萄牙本國以及海外殖民地的所有葡萄牙公民不論膚色、種族和階級一律享有平等的公民權。聖·莫尼卡修道院也取消了黑色和白色的頭巾。在其它方面，聖·莫尼卡修道院仍然保持嚴格的紀律，很少受到外人的干擾和影響。

每天伊始，修女們總是唸誦經文，然後是學習和家務整理，吃簡單的飯食。在特別的日子尤其是宗教節日，修女們有一展她們廚藝的機會，一些果阿佳餚會出現在修道院的廚房裡。有一種叫貝比卡（bebinca）的多層甜蛋糕，就是出於一個名叫貝比卡的修女之手。早先它是由牛奶和杏仁做成的，後來則代之以椰奶，它現在已成為果阿著名的甜點。

修道院有自己的椰林，還出租房子給當地的商人開店，成為修道院收入的來源之一。有趣的是，許多租戶是當地很體面的印度教徒。修女們還要製作繡紗、串珠、念珠，以及極其精美的水菓蜜餞和糖漿，出售以獲得維持房屋的經費。聖·莫尼卡修道院的修女們在工作時要保持安靜，她們的生活在唸誦經文、禁食、自我鞭笞和獨居中渡過，任何與外界的接觸都是通過一張會轉動的圓桌，信件和包裹都放在圓桌的那一頭，而修女們祇要轉動桌子從一個小視窗裡伸出手來即可拿到東西。每天傍晚，修女們會沿着花園散步，呼吸新鮮空氣，然後退省、唸經、睡覺。她們還發明了很聰明的灌溉系統用以澆灌花園。^{（104）}

在聖·莫尼卡修道院中有一個稱為“流血的奇跡十字架小教堂”（Chapel of the Miraculous or Weeping Cross）。這個在高祭臺背後的十字架據稱具有神跡的力量。在1636年有人看到十字架上的耶

耶穌突然張開眼睛，然後血從耶穌的荊冠裡流下。在主祭臺後面以及四周牆上，鑲嵌着具有鮮明的伊比利亞藝術特徵的藍白相間的紋飾瓷磚。這種瓷磚稱為“azulejo”，是14世紀以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生產的，早在摩爾人佔領伊比利亞半島時期，這種瓷磚經由阿拉伯人引進西班牙，用於伊斯蘭建築的牆面和地面。早期的圖案呈幾何形，面積13-15cm²。15-16世紀葡萄牙從西班牙進口這種瓷磚，用於宗教和私人建築，17世紀葡萄牙人再將它們帶到巴西、墨西哥、印度以及中國澳門。⁽¹⁰⁵⁾在這個小教堂的燭臺上還放着一襲特別的服裝，有人說這些服裝精確地模倣了亞細細的聖·方濟各教堂牆壁上天使的服飾。穿過這個小教堂就可以進入印度基督教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Christian Art），這個博物館以前曾經是小教堂的一部分，因此它也是聖·莫尼卡修道院的一部分。這座博物館建於1993-1994年，也是整個亞洲唯一的一個東方基督教藝術博物館。這座博物館裡有一小群藝術愛好者以及歷史學家，他們十分關心果阿各大教堂裡的藝術品，也很擔心這些藝術品會流失和被忽略。開始的時候他們把這個博物館建在拉肖的耶穌會神學院（Rachol Seminary），後來則將這個博物館移到了聖·莫尼卡修道院。

基督教藝術博物館收藏了許多果阿各大教堂的藝術品，也有一些藝術品來自果阿的基督教家庭，有些出自於歐洲藝術家之手，也有些是果阿本地藝術家的傑作。博物館專門陳列着一種叫做馬契拉斯（machillas）的供神父旅行用的椅子，（有點像中國古代的轎子），這種像轎子一樣的椅子實際上就是一臺移動的小教堂，它可以載着神父去看望病人或去將死的人那裡，為他們提供聖事服務。這裡還陳列着一批袖珍的可以隨身帶上的祈禱書以及《聖經》，還有一些袖珍的圖畫、聖像、唸玫瑰經用的念珠、小聖像，它們通常是送給望教者和新入教者的。當葡萄牙人來到果阿的時候，他們發現果阿這片土地充滿藝術氣息，這個地區的民歌、舞蹈十分優雅，繪畫和雕刻更是傑出。果阿的藝術家和手藝人願意學習，也學得很快，傳教士看到有足夠的機

會讓他們發揮自己的才華。在16-17世紀果阿貿易繁榮的時候，教會和政府都樂意資助藝術家，在那個時代，在果阿的歐洲、非洲以及印度本地的藝術家都被稱為“果阿的”（Goan）藝術家。⁽¹⁰⁶⁾

在16-17世紀的果阿，歐洲的藝術品從伊比利亞半島以及意大利等地運到果阿。果阿生產的傢俱則運到中國和日本，金銀製品以及象牙和貝殼製品，甚至粗糙的椰殼製品也運往歐洲，成為價格昂貴的禮品。果阿的藝術家和手藝人經常複製歐洲的聖像和宗教繪畫，他們將印度的和莫臥兒的藝術表現手法融入到這些作品中去，這是一種真正的再創造。然而這種藝術創作也激發了文化上的衝突，1545年和1567年，果阿教會和當局兩次發佈禁令禁止用印度教藝術的手法“表現耶穌、聖母瑪利亞和諸聖聖像”。然而，這些禁令似乎沒有發生太大作用，因為在這座博物館中到處可以看到極其精美的帶有果阿風味的基督教藝術品，它們都是由果阿本地的藝術家創作的。當然，也有許多傑出的歐洲藝術家來到果阿貢獻他們的才華。有一位名叫馬可斯·米赫（Markus Maeck）的來自比利時布魯日（Bruges）的藝術家，他在果阿住了近四十年，畢生致力於繪畫藝術。

聖·莫尼卡修道院的修女們也有卓越的藝術天賦，她們是非常專業的女裁縫師和刺繡者。她們也精於製作天鵝絨、絲花以及紙花，她們還自己染衣服。在博物館中展出的許多刺繡的和鑲花邊的祭披、宗教遊行時用的華蓋、節慶時的旗幟都是出自於她們之手。在博物館的刺繡品中還可以看到一種混合着耆那教藝術、莫臥兒藝術和歐洲藝術的刺繡作品，在聖像畫中也有同樣的混合表現手法。⁽¹⁰⁷⁾

山頂聖母小教堂（The Church of Our Lady of the Mount） 當1510年5月阿爾伯奎克第一次企圖攻佔果阿的時候，他感到位於果阿城東邊約八十米高山丘上的穆斯林軍隊大炮的威力。當時，比賈普蘇丹阿迪·沙哈正指揮着他的軍隊，增援被阿爾伯奎克圍困的果阿城，他將藍紅旗插在這座山崗之頂，居高臨下炮轟葡萄牙的艦隊。同年11月25日，阿爾伯奎克反敗為勝，他攻擊比賈普在里斯馬果斯

(Reis Magos) 和班傑姆的要塞，並猛攻果阿，他取得了成功。1511年5月，蘇丹軍隊捲土重來，又是在同一座山丘上向果阿發起進攻。

阿爾伯奎克在攻佔果阿以後，下令建造聖·卡特琳娜小教堂，後來這座教堂成為果阿的主教座堂。這座教堂離葡軍攻入果阿的那座城門口不遠。阿爾伯奎克接着想在城東面的那座蘇丹軍隊佔據過的小山上建立一座小教堂，那裡是整個城市的據高點。他還想在城西那座後來被稱為聖山(Holy Mount Monte Santo)上面也建立一座小教堂。阿爾伯奎克把這些將要建成的教堂稱為果阿的精神堡壘，它將這兩座神龕奉獻給聖母瑪利亞：西邊的那座叫玫瑰聖母堂(The Church of Our Lady of the Rosary)，東邊的那座叫做山頂聖母小教堂(The Church of Our Lady of the Mount)。後來葡萄牙人還在果阿南邊的第三座小山上建造了一座聖母奇跡小教堂(The Church of Our Lady of the Miracles)，作為奉獻給聖母瑪利亞的第三座神龕。(108)

山頂聖母小教堂建築的確切年代已不可考，約在1570-1600年。現有的文字史料祇提到在葡萄牙人佔領果阿以前，山頂有一座印度教女神廟。葡萄牙人佔領果阿以後不久即建立此小教堂。當地的印度人仍然在每年的9月8日聖母誕生節慶前往教堂獻祭。他們恭恭敬敬地奉上蜂蠟、油和金錢。(109)他們還在山上舉行宗教避靜和隱修，阿爾伯奎克還為這些隱修活動捐贈過大筆金錢。果阿主教座堂的檔案曾經提到該小教堂由教區長管理，但沒有提及它建造的確切年代。這座教堂現在仍保存完好，因為葡萄牙東方基金會(Fundação Oriente)出錢修復了這座教堂。

這座教堂高臺上的主祭臺中央，有山頂聖母抱着小耶穌的聖像。祭壇四周有八塊裝飾板雕刻着聖母生平故事。有趣的是在主祭臺基座上有兩塊鑲板，雕刻着聖·文森(St. Vincent)和殉道者聖·勞楞佐(St. Lawrence)的聖像。這無疑典型地受到伊比利亞半島宗教觀念的影響。聖·勞楞佐是西葡聯合王國國王菲律賓二世(Philip II)的主保聖人。菲律賓二世曾在馬德里的北方建立規模宏大的埃斯庫里

(Escorial)聖·勞倫佐修道院。菲律賓二世還在里斯本建了聖·文森特大教堂，時在1582年，聖文森特是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主保聖人。(110)

約在一百年以後，這座教堂原來的建築面貌發生了變化，正對着北牆建起了兩層樓高建築物，上面一層有很寬敞的走廊，既可遮蔽季風時節的大雨，又可以向四五月夏季時來自北方的涼風敞開。從那裡還可以看到美麗的曼多維河谷，以及在果阿茂密的椰林裡時隱時現的教堂鐘樓。這座很大的迴廊建築在很長的穹頂之上，而穹頂由四根拱柱支撐，形成一個開放的真誠廊，這是一座典型的葡萄牙朝聖教堂，有兩排巨大的扶壁支撐北面的牆壁，以防止整座建築物朝北傾斜。

山頂聖母教堂祇有一個中堂教堂，它有二十一米長九米寬，上面覆蓋着花格穹頂。它還有一個深達六米和九米的地窖，上面也有同樣類型的穹頂。它外部的正立面輪廓清晰，顯得十分精緻，左面側牆劃分成三塊區域，上面有精緻的半露方柱。教堂正立面立着一五十級石階通向山頂，在這裡可以讓大批的信徒舉行露天彌撒。這座教堂正立面朝向西邊，它的位置太靠近山丘的深谷地帶，在這個地方有空間建造一座傳統的十字架，卻無法容納大量前來朝聖的人群。它的正立面看上去很像主教座堂，事實上也是受到主教座堂風格的很大影響，祇是正立面的兩邊沒有鐘樓罷了。(111)

玫瑰聖母堂(The Church of Our Lady of Rosary in Holy Mount) 玫瑰聖母堂位於好耶穌教堂西邊的聖山(Holy Mount)，又稱“玫瑰聖母山”(The Mount of Our Lady of Rosary)。根據《東方征服史》(Oriente Conquistado)的說法，直到1526年，這座山仍然沒有人居住。但按照阿爾伯奎克的願望，應該在這裡建造一座小教堂奉獻給聖母。也有歷史學家認為，這座小教堂是阿爾伯奎克攻佔果阿以後不久下令建造的。沙勿略1542年來到這裡就經常來這裡佈道。它是果阿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是一座典型的曼奴埃爾風格建築物，它有不同尋常的圓形塔樓、高高的窗戶，還有船纜形狀的裝飾物，一般認為這是果阿最早的曼奴

埃爾風格教堂。在教堂裡邊有一座大理石造的唐娜·卡特琳娜（Dona Catarina）墓，她是第一個在果阿定居並在死後埋在果阿的歐洲女子。她是一名美麗的平民女子，與一位名叫加西亞·薩（Garcia de Sá）的葡萄牙紳士私奔來到這裡。那位紳士後來一度成為果阿總督（1548-1549年在任）。在沙勿略的規勸和施壓之下，薩與卡特琳娜後來結婚了，但彼時這位女子已躺在病榻上即將去世了。她雕刻精美的大理石棺，位於高祭臺背後的牆上，石棺上有一條鑲邊，上面雕刻着十分精細和錯綜的古吉拉特（Gujarati）風格的紋飾，很可能石棺是從位於古吉拉邦的葡萄牙殖民地弟烏（Diu）運來的。她的丈夫薩的那個較小的墳墓，則平臥在主祭臺的前面。卡特琳娜的女兒列奧諾（Leonor）以賢德著稱，（這與她美貌的母親正好相反，當時果阿的上流社會視她為蕩婦），後來死於東非沿海的一場海難之中。^{（112）}

聖安東尼皇家小教堂（Royal Chapel of St. Anthony） 這座小教堂也建在聖山之上，位於玫瑰聖母堂南邊，約與玫瑰聖母堂同時建成，又稱為皇家小教堂。葡萄牙人對這座小教堂示以很大的敬意，因為聖·安東尼是葡萄牙軍隊的主保聖人，他被認為是軍隊的長官或艦長，因此他的薪水是由皇家私人小教堂的神父支付的。當時果阿政府財政部也要為這座小教堂支付必需的物品。教宗亞歷山大八世宣佈如去聖·安東尼教堂朝聖可獲完全的免罰（在聖安東尼的主保節慶）。開始時這座教堂由主教座堂參事會管理。1606年，梅奈茲總主教將它交給奧斯定會士。該小教堂的聖·安東尼聖像曾被授予名譽艦長的封號，每年都要舉行盛大的遊行將這尊雕像抬到果阿財政部去“為它領取薪俸”。有一位總督曾經下令中止這一傳統，結果他在聖·安尼主保節慶那天差點被人殺害，於是人們又恢復了這個傳統做法。在19世紀果阿鎮壓修會團體以後，這座教堂曾被廢棄，但建築物至今尚存，它的小小的教堂正立面是朝向東方的。在1961年，即葡萄牙人離開印度的那一年，人們對它進行了一次大維修，雖然至今已不再使用，但保存完好。^{（113）}

聖·保祿學院的拱門廢墟（The Ruins of the Arch of St. Paul College） 聖保祿學院是耶穌會在舊果阿也是在整個印度創立的最重要的神學教育機構，它是地理大發現時代西方文明東漸的橋樑。耶穌會建立這個學院的目的是要教育亞洲各地區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新入教者、培植印度本地的神職人員，並使這些本地人士能用自己的語言在各自的國家和地區傳播福音。^{（114）} 1541年11月10日，耶穌會打下了聖保祿學院的地基。它建立在一塊很大的但已夷為平地的穆斯林清真寺的遺址上面，就在一條名叫 Rua de Carreira de Cavalos 的馬路的旁邊，後來這條馬路被稱為“聖保祿路”。1542年底，學院連帶小教堂都已完成。這個小教堂於1543年1月25日祝聖使用，那天正是聖保祿的主保節慶。1544年，沙勿略應波巴（Borba）神父邀請來到這個學院，他直到去世時都聲稱自己是屬於這個學院的。葡萄牙國王也要求果阿總督同意將印度教塔廟的財產轉給聖保祿學院。學院分為兩個班，高級班學生必須學習拉丁文、音樂、修辭學以及神學，他們還要外出服侍病人、參加葬禮以及教授信徒學習教理問答。^{（115）}

這個學院與印度天主教會歷史上的許多重要事件有關。正是在聖保祿學院教堂，應沙勿略的請求，教宗本人准允，舉行了基督教（天主教）進入印度五十週年慶典，該儀式由 Gaspar Barzeu 神父主持於1551年舉行。正是在這裡，在基督教四旬齋（大齋期，指復活節前四十天）中舉辦的紀念耶穌基督蒙難的聖劇（Santos Passos）表演，第一次被介紹到了印度。Cambay 國王的大使裡最初接受天主教信仰的三位日本人和許多貴族以及大量的異教徒改宗人士在這裡接受洗禮；正是在這裡，沙勿略向許多聽眾佈道，當他的遺體從中國被帶到印度時，最初就停放在這間教堂；正是在這裡，埋葬着耶穌會在 Cuncolim 殉道者的遺骨；1560年，這座教堂露出衰敗的徵象，於是被拆除。同年1月25日，教會在此安放了新的基石，舉行了在印度前所未有的莊嚴儀式，由總督 Dom João Nunes，耶穌會士埃塞俄比亞宗主教（Patriarch of Ethiopia），還有 António de

Quadros 即耶穌會省會長出席奠基儀式。新的學院建築宏大而且壯麗，但幾天以後學院建築物上有裂縫，於是人們在房子外面用三根拱柱支撐着它。建築工程由 João de Faria 神父指揮，他是一個著名的優秀的耶穌會士建築師。它的拱圈是如此寬闊和高大，以至於可以讓一條很大的馬路從它的下面穿過。這座漂亮的建築物後來即被人們稱之為聖保祿拱門（St. Paul Arches）。⁽¹¹⁶⁾

1570 年，由於果阿城市瘟疫流行，許多耶穌會士在學院中死去。1578 年，耶穌會在 Nossa Senhora de Rozario 山上買下一片地，那個地方空氣清新有益健康，他們在那裡興建了一座新的建築物。但老的學院並沒有立即放棄，仍然是耶穌會在印度的主要機構之一。1608 年，旅行家 Pyrard 訪問這所學院時，他仍然見到學院中學生的日常學習生活，娛樂和宗教活動十分活躍。但是當 1623 年 Pietro della Valle 訪問果阿的時候，老的學院已經衰敗，學院已轉到山上的新址去了。1640 年，旅行者 Tavernier 提到了這所學院，但是對建築物則沒有提及。1695 年，Gemelli Careri 說，祇有兩名神父住在舊址，舊的學院已經部分倒塌，淪為廢墟，但教堂裡面的輝煌壯麗仍然依舊。到 1827 年，學院和教堂都已淪為廢墟，祇有學院的一小部分仍然保留着。教堂正立面上的多立克式（Doric）柱子、邊牆、唱詩臺、樓梯和拱門也保留着，環繞着建築物長滿了棕櫚樹和灌木，人們已經很難進入了。⁽¹¹⁷⁾幾年以後，當時的總督下令拆除學院和教堂的建築物遺址，以及那塊壯麗的黑色石塊十字架，建築材料準備搬去班加姆新城，後來人們又發現那些石塊不合用，最後都棄置了，把它們橫放在原地，上面長滿野草野花和灌木。然而，教堂正立面逃過了厄運，它一直屹立在那裡，至今在通往龐達（Ponda）的道路旁仍然可見，成為聖保祿學院唯一的遺址。

果阿宗教裁判所宮殿（The Palace of the Inquisition in Goa） 果阿宗教裁判所設立於 1560 年，沙勿略是最早宣導設立果阿宗教裁判所的耶穌會士之一，耶穌會遠東巡視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也主張在果阿設立宗教裁判所。⁽¹¹⁸⁾ 果

阿宗教裁判所審理的主要“罪行”有所謂異端邪說、變節背叛、分裂教會、同情異教徒、閱讀非正統的書籍、褻瀆上帝、異端的大膽的誹謗性的觀點、對聖事和聖像的不敬、迷信、重婚、雞姦、作假見證。新改宗的基督徒仍然留戀於印度教的禮儀（當然這些新基督徒大部分是印度本地人）。另外，從葡萄牙本國來到印度的猶太人，雖然他們在葡萄牙本國迫於壓力宣佈自己改宗基督教，但內心仍然留戀原來的猶太教，他們的活動也在宗教裁判所的監視之列。一個基督徒一旦被發犯了上述罪過，就要面臨被絕罰的可能，一旦有兩名宣誓作證人的證實，被告發的人即要被捕，財產就要被充公，如果不認罪則可能被判火刑。⁽¹¹⁹⁾ 果阿宗教裁判所的歷史是遠東天主教史上最陰暗的一頁，曾引發眾多的歷史學家的研究興趣。

在主教座堂南邊的院座裡邊，座落着著名的宗座裁判所宮殿。它的建築物的一個角落，至今仍然存在，緊靠着以前的這幢建築物的牆壁。這座被蓬



果阿聖保祿學院大門礎石

巴爾侯爵 (Marquis) 稱為“壯麗的宮殿”，兩邊有兩條馬路，東邊的一條就是著名的“直街”。如上所述，在葡萄牙人征服其地以前，這裡曾經是 Sabaio 的住地，葡人征服果阿以後，則把它作為總督的宮殿，直到 1554 年，總督們將自己的住宅移往城堡宮殿 (Palace of the Fortress)。

六年以後，葡萄牙人在印度成立宗教裁判所，這個空置的宮殿正好派上用場。宗教裁判所對這幢建築物作了一些符合它本身需要的改動，包括許多大廳和房間，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Meza do Santo Officio”，裡邊掛着綠色塔夫綢窗簾，上面站立着一個巨大十字架（現在這個十字架已經移到 Pangim 總督宮殿小教堂中），這個十字架是如此之高，幾乎要觸及天花板。根據果阿當地人中流傳說法，任何人犯了從事巫術的罪行或者是違反天主教信仰，就會被帶到這個十字架前面，突然之間在毫無防備的情形下，令他毛骨悚然，從頭到腳都會恐怖得發抖，然後他會毫無知覺地癱倒在地，兩眼再也不敢正視那十字架。這個房間當中有一個一尺高的臺，上面放着一張長十五英尺寬四英尺的桌子，旁邊放着宗教裁判所裁判官、宗教裁判所秘書和其他官員的座椅，這是他們在審判被告時坐的。宗教裁判所的建築物包括長廊、小教堂、首席裁判官的住所和大量關押犯人的牢房。

根據旅行者的描述，宗教裁判所宮殿是一個壯麗宏偉的建築物。它有三層樓，有漂亮的正立面，這個正立面是用黑色石塊砌成的。Franklin 艦長在



果阿聖保祿學院大門

參觀了這幢房子以後說，“它黑色的外表似乎象徵着它裡面的殘酷和血腥。” Pyard 說它是用石塊砌成的巨大的和精美的建築物，它的大廳的華麗程度幾乎超過了皇宮。但 Dellon 的描繪更為細膩，他曾於 1674 年作為一個犯人關押在其中的一間牢房裡：

宗教裁判所的房子，葡萄牙人稱之為 Santa Caza (Holy House)，就是“神聖的房子”的意思。它座落在奉獻給聖·卡特琳娜主教座堂前面的一個很大廣場的一邊。這是一個巨大的和壯麗

的建築物，它的正面有三扇大門，中間一扇是最大的。大廳位於中間的那扇大門，走上樓梯到上面，邊門通向宗教裁判官的房間，每間房間都很大，足以安放下合適的傢俱。此外，還有很多房間供宗教裁判所官員居住。進到裡邊以後，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兩層樓房間，它被分成很多部分，中間還有院落隔開。每一層樓都有走廊，有七至八間可以住人的牢房，每間牢房有十平方米。牢房的數目一度多達二百間。

其中有一些牢房很黑，沒有窗戶，比其它的牢房更低矮。當我有一天對他們粗暴嚴厲的行為提出抱怨時，他們就帶我去見這些牢房，意思是讓我懂得他們還可以更加嚴厲地對待我。還有一些牢房則是方方正正的，裡邊刷白，顯得十分乾淨，白天的光線也可以射進來，因為上面有裝上鐵格柵的窗戶，沒有上鎖，不過窗戶裝得很高，就是最高大的人也夠不着。⁽¹²⁰⁾

所有的牆壁都有五英尺厚。牢房用兩扇門關緊，一扇門進去，一扇門出去，前一扇門上有兩個很堅固的鐵把手，那扇門的下半部分有一個裝有鐵柵欄的小窗戶，供給犯人的食物、衣服和其它必需的日用品可以從那裡扔進去。這個窗戶上有個小小的插銷，上面拴着兩條很堅實的鐵鏈。另外一扇出去的門，既不堅固也不厚重，它是用木板做成的，上面沒有開洞，一般在早上六點至七點鐘打開，以便通風使牢房空氣變得清潔。⁽¹²¹⁾

隨着時間的推移，Dellon 所描繪的那幢舊建築又作了許多增建，牢房的數目不斷增加，因為根據宗教裁判官的命令，被捕的人數在不斷增加。建築費用由公共財政支出。1620年3月26日，總督被授權動用法院徵收的罰金用於這項建築工程，但仍不能滿足需要，總督 Count of Linhares 於1630年2月10日寫信給葡萄牙國王希望動用主教座堂的錢，用於宗教裁判所的工程，雖得到批准，總督沒有立即實施他的計劃，因為在同年12月，他又寫信給葡萄牙國王說，他以借貸的方式從公共財政中撥出錢款，建造了五十間新增加的牢房。⁽¹²²⁾

宗教裁判所不時有一些新增加的建築物，以至於到後來它成為果阿所有宮殿中最大的，它的房屋是如此之多，以至於有人後來曾經想把它變成一幢辦公樓。

1774年2月10日，蓬巴爾侯爵下令，由皇室公佈諭旨將宗教裁判所廢除。皇室命令還指出，在重建城市的過程中，這個宮殿仍應由總督居住，就像葡人剛剛佔領果阿以後的最初歲月一樣。當時的總督和海軍司令 Dom José Pedro da Câmara，卻認為這所宮殿不適合總督居住，倘考慮將這所宮殿改為普通法院也極為不便，因為將那些牢房拆除要花費大量金錢；而將這幢建築物重建成適合總督的住所，所花費的金錢至少同樣多（*Instruções do Marquez de Alorna*, Nova-Goa, 1856, p. 90）。因此，這位總督建議，將這所宮殿改建成為一些公共辦公室，他自己及其隨從則住到城堡宮殿（Palace of the Fortress）中去，而這樣花費就要少得多。

葡王約翰一世去世以後，蓬巴爾侯爵在朝廷中失去影響，將宗教裁判所改用作總督宮殿的計劃也不了了之。在 Dona Maria I 在位期間的1779年又重建宗教裁判所，這所宮殿就被撥為宗教裁判所之用。儘管宗教裁判所恢復了，但它已不再擁有昔日的權勢，最終於1812年被廢除。於是這座著名的宮殿被再度關閉。它的珍貴檔案以及其它有價值的物品，全部被轉到兵工廠妥善保管。Dr Buchanan 是最後一名著名的訪問者，他於1808年訪問了這所宮殿，當時是宗教裁判所將面臨永遠關閉的前夜。當他進入那空蕩蕩的大廳時，這個地方正是以前犯人押往遊行前集的地點，他情不自禁地想起發生在這個大廳裡的種種悲劇。從那裡他又走到首席大法官住的大房間旁邊的一間小房間，但他沒有被允許進入那些秘密的房子，也沒有被允許進入牢房。當他訪問這所宮殿時，房子儘管需要維修，但還沒有從整體上衰敗，直到關閉它的命令下達以後不久，整幢房屋才趨於傾覆。發佈廢除宗教裁判所命令的時候，當時的總督是 Count of Sarzedas。1812年以後，這幢宮殿被廢棄了，1815年出現了傾覆的徵兆。

1827年，Abbe Cotineau 訪問果阿，他還能從廢墟中認出這幢曾經是壯麗宏偉的建築物。他寫道：

登上很大的石臺階，還可以看到它的正前方高聳的三個穹頂，它們以前必定十分美觀。從建築物的底層到上面約有一層樓高。建築物寬度約有七十尺，但它的長度已經不能夠確定，在周圍的圍牆內圈進去的土地約有兩英畝。（……）目前整個建築物正在快速地衰敗，房門和窗戶已不復存在，灌木、有刺的植物以及垃圾充塞著它的入口，裡面盡是蛇和爬蟲。到1828-1830年，總督終於下令將它夷為平地。它的建築材料被運去Pangim 建築新城。工人在搬遷時還發現了穩秘在地底下的石階梯以及人骨，這些人骨埋在一片很厚的船形鉛板下面。（¹²³）

頸手枷或稱恥辱柱（The Pillory） 在果阿的刑事犯人以及受宗教裁判所迫害的人都要綁在頸手枷或恥辱柱上。今天的果阿還保留着兩根恥辱柱，一根位於人類學博物館（ASI Museum）的園子裡，另外一根則立於直街的盡頭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銅像前的交叉路口。那根交叉路口的石頭恥辱柱在葡語中稱為 Novo Pihorina，即新恥辱柱的意思。根據現在保留的文字史料，在16世紀的果阿，逃亡的奴隸、犯重婚罪的人、賭博以及道德敗壞的人都會被綁在這根石柱上。重刑犯會被捆綁雙手蒙上眼睛斬首示眾。在1540-1580年果阿十分繁榮，它有二十五萬人口。奴隸貿易和香料貿易是這個城市的經濟支柱，同時存在嚴重的犯罪現象。這根恥辱柱離果阿直街的市場很近，在那裡可以當眾鞭打綁在柱子上的罪犯，這與歐洲中世紀的城市很像。令人感興趣的是這根石柱是從卡達巴（Kadainbad）印度教神廟中取來的，它有着典型的Hoysala 神廟的風格。另一根位於人類學博物館大院的恥辱柱具有同樣的風格，也是從印度教神廟中移來的。在它附近，考古學家們發現了許多陶瓷器的碎片，全部是產自於中國的陶瓷，上面有花卉、動

物、人形以及如“萬事如意”以及“福”、“祿”、“壽”等字樣。（¹²⁴）

以上是以教堂和修道院為主的舊果阿歷史建築群的大概風貌，除宗教裁判所宮殿已完全不存在之外，其它建築物則部分或全都保存完好。葡萄牙建築歷史學家佩雷拉（José Pereira）寫道：

在16世紀以前，果阿是一片沒有生氣的樂園，是龐大的印度帝國邊緣的遙遠省份。它突然之間成為葡萄牙帝國在東方的一個都城。在16-17世紀，果阿作為都城的尊榮與繁華體現在與之相稱的建築結構和城市結構之中。後來，葡萄牙帝國衰落了，果阿在政治上變得無足輕重了。它又變回了一個昏昏欲睡的天堂。但它的建築仍然保留昔日的輝宏壯麗，如今它已演變成為一首風景如畫的牧歌，這些建築物所展示的美感在帝國衰落之後仍然存在。”（¹²⁵）

2002年12月，舊果阿的一些最主要的教堂和歷史建築物，以及周圍地區的一些眾多的廟宇和清真寺一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宣佈為“世界文化遺產”，被認為具有“卓越的人文價值”。

印度巴羅克建築的五重奏

舊果阿的大部分建築帶有明顯的葡萄牙風格特徵，它是歐洲巴羅克藝術移植到印度的樣板。幾乎舊果阿教堂的所有設計師都是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總之他們是歐洲人。這些建築物的風格，隨著時間推移，滲透甚至風靡到了舊果阿以外的鄉間，激勵着人們以更大的規模創造那些高貴莊嚴的神龕。其中以舊果阿以及周圍地區被建築歷史學家稱之為“印度的巴羅克五重奏”（Indian Baroque Quintet）的五座明星教堂最為著名。這五座教堂中除舊果阿的聖靈教堂（即上文已作介紹的阿西西的聖方濟各教堂）以外，其它四座都座落在舊果阿以外的鄉間。從這些教堂的型制來看，源於印度本地的巨型觀念仍然對果阿的教堂發生很大的影響。在

建築物的其它方面，這片土地上的“鄉土特性”（bucolic nature）也具有揮之不去的作用，它在重複不斷地說明自己。於是，“赤道上的羅馬”又回復到更為鄉土的、熱帶的卻是非羅馬的風貌。除了舊果阿的聖靈教堂，其它四座印度巴羅克教堂建築為——

馬拉高的聖靈教堂（Espírito Santo at Margão） 馬拉高位於果阿薩塞特省（Salsette）一片美麗平原之上，在薩爾河（Sal River）的盡頭，離果阿新都班傑姆有十六英里，它是早期雅利安人在果阿的定居點之一，古時有信奉印度教的尼姑們住在這裡，因此在葡萄牙人來到以前它的名字叫 Mothagrama，意謂尼姑們居住的村莊，後來演變成為馬拉高（Margao）。當葡萄牙人征服此地時，當地已經非常繁榮，有許多建築精良的房屋以及印度教神廟。葡萄牙人攻佔此地時，還摧毀了由穆斯林建造的堅固的要塞。葡萄牙海軍艦長羅德里格斯（Diogo Rodrigues）還摧毀了當地九座印度教神廟。約在 1560 年，耶穌會神父來到馬拉高傳播基督教，在 1565 年興建了第一座教堂，該堂後遭火災，又於 1585 年重建；後來再度衰敗，1675-1684 年第三度重建，它就是現存的馬拉高聖靈教堂。^{（126）}

馬拉高聖靈教堂是果阿最大的和建築最為精良的教堂之一，它有着美麗的正立面以及八座祭臺，最主要的祭臺是奉獻給聖靈的，是教堂主保；邊上的一個祭臺有着聖徒拉肖（St. Roch）的聖像，據說由於他的祈求，這座村莊終於從 1772-1776 年的瘟疫中解脫出來，地上有一些墓誌銘，在主祭臺的下面有一塊黑色石塊覆蓋一個墓穴，裡面埋葬着一個孩子和幾名耶穌會士的骨骸，他們是在康克林（Cuncolin）殉道的。馬拉高聖靈教堂的正立面是模倣好耶穌（舊果阿城）教堂的，祇是馬拉高聖靈教堂的兩邊有兩座鐘塔，這兩座鐘樓雖然是重修的，但屬於原來的建築設計。兩座鐘樓上有小型的圓頂，這種設計是由偉大的風格主義建築設計師赫略拉（Herrera）創立的，在著名的西班牙伊斯庫羅教堂（the churches of the Escorial 1574-1582）以及葡萄牙里斯本的聖文森·福拉（S. Vicente de Fora 1582-1629）就有這種類型的圓頂。穹頂顯得相當明亮。

中堂的牆壁之上有一排古典式柱頭作紋飾，在它的上面則是一個淺淺的壁龕。儘管在早上教堂顯得有點暗，但光線進入仍十分均勻，中堂和至聖所一直是比較明亮的，而至聖所則是亮光的聚焦點。高祭壇的裝飾板上有着 17 世紀的神像畫。祭壇周邊有典型的果阿樣式的花飾，做成一個拱門的模樣，下面有兩根科林斯式柱子作支撐，上面雕刻柏樹枝紋飾。柱子底下部分則是突出的繩狀雕刻而非傳統的凹槽。在中央的幾個花飾上每一個都雕刻有帶翅膀的小天使像。^{（127）}

塔勞林的（聖·安納）教堂（Santana at Talaulim） 這座教堂位於塔勞林，建於 1681-1695 年間，又稱聖·安納（St. Anne）教堂。這座教堂的設計者很可能名叫方濟各·多·里果（Francisco do Rego 1635-1686 年），他是生於努拉（Neura）的果阿本地人，曾去葡萄牙，在那裡被按立為桑塔那教堂的教區司鐸，他在這個職位上一直做到 1681 年去世。他曾經寫過一篇反對婆羅門教義的文章。這座教堂的正立面極為精美，正立面的中央部分共有四層，底層是三扇大門，中間的大門最高，第二層三扇長方形的窗戶，第三層是三個圓窗，如同舊果阿的好耶穌教堂一樣，第四層是帶有印度風格的三角楣。而旁邊的兩座鐘樓居然有五層樓高，這種高度是歐洲同一時期的教堂不可能有的。^{（128）} 它的中堂也十分宏大，邊牆由兩層古典式柱頭劃分為兩層，底下一層上有淺淺的壁龕，而上層則是迴廊。由於光線射入，中堂在日落時分顯得十分燦爛奪目，而正立面的內牆則由於光線較弱，顯得比較陰暗，這樣一來，中堂整個看上去就有顯得若明若暗的效果。三個圓形眼窗透入光線十分明亮，如三顆明亮的星辰將光線投射到中堂裡來。教堂的高祭臺是一座凱旋式拱門，有一個凹室遮蓋着一個寶座式的聖體盒（Trono），這個聖體盒也有一個華蓋，這種組合在葡萄牙世界是沒有先例的。

戴佛的慈悲聖母堂（Nossa Senhora da Piedade at Divar） 這座教堂建於 1699-1727 年之間。它的建築師法拉斯（Padre António João de Frias 1664-1727）出生於塔勞林一個本來來自坎多林

(Candolim)的婆羅門家族，因此他也是果阿的本地建築師。他寫過一本贊美婆羅門種姓的書，於1702年在里斯本出版。他對塔勞林的聖安納教堂(Sajntana)持批判態度，深信他自己在戴佛所建的這座慈悲聖母堂修正了聖安納教堂的一些缺點。法拉斯擁有許多頭銜：宗座書記官(Prothonotary Apostolic)、神聖十字軍通諭公證人(Notary of the Bull of the Sacred Crusade)、葡王私人小教堂本堂神父(Chaplain to the King of Portugal)以及舊果阿教區聖安德列教堂宗座代牧(the Vicar Apostolic of the parish church of Santo André in Velha Goa)。這座教堂的正立面相當適中，它是舊果阿城以外五座印度巴羅克風格教堂中最為適中和穩重的建築物，另外一個例子是建於1700年至1700年的位於瓦卡(Varca)光榮聖母堂(Nossa Senhora da Glória)。慈悲聖母堂的中堂十分明亮，也許是這五座印度巴羅克教堂中最為明亮的。值得注意的是它有一個邊堂，這在果阿的教堂十分少見。邊堂的牆壁上也有古典柱式的柱頭，它的神龕與舊果阿的聖靈教堂十分相似，祇不過聖靈教堂的那個神龕是八邊形的，而慈悲聖母堂的神龕以及裝飾板是希臘式十字架形狀的。它的輪廓與明亮的窗戶形成鮮明的反差。這座神龕也是小心翼翼地設計製作的，在舉行彌撒的時候，人們可以清楚地看見拱窗上面明亮的光線投射在裝飾板和神龕之上，聖母像和其它裝飾物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高祭壇的設計形式與至聖所牆壁上那些小型祭臺之間顯得非常和諧。高祭臺，裝飾板和神龕構成了一個典型的葡萄牙式教堂建築三位一體(typically Portuguese retable triad)。(129)

尤阿的聖司提反教堂(Santo Estevão at Jua)

這座教堂建於1759年左右，被設計成一個有圓頂的山牆，這種設計在果阿的建築中是獨一無二的。通常的山牆總是設計成為三角楣的形狀，尤阿的聖·司提反教堂則代之以一個有圓頂的輪廓，這個特點在正立面上看去十分明顯。在當時，有些教堂也設計圓頂，不過圓頂總是放置在教堂的後半部分，不在正立面的前面突顯，很可能聖·司提反教堂的設

計受到了卡傑坦教堂的影響，不過聖卡傑坦教堂的圓頂在後面，因此從正立面看上去它是三維的。但聖司提反教堂的圓頂就像在正立面的前方，因此它給人以二維的感覺。在果阿，第一個這種類型的二維圓頂的例子是建於1677年的羅特林小教堂(the Chapel at Loutulim)。那座教堂的穹頂企圖將標準的和扁平的樣式融為一體，它的中堂祇有一層古典柱式，上面覆蓋淺淺的壁龕。該教堂有一個華麗輝煌的羅可可(Rococo)式樣的祭壇，它整合了一個寶座式的聖體龕以及有邊框的拱門，這個拱門有一個起伏彎曲的邊框，豎立在寶座式的聖體龕的兩頭。聖司提反教堂建立的時候，時局剛剛平靜，葡萄牙人與印度內陸的馬拉底人及其同盟者的戰爭已經結束。教堂所在地位於葡萄牙人的“新征服地”之內，人們為了慶祝勝利，興建了一大批小教堂，它們散佈在果阿的鄉間，聖司提反教堂就是其中的一座。

印度巴羅克建築中的本地化實踐，起於舊果阿城中的好耶穌教堂以及聖母聖寵堂，完成於“印度巴羅克建築的五重奏”。在以上的五座建築物中，舊果阿的聖靈教堂是最高聳的，馬拉高的聖靈教堂是最為壯麗的，塔勞林的聖安納教堂是最為完美的，戴佛的慈悲聖母堂是最為明亮的，尤阿的聖司提反教堂則是最富於裝飾性的。從平面上看，所有這些教堂都有一個收縮形狀的至聖所，所有這些教堂都使用了歐洲建築語彙，卻都體現了印度的審美情趣。而這五座偉大的建築物都是由果阿本地的建築師設計的，不過其中祇有一人的名字須後人考證確定。

巴羅克風格和印度本地建築術

葡萄牙著名的建築歷史學家佩雷拉(José Pereira)說過：“舊果阿”是葡萄牙的“神聖帝國主義”(Sacred Imperialism)和天主教普世主義(Catholic Universalism)結合的產物。(130)自中世紀以來，歐洲的思想家們相信天主創造了兩個機構來保障人類的福祉：一個是宗教的，那就是教宗和

教會；另一個是政治的，那就是神聖羅馬帝國。作為這兩大權威理論的讚同者和支持者，葡萄牙帝國主義理論家安東尼·維艾拉（António Vieira 1608-1697）認為，宗教和世俗的權力都出自於神的委任，並在各自領域工作。他承認教宗在超自然領域的地位，但在世俗權威方面，則將由葡萄牙國王恩里克（King Afonso Henriques 1139-1185）的君權以取代神聖羅馬帝國。據說基督顯現給這位國王，並對他說：“我希望在你和你的子孫後代身上創建一個帝國。”⁽¹³¹⁾這個帝國的計劃終於在恩里克的第十六代孫、將葡萄牙從西班牙六十年統治之下解放出來的光復者國王約翰五世（John IV. r 1640-1646年）統治時期實現了。

葡萄牙人於1498年來到印度，1510年征服果阿。葡萄牙人擴張的動機是政治的，經濟的，也是宗教的。正如葡萄牙最偉大的詩人賈梅士（Luís de Camões 1524-1580）所說，葡萄牙人在理想上是要傳播信仰和擴張帝國。在後來的歲月中，貿易為葡萄牙帝國在東方的首都舊果阿建造那些壯麗的紀念碑式的建築物提供了金錢和資源。但是，葡萄牙人注定不能夠在東方建立任何廣大的帝國，他們的命運是為後來更為強大的歐洲列強進入亞洲開闢道路，這些列強先是荷蘭，後來是法國，最後也是最強大的英國。這些列強國家對葡萄牙人在亞洲商業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導致葡萄牙人在亞洲貿易的急劇衰落及最後崩潰。⁽¹³²⁾

關於“信仰和帝國”的理想，其中“帝國”是注定要消亡的，“信仰”卻長久地存在。當阿爾伯奎克致力於擴張帝國的時候，沙勿略這位偉大的耶穌會士也在為傳播信仰而奮鬥。這種信仰是與葡萄牙、西班牙、法國以及神聖羅馬帝國的政治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在這個時期，教會和國家經常手拉著手一起工作，前者經常支持後者，這種合作導致了“皇家保教權”（Padroado, royal patronage）的起源。⁽¹³³⁾然而，儘管天主教會受到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其它列強的利用，但它從未視自身與這些國家為同物。的確，教會的創立者耶穌基督說過，“我的國不在這塵世上”（John 8.36），但它仍然是民族的、國際

的和全球的。天主教會通過它的宗教修會如奧斯定會、多明我會、方濟各會、西埃廷會、耶穌會來表達它的獨立意識。這些修會的創立者在他們設立修會的靈性目標時都不含有政治的意義。總之，用巴羅克時代偉大的神學家蘇阿雷茲（Francisco Suarez 1548-1617年）的話說，教會視自身為“一個神秘的集體以及一個精神上的共和國，它是為關懷和拯救所有的人的靈魂而設立的。”（one mystical body and one spiritual republic, instituted for the care of all and for the salvation of souls）⁽¹³⁴⁾

“舊果阿”被稱為“東方的里斯本”（Oriental Lisbon）以及“赤道上的羅馬”（Rome of the Tropics）。但從建築形態上來看，後者多於前者，也就是說它更像羅馬。儘管果阿的主教座堂作為葡萄牙神聖帝國的最重要豐碑，綜合了葡萄牙自身許多種類的建築結構，但舊果阿沒有出現任何模倣單一的里斯本建築物原型。然而，舊果阿卻模倣了四個羅馬的建築範式，其中兩個是教堂，兩個是祭壇。這兩個教堂是：1）天主教會最重要的羅馬聖彼得大教堂（St. Peter, 1506-1614年由布拉曼特，米開朗基羅，波塔等設計）；由西埃廷會士建造的在果阿聖·卡傑坦教堂的正立面以及穹頂和地下室，都模倣了這座大教堂。2）羅馬的耶穌會總堂（The Gesu, 1568-1577年）建成，由維諾拉〔Vignola〕和波塔設計，這是耶穌會的母堂，而果阿的於1612年建成的嘉謨聖母堂（Nossa Senhora do Carmo）的正立面完全模倣了耶穌會總堂，不過嘉謨聖母堂後來已經倒塌了。而兩座祭壇則是：（1）羅馬聖彼得大教堂東端突出的半圓壁龕的 Cathedra Petri 祭壇，由貝尼尼（Bernini）於1656-1666年建造，它在果阿的複製品則是聖·卡傑坦教堂的高祭壇，不過它已經變了形，成為一個輝煌的金色的印度教塔廟的形狀；2）羅馬耶穌會總堂的聖·依納爵祭壇，由波佐〔Pozzo〕設計，建於1696-1697年，它被果阿最著名的“好耶穌”教堂的聖·依納爵祭壇所模倣，後者建於1699年。⁽¹³⁵⁾

印度的果阿佔據了葡萄牙建築世界中獨特的位置。位於歐洲的葡萄牙是這個世界的中心，在她的

兩極，一個是位於東方的印度，一個是位於西方的巴西。與印度相比，位於南美洲的巴西，那些發源於母國（葡萄牙）的建築觀念得到了充份的發展。也就是說，巴西的建築術儘管有它的創造性，但可視為葡萄牙建築的延伸，它極大地受到了葡萄牙審美情趣的影響。⁽¹³⁶⁾但在印度，建築發展的歷史既不同於巴西，也不同於歐洲。建築的程式一旦確定了，就以權威的方式確立下來，然後逐漸地融入其它的風格不斷地加以改變和修正，但基本風格卻永遠不會改變。在這種方式之下形成一種印度的審美情趣，它有一種先入為主的雕塑模式和建築程式，有一種基本因素的精確界定。輸入印度的巴羅克風格沒有取代舊有的審美情趣，由此造成了印度教廟宇的塔樓卻仍然存在於果阿建築師們的精神想象之中。在印度的文化和建築中有一個法則，那就是一種新風格的產生並不需要同時去掉舊風格，正因為如此，導致了各種風格同時並存的局面。⁽¹³⁷⁾

在印度巴羅克建築中有一個特徵是十分明顯地受到印度傳統建築觀念的影響，那就是巨大的規模。事實上，葡萄牙人在印度統治的規模很小，所佔領的地區相對於南亞次大陸的面積僅是冰山一角。不僅如此，果阿還經常受到強鄰的威脅。好像這種情況祇是制約了葡萄牙人營建一些規模很小的教堂或民用建築。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果阿的教堂建築以壯麗恢宏著稱，葡萄牙人受到周圍浩如煙海的印度教神廟的建築群的挑戰，為了回應這種挑戰，葡萄牙人也開始建造規模宏大的教堂。這些教堂足與歐洲的伊比利亞半島的任何主教座堂相媲美，而且還超過了巴西。讓我們比較一下這些土地上建築的規模，即可以看到這樣的結論：巴西的一個大教堂聖·本篤堂（S. Bento in Rio de Janeiro），其長度是四十七米；耶穌會在巴西所建的最大的主教座堂巴哈的新主教座堂（Sé Nova at Bahia）長四十八米。這些建築物的規模大致與葡萄牙本國的教堂規模相等。如里斯本的聖·本篤教堂（S. Bento）長四十七米（這座教堂已經傾覆）；波塔格（Portalegre）的主教座堂長四十八米；還有多羅教堂（Miranda do Douro）教堂長四十八米。但在果

阿，僅僅是位於鄉間的一些教堂在規模上都超過了上述各教堂；如塔勞利的聖·亞納教堂長達五十一米；馬拉高的聖靈教堂長達五十七米；舊果阿的聖靈教堂也長達五十七米，著名的“好耶穌”教堂則長達五十九米；而果阿的主教座堂則長達七十八米，這是葡萄牙建築世界中最大的建築物之一，甚至超過葡萄牙本國的一些主教座堂的規模。如科因布拉的新主教座堂（Sé Nova）也不過長六十五點五米。⁽¹³⁸⁾祇有在巴西貝倫（Belém）的哥特式聖·傑羅尼姆（S. Jerónimo）大教堂超過了果阿的主教座堂，它長達八十九點七米。⁽¹³⁹⁾這種建築規模的巨大不僅表現在教堂建築的長度，而且表現在正立面和塔樓的高度。歐洲教堂的正立面一般是兩層樓，很少有超過三層的。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是巴羅克時期最大的主教座堂，也祇有一層，但印度人卻希望建築五層樓的大教堂。其結果是，果阿教堂的主塔高過絕大部分的印度教廟宇，教堂中最高的穹頂也要高過所有的周圍地區的清真寺。

印度巴羅克建築與歐洲的另一個區別則是建築物上各個部件之間的比例。歐洲在建築傳統上按照古典原則，要求柱頭、柱身以及柱礎之間應有適當的比例，但印度建築的程式卻有更大的彈性。

印度巴羅克建築風格與葡萄牙建築風格還有一個不同就是果阿的許多教堂建築都不採用葡萄牙風格的裝飾板。印度的建築師使用了一種帶有拱廊的分隔內外殿的螢幕（Arcaded Iconostasis），這種螢幕是用木板製成，上有淺淺的壁龕以及聖像，與希臘正教教堂中使用的螢幕十分相似。這種螢幕有一個半圓形的輪廓，整個至聖所的牆壁就是它的外框，在它的上邊就是穹頂的曲線。這種形式是由兩個修士多明我（Domingos Coelho fl. 1582-1600）和加斯巴（Gaspar, fl. 1580-1606）創造的。這種形式，與印度教的塔很相似，與歐洲的裝飾板則完全不同。⁽¹⁴⁰⁾

當然，歐洲的尤其是葡萄牙的許多建築形式仍然強烈地滲透到果阿的巴羅克建築中去，使後者帶有確定的揮之不去的巴羅克特徵。有四種圖案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關係：1）半圓形的龕，上面刻有條紋和凹槽，形狀似海螺或者貝殼。這種圖案可能由

布拉曼特在米蘭的聖母瑪利亞教堂（the Church of Santa Maria presso San Satiro at Milan, 1480）中較早地使用過，後來在葡萄牙的托馬爾（Tomar）聖母瑪利亞（Santa Maria do Olival 1528）教堂也使用過。這種半圓形壁龕在果阿許多教堂的中堂牆壁上使用，如尤阿的聖·司提反教堂。一直到19世紀，果阿還有許多教堂使用這些圖案。2）四分之一圓周的扇形造型，經常出現在建築物主體立面上，上面刻有放射形的凹槽，形似海螺的貝殼。這種圖案較早出現在由科得斯（Mauro Coidussi 1440-1504）設計的威尼斯聖·米額爾教堂（St. Michele in Isola at Venice, 1478），在葡萄牙最早出現的則是科因布拉主教座堂（Sé, Porta Especiosa, Coimbra, 1540），設計者為魯奧（João de Ruão）。而在16世紀，果阿也出現了這樣的風格，最著名的是舊果阿城的“好耶穌教堂”的正立面，這種風格在印度一直持續到18世紀。3）在教堂中楣（frieze）的古典柱式頂部裝飾以一排天使的頭像，這是典型的15世紀意大利風格的藝術圖案。如羅馬的聖母瑪利亞教堂（Santo Maria del Popolo）中的克里斯托夫·德拉·羅佛羅的墳墓（Tomb of Cristoforo della Rovere）上就使用過這類圖案。在16世紀的葡萄牙，許多法國雕刻家也使用這類圖案，如法國雕刻家香特（Nicolas Chanterene 1511-1551）在辛特拉（Sintra）的潘那修道院附屬教堂（Church of the Convento de Pena）的教堂裝飾板中就使用過，該作品創作於1532年。後來在果阿和喀拉拉邦的一些教堂亦有表現，如凡羅（Vellore）的聖·方濟各·沙勿略教堂（Church of St. Francis Xavier）的主裝飾板上即有此圖案，該裝飾板作於1794年。4）在教堂的講壇（podium）和祭壇垂直立面（Predella）上所雕刻或繪製的人物像，一般是半身或胸像。這種風格也起源於15世紀的意大利如科莫的聖·盧西亞祭壇（Como, Duomo, Santa Lucia alter, 1492年），由羅達里（Tommaso Rodari）設計。在葡萄牙，這種風格較早地出現在瓜達（Guarda）的主教座堂的主裝飾板上，它是由胡安·德·羅恩（Jean de Rouen）在1553年設計的，在舊果阿的聖靈教堂的壯麗的主裝

飾板上就有這樣的圖案，在主教座堂的佈道臺上也有同樣的圖案。^{（141）}

歐洲的和葡萄牙建築風格在果阿的巴羅克教堂建築中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一種稱為“小型的或是收縮的至聖所教堂”形式（Diminuted Sanctuary Church）。這種形式的教堂曾在由龍巴多（Pietro Lombardo）設計的威尼斯的聖·瑪利亞（S. Maria dei Miracoli 1481-1489）的教堂中出現過。^{（142）}但在後來的伊比利亞半島世界的建築中，它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這種教堂的典型樣式是：它的紀念碑式的整體由一個單一的中堂構成，至聖所很小，相連的結構有聖器室、迴廊和宗教法庭（Consistory），所有這一切在平面設計中都納入一個相勻稱的長方形結構中，從立視圖上看，至聖所被高高抬起。這類建築在葡萄牙的早期代表作是埃武拉（Evora）的聖靈教堂（Espírito Santo），它由曼奴埃爾·皮爾斯（Manuel Pires）和阿方索·阿爾凡斯（Afonso Álvares）設計，建於1555-1574年；里斯本的聖·羅克教堂（S. Roque），由阿方索·阿爾凡斯設計，建於1567-1586年。後來，至聖所的面積變得大一點了，它有一個像大桶似的穹頂，看上去像一個洞穴，這就是典型的具有葡萄牙特色的“洞穴至聖所”（Tunnel Sanctuary），著名的代表作就有里斯本聖·傑羅姆（S. Jerónimo）大教堂的至聖所，它建於1571年，設計者為洪蘭達（Francisco de Holanda）。然後，與至聖所相連的結構也被安排在教堂中，譬如中堂兩邊的迴廊是最常見的。這類教堂的形式在巴西也發展得十分完備。在印度果阿地區十分普遍，因為從平面上看，它與印度教的廟宇十分相似。印度教廟宇一般都有一個很小的至聖所，前面則有一個前廳。^{（143）}很久以前一個已經消逝了的古代印度的基督教堂，即建於邁拉波耳（Mylapore）的聖多默教堂（Church of St. Thomas）可能就是這樣的設計形式。^{（144）}這座古代印度的基督教堂位於馬德拉斯（Madras）附近。由加斯巴·考雷拉（Gaspar Correia 1495-1561）精心設計的一些教堂也都擁有一個小型的至聖所。在葡萄牙人來到以前，喀拉拉邦的一些小教堂也有類似的設計。正



從果阿別拉神學院大樓遠眺果阿的全景，遠處為曼多維河

如奧斯定會歷史學家安東尼·古維亞（António de Gouveia 1575-1628）指出的那樣：“所有的這些教堂都帶有印度教廟宇的風格。”^{（145）}

關於教堂建築內部的裝飾，近現代的藝術歷史學家已經發現，北方的莫臥兒宮廷中已收藏有一些耶穌會教堂內部裝飾的素描，這些內部裝飾的圖案素材都是由果阿帶往北方的莫臥兒宮庭的。果阿的教堂內部以裝飾華麗而著稱，尤其是雕刻在天花板上的木製品上的精緻鍍金，使教堂顯得金碧輝煌。祭壇後面的裝飾板更是豪華，圓柱上面裝飾着天使，有花彩和花環、星狀物和鑽石點綴。這些圓柱的柱身，有的是凹縫的，有的呈八邊形，有葡萄、蔓藤月桂樹以及結菓實的花卉盤繞，這就是所謂的所羅門（Solomonic）柱式。這種柱式起源於羅馬帝國時代的小亞細亞安納托利亞（Anatolia，土耳其之亞洲部分），其時為羅馬帝國的弗拉維王朝（Flavian

Dynasty 69-96）以及安東尼王朝（Antonines Dynasty 96-192）時代。在君士坦丁大帝時代的老聖彼得大教堂（Ciborium of the Old St. Peter, 324-349）祭壇的華蓋建築中使用這種柱式。到巴羅克全盛時代，偉大的設計師貝尼尼（Bernini）和波羅米尼（Borromini）設計了新聖·彼大教堂的華蓋（Baldacchino 1624-1633）。意大利文 Baldacchino 源於 Baldachin，即華蓋，是祭壇以及墓碑上方的頂蓋，用石頭、木材和金屬製成。意大利文中的這個詞則又指從巴格達傳入西班牙的一種用精緻的錦緞所作的天篷，懸掛在祭壇的上邊，由四根柱子承托住簷部，其上有小型列柱廊，頂上有攢尖或者兩坡屋頂。由貝尼尼設計的羅馬新聖彼得大教堂的巨大青銅華蓋，在教宗烏爾班八世時期完成，因此稱烏爾班模式（Urbanian Model）。烏爾班模式的螺旋形柱式通常分為兩段，下面一段較短，沒有螺旋

紋。在印度果阿的教堂中，往往省卻了下面的那段，而對有螺旋或者渦卷的那段柱子加以裝飾。這種裝飾不外乎四種圖案：1)阿波羅(Apollonian)的象徵凱旋的月桂(laurel)；2)酒神戴奧尼蘇斯的(Dionysiac)和象徵醉酒的葡萄和葡萄藤，對基督徒來說，它具有象徵耶穌蒙難以及聖體聖餐的意義；3)莨苳葉的爬藤植物(acanthus creeper)，上面點綴着花。這在葡萄牙佩得琳巴羅克(Portuguese Pedrine Baroque)柱式中有許多表現，植物形的長春藤(floral vine)似乎是由波佐在羅馬耶穌會總堂的貢扎加祭臺(alter of Luigi Gonzaga 1697-1699)上第一次設計使用的，這種圖案在後來葡萄牙的約翰時代變得更加精緻，有時長春藤和月桂樹合併使用，而通常則是與玫瑰花、雛菊花和向日葵交織使用。在印度，人們更喜歡用不帶花的那種葡萄藤；4)有時還裝飾有人形和動物，如男童天使(putti)以及愛神丘比特，這些人物爬在藤蔓之間玩耍；還有一些哺乳動物，如松鼠、鼠和鳥，它們在樹葉和藤蔓之間啄食，或者吃葡萄；也有爬行動物(reptile)，如蜥蜴和蛇、昆蟲如蝗蟲，以及軟體動物(mollusc)如蝸牛等等。(146)

果阿自古以來就是金匠和銀匠的中心。史載在葡人征服其地以前至少有一名金匠早年到過里斯本宮廷。葡人佔領征服其地之後，那裡興起了一種葡萄牙形式與果阿華麗裝飾相結合的藝術風格。果阿大教堂裡有圓雕、回紋葉飾細工和嵌有珠寶柄的聖餐杯，或者是經過修飾的，用寶石鑲嵌的本地藝術家作品相結合的聖物盒，都是由不同風格結合得恰到好處的例子。如沙勿略的銀棺就是由果阿的工匠按照意大利的圖案設計的。還有一些是按宗教木刻畫的模式刻劃聖徒生活的情景加上十分精緻的金銀細絲工藝。必須指出的是，儘管葡屬印度教堂內部有豐富的石製以木製雕刻，彩色天花板也使教堂顯得更加絢爛多彩，但教堂的整體設計是簡樸的，唯有教堂的正立面以及高祭臺的裝飾板組成了教堂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和元素。(147)

在建築史和人文的歷史上，果阿的教堂建築具有獨特的地位。當歐洲的建築風格移植到印度本地的時候發生了蛻變，印度的建築傳統以及觀念滲入其中，

由此產生了一種兼具東西方兩種風格的藝術形式。這些在亞洲土地上的壯麗的紀念碑式的建築物至今仍激發起人們思古之幽情以及無窮的感歎與想象。從傳教歷史以及傳教區藝術史(History of the Mission Art)來看，果阿的教堂建築也有重要的地位。正是在15-16世紀反宗教改革時代，天主教跨越了地中海周圍的地域，由耶穌會士以及其它修會的會士帶到了美洲、非洲和亞洲。屹立在南亞土地上的果阿教堂建築，是這一部波瀾壯闊的傳教史的見證。印度的基督徒，正如美洲或亞洲其它地方如中國和日本的基督徒一樣，用自己的具有悠久傳統的獨特的藝術形式，表達了他們所信奉的一個普世的宗教信仰。

【註】

- (1) Charles J. Borges, ed., *Goa and Portugal: Their Cultural Links*. New Delhi, 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p. 23. 9, p. 52; Heta Pandit, *In and Around Old Goa*. Mumbai, India Marg Publication for Performing Arts, 2004.
- (2) Karin Larsen, *Face of Goa, A Journey Through the History and Cultural Evolution of Goa and their Communities Influenced by the Portuguese*. Gyan Publishing House, 1998, pp. 57-64.
- (3) Bill Bryson, *Rough Guide to Goa*. New York, no date, pp. 336-344; Teotonio R. de Souza, *Medieval Goa. A Socio-Economic History*. New Delhi, 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19-20.
- (4) (5) Gerald A. Pereira, *An Outline of Pre-Portuguese History of Goa*. Goa, Diário da Noite, 1973, pp. 1-4.
- (6) (7) Denis L. Cottineau de Kloguen,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Goa*. New Delhi,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1988, pp. 2-7.
- (8) (9) 薩拉依瓦(José Hermano Saraiva)著：《葡萄牙簡史》花城出版社，1997年，頁140。F. C. Danvers, *The Portuguese in India. Being a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ir Eastern Empire*, Vol. 2. London, Frank Cass & Co. Ltd, 1966, pp. 149-182.
- (10) (11) Frederick Charles Danvers, *The Portuguese in India*, Vol. 2, pp. 182-220; A. D. Furtado, *Goa,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Goa, Furtado's Enterprise, 1981, pp. 61-62;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Middlesex, Penguin, 1973, pp. 4-11.
- (12)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p. 31-47; C. R. Boxer, *Four 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1415-182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p. 27-29.
- (13) (14) K. S. Mathew, *Portuguese Trade with India in the 16th century*. Delhi, Manohar, 1983, pp. 79-81.
- (15) (16) A. Mathias Mundaden,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India. From the Beginning up to the Middle of 16th Century*. Bangalore,

- Church History Association of India, 1989, pp. 459-460; Antony D'Costa, S. J.,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Goa Islands, 1510-1567*. Bombay, 1965, pp. 47-51.
- (17) (18) Karin Larsen, *Face of Goa. A Journey Through the History and Cultural Evolution of Goa and their Communities Influenced by the Portuguese*, pp. 143-145.
- (19) 馬拉塔人 (Marathas) 為印度西部馬哈拉施特拉邦的民族，講馬拉塔語 (Marathi)，他們由農民、士兵和地主三個種姓組成，驍勇善戰，虔信印度教，他們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結成聯盟，向莫臥兒帝國挑戰。它的國王、虔信印度教的西瓦吉 (Sivaji 1627-1680) 於1655年大舉進兵比賈普邊境，並打敗了莫臥兒帝國的軍隊，於1674年宣佈成立獨立國家。
- (20) 達曼在孟買以北的古吉拉突邦海峽；弟烏則在古吉拉突邦卡提阿瓦 (Kathiawar) 半島南部的近海地區，原為葡萄牙屬地，1962年收歸印度，現為印度西海岸的中央直轄區。
- (21) José Pereira, *Baroque Goa. The Architecture of Portuguese India*. New Delhi, Books and Books, 1995, pp. 5-17. Gerald A. Pereira, *An Outline of Pre-Portuguese History of Goa*, pp. 1-14.
- (22) 自我鞭答派為中世紀羅馬天主教會的派別，這種虔修方法特別為在俗信徒所崇尚。14世紀黑死病流行時，信徒大大增加，他們企圖靠自己的虔修以免除天罰，後一度衰落，但在16世紀反宗教改革運動時信徒們再次對自我鞭答發生興趣，並隨着天主教傳教士的東來傳到了印度和日本。底伏塔 (Devotas) 是一種夜間吟唱的詩歌和聖歌，並隨着天主教傳教士的東來傳到了印度和日本。底伏塔 (Devotas) 是一種夜間吟唱的詩歌或聖歌，遊行者在夜間一邊吟唱一邊用木頭製成的拍板拍着響聲行進，為了象徵靈魂在煉獄裡邊受苦，其中的一位遊行者頭上還頂着一壺燃燒着的煤炭；花節則是為了紀念聖母瑪利亞的誕生，每年9月8日舉行，男孩子舉行遊行，裝扮成“天使”的模樣，還把花籃放在聖母瑪利亞的腳邊，在舉行慶典的時候要伴以音樂和歌唱。
- (23) José Pereira: “Rashtrakutas: of Goa origin”, *Goa Today*, December 1990, Panaji, p. 45.
- (24) (25) José Nicolau da Fonseca, *A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City of Goa*. New Delhi, Asia Educational Services, 1986, pp. 168-169.
- (26) (27) Ibid., pp. 169-170.
- (28) 有關果阿城市史的著作有 Walter Rossa, *Cidades Indo-Portuguesas. Contribuição para o Estudo do Urbanismo Português no Hindustão Ocidental*. Lisbon, CNCDP, 1997; Pedro Dias, “The Palace of the Viceroys in Goa”, in *Goa and the Great Mughal*. Lisbon,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2004, pp. 68-69; Jose Pereira, “The Art Historiography of Baroque India”, *Indica* 23, Bombay, 1986, pp. 159-170.
- (29) (30) Heat Pandit, *Houses of Goa*, Kings Street Press, 1987, pp. 23-47; S. Rajagopalan, *Old Goa*. New Delhi,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75, p. 41; José Pereira, “Last Great Age of Goa Art”. *Times Weekly*, Nov. 4. 1973, Bombay.
- (31) José Pereira, “The Churches of Goa”, *India Digest*, Aug., 1988, pp. 49-51; M. da Conceição Oliveira Marques, “Introdução ao Estudo do Desenvolvimento Urbano de Lisboa”, *Arquitectura* 112-113, Lisbon, 1969, pp. 266-275.
- (32) Remy, *Goa. Rome of the Orient*. London, Arthur Barker, 1957, pp. 82-85.
- (33) José Pereira, *Golden Goa*. Bombay, Mary Publications, 1980, p. 141.
- (34) (35) (36) Denis L. Cottineau de Kloguen,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Goa. The Metropolis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 in India*, pp. 44-47; David Abram, *Old Goa*. New York, 1974, pp. 311-327.
- (37) (38) (39) José Pereira, *Churches of Go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6-41; Francisco Xavier Gomes Catão, ed., *Old Goa, A Shor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Religious Monuments of the Old City of Goa*. Goa, 1964, pp. 17-22.
- (40) (41) F. C. Danvers, *The Portuguese in India. Being a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ir Eastern Empire*, Vol. 1, p. 11; José Nicolau da Fonseca, *An Historical and Archeological Sketch of the City of Goa*, p. 111.
- (42) (43) Antony D'Costa, S. J.,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Goa Islands, 1510-1567*, p. 117.
- (44) *A New Account of East India and Persia*.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p. 158.
- (45) 諾曼人 (Normans) 古代佔據法蘭西北方的維京人 (Vikings) 及其後代，他們是最初來自丹麥，諾威和冰島的異教海盜，8世紀時掠奪歐洲沿海，約公元900年定居在塞納河下游，逐漸向西發展，他們建立的諾曼第公國是一系列自稱諾曼第大公的首領統治，以後皈依基督教。
- (46) José Pereira, *Baroque Goa. The Architecture of Portuguese India*, pp. 26-27; S. Rajagopalan, *Old Goa*, p. 27.
- (47) 諾曼人 (Normans) 古代佔據法蘭西北方的維京人 (Vikings) 及其後代，他們是最初來自丹麥，諾威和冰島的異教海盜，8世紀時掠奪歐洲沿海，約公元900年定居在塞納河下游，逐漸向西發展，他們建立的諾曼第公國是一系列自稱諾曼第大公的首領統治，以後皈依基督教。
- (48) José Nicolau da Fonseca, *A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City of Goa*, pp. 198-209.
- (49) Heta Pandit, *In and Around Old Goa*, pp. 34-37; Romesh Bhandar, *Goa*. New Delhi, Lotus Collection, 1999, pp. 125-126.
- (50) (51) (52) José Nicolau da Fonseca, *A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City of Goa*, p. 210; Remy, *Goa. Rome of the Orient*, p. 84.
- (53) 聖·克里斯托夫 (St. Christopher) 是公元3世紀的聖徒，據說他在羅馬皇帝德西烏斯時代殉道，身材高大，信奉基督以後專門背負人過河。有一次他背負一兒童過河，到河中央時，兒童突然變得很重，當他抱怨時，兒童告訴他背負的是基督和全世界的罪，所以取名克里斯托夫，意思是背基督的人。

- (54) (55) José Pereira, *Churches of Goa*, pp. 37-38.
- (56) Heta Pandit, *In and Around Old Goa*, pp. 50-57; David Abram, *The Rough Guide to Goa*, Rough Guides, p. 109.
- (57) (58) Heta Pandit, *In and Around Old Goa*, p. 58. 此書作者參加了修復總主教宮殿的工程，她是歷史建築學家及工程的顧問。
- (59) 阿西西的聖方濟各 (St. Francis of Assisi)，原名 Francesco di Pietro di Bernardone，方濟各會和方濟各女修會的創始人，早年出生於富裕家庭，二十歲以前，曾為軍人，也做過戰俘。後放棄財產和家庭，過清貧的生活，開始隱修。1208年開始講道，1209年主濟各的托鉢僧修會獲得教宗英諾森三世的批准，正式成立。1212年又協助貴族婦女克拉拉成立克拉拉安貧會，又稱主濟各會第三會。1219年曾去埃及傳道，他是第一位身上有聖痕 (Stigma) 的人。後被羅馬教會封為聖徒。
- (60) (61) Sten Nilsson, *European Architecture in India 1750-1850*.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8, pp. 74-76; David Abram, *The Rough Guide to Goa*, p. 109.
- (62) (63) Francisco Xavier Gomes Catão, ed., *Old Goa, A Shor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Religious Monuments of the Old City of Goa*, p. 64; José Pereira, *Baroque Goa. The Architecture of Portuguese India*, pp. 68-72; Jose Pereira, *Churches of Goa*, pp. 72-79.
- (64) (65) José Nicolau de Fonseca, *A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City of Goa*, pp. 220-226.
- (66) Heta Pandit, *In and Around Old Goa*, pp. 38-43.
- (67) (68) José Nicolau da Fonseca, *A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City of Goa*, p. 144.
- (69) Remy, *Goa. Rome of the Orient*, pp. 124-127.
- (70) 薩拉扎 (1889-1970) 早年為經濟學教授，後被卡爾莫納 (Antonio Oscar de Fragoso 1869-1951) 將軍任命為財政部長，時在 1928 年，1932 年成為總理。他建立了獨裁國家，削弱了政治自由，並致力於經濟恢復，他被認為葡萄牙歷史上著名的獨裁者，他讚同西班牙的佛朗哥將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維持中立；在任期間，致力於發展葡萄牙本國的交通和教育事業；在二戰結束以後民族獨立的浪潮中，他還試圖保持葡萄牙在亞洲和亞洲的殖民地；1968 年被免職。
- (71) R. S. Whiteway, *The Rise of Portuguese Power in India 1497-1550*. New Delhi, Fine Offset Press, 1933, p. 58.
- (72) (73) José Nicolau da Fonseca, *A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City of Goa*, pp. 279-285.
- (74) *Ibid.*, p. 283.
- (75) (76) (77) José Pereira, *Churches of Goa*, pp. 58-60, pp. 58-62; José Pereira, *Baroque Goa. The Architecture of Portuguese India*, pp. 91-92; Richard F. Burton, *Goa and the Blue Mountains*. London, 1851, pp. 47-51.
- (78) (79) M. D'Sa,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India*, Vol.1. Bombay, 1910, p. 174; A. Mathias Mundadan,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India*, Vol. 1, pp. 451-452, pp. 463-466.
- (80) (81) Remy, *Goa. Rome of the Orient*, pp. 120-121.
- (82) Antony Hutt, *Goa. A Traveller's Historical and Architectural Guide*. Scorpion Publishing Limited, 1988, pp. 89-91.
- (83) Remy, *Goa. Rome of the Orient*, pp. 122-123.
- (84) José Pereira, *Churches of Goa*, pp. 64-66; Heta Pandit, *In and Around Old Goa*, pp. 102-109.
- (85) (86) (87) António N. Pereira, "Goan and Christian Architecture of the 16th century", in Charles J. Borges, ed., *Goa and Portugal: Their Cultural Links*, pp. 148-151. 又見：Remy, *Goa. Rome of the Orient*, pp. 114-121.
- (88) José Pereira, *Churches of Goa*, p. 67; Jose Nicolau da Fonseca, *A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City of Goa*, p. 284.
- (89) Charles J. Borges, "A Lasting Cultural Legacy: The Role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Reforming Goan Society", in Charles J. Borges, ed., *Goa and Portugal: Their Cultural Links*, pp. 53-54, pp. 138-139.
- (90) José Nicolau da Fonseca, *A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City of Goa*, p. 286; Heta Pandit, *In and Around Old Goa*, pp. 98-99.
- (91) (92) (93) Heta Pandit, *In and Around Old Goa*, pp. 66-71, José Pereira, *Churches of Goa*, pp. 45-50; David Abram, *The Rough Guide to Goa*, pp. 105-108.
- (94) 當然也有一些建築歷史學家不認為聖·卡傑坦教堂是模倣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的樣式建造的。如 Cameli Careri 認為它是模倣羅馬的聖·安德列·瓦拉 (St. Andrea della Vella) 教堂建築的。
- (95) Francisco Xavier Gomes Catão, ed., *Old Goa, A Shor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Religious Monuments of the Old City of Goa*, pp. 59-61.
- (96) Heta Pandit, *In and Around Old Goa*, pp. 71-80.
- (97) José Pereira, *Churches of Goa*, pp. 67-72; Antony Hutt, *Goa. A Traveller's Historical and Architectural Guide*, pp. 92-93.
- (98) (99) (100) N. Taher, Sidh Mendiratta and Abhijit Ambekar, *Our Lady of Grace, St. Augustine's Church Ruins*; Heta Pandit, *In and Around Old Goa*, pp. 73-75.
- (101) José Pereira, *Churches of Goa*, pp. 44-50; Heta Pandit, *In and Around Old Goa*, pp. 87-90.
- (102) (103) (104) Heta Pandit, *In and Around Old Goa*, pp. 83-84.
- (105) R. C. Smith, *The Art of Portugal, 1500-1800*.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8, p. 148.
- (106) Heta Pandit, *In and Around Old Goa*; Antony Hutt, *Goa. A Traveller's Historical and Architectural Guide*, p. 94.
- (107) Heta Pandit, *In and Around Old Goa*, pp. 90-96; José Nicolau de Fonseca, *A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City of Goa*, pp. 302-303; George Menachery, "Christian Influence in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India", *Christian Contribution to Nation Building*. New Delhi, 2004, pp. 143-145.

- (108) Antony Hutt, *Goa. A Traveller's Historical and Architectural Guide*, p. 95.
- (109) C. Wilkinson, "Proportion in Practice: Juan de Herrera's Design for the Facade of the Basilica of the Escorial". *Art Bulletin* LXVII, 1985, pp. 229-242.
- (110) C. Wilkinson, "Proportion in Practice: Juan de Herrera's Design for the Facade of the Basilica of the Escorial". *Art Bulletin* LXVII, 1985, pp. 229-242.
- (111)(112)(113) Antony Hutt, *Goa. A Traveller's Historical and Architectural Guide*, p. 96.
- (114) David Abram, *The Rough Guide to Goa*, pp. 115-117.
- (115) A. Mathias Mundaden,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India*, Vol. 1, pp. 465-466.
- (116) José Pereira, "Victims of Vandalism: S. Paulo dos Arcos", *Sunday Navhind Times*, October, 1970, pp. 3-4.
- (117) *Oriente Conquistado*, Vol. III, Instituto Vasco da Gama. p. 182. Stephen Neil,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29.
- (118)(119) Mocatta, *The Jews of Spain and Portugal and Inquisition*. Oxford, 1877, p. 137; H. V. Livermore, *A History of Portug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7, pp. 244-245; Hammond Innes, *The Conquistadors*, London, Collin, 1969, pp. 22-28.
- (120)(121)(122) José Nicolau de Fonseca, *A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City of Goa*, pp. 210-220.
- (123) 同上。又見 Denis L. Cottineau de Kloguen,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Goa*, p. 109.
- (124) José Pereira, *Baroque Goa, The Architecture of Portuguese India*, pp. 1-5.
- (125) José Pereira, *Baroque Goa, The Architecture of Portuguese India*, pp. 1-5.
- (126) Francisco Xavier Gomes Catão, ed., *Old Goa, A Shor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Religious Monuments of the Old City of Goa*, p. 41.
- (127) José Nicolau de Fonseca, *A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City of Goa*, pp. 314-315; Antony Hutt, *Goa. A Traveller's Historical and Architectural Guide*, p. 105.
- (128) José Pereira, "Santana de Talaulim", *Goa Today*, August 1970, pp. 14-15.
- (129) José Pereira, *Churches of Goa*, pp. 84-86; S. Rajagopalan, *Old Goa*, pp. 142-151.
- (130)(131) Francisco Xavier Gomes Catão, ed., *Old Goa, A Shor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Religious Monuments of the Old City of Goa*, p. 47; Nora Secco de Souza, "Old Goa. Rome of the East", in Dores da Silva, ed., *Goa Today. A Pictorial Review of Goa*. Bombay, 1952, p. 171.
- (132) C. R. Boxer, *Four 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1415-1825*, p. 74; K. S. Mathew, *Portuguese Trade with India in the 16th century*, pp. 37-41.
- (133) Fr. Cosme José Costa, *A Missiological Conflict between Padroado and Propaganda in the East*. Goa, Pilar Publication, 1997, pp. 45-49.
- (134) Archibald Wilberforce, *Spain and Her Colonies*. New York, 1942, p. 17.
- (135) José Pereira, "The Splendour of Goa". *Times Weekly* September 6. 1970, Bombay, pp. 14-15; Jose Pereira, *Baroque Goa. The Architecture of Portuguese India*, pp. 26-28.
- (136) M. J. Buschiazio, "La Arquitectura en madera de las misiones del Paraguay, Chiquitos, Mojos y Maynas", *Latin American Art and the Baroque Period in Europe. Acts of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y of Art, Princeton 1963*, pp. 117-118; Gauvin Alexander Bailey, *Art on the Jesuit Missions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1542-177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4, pp. 145-159.
- (137) José Pereira, *Baroque Goa, The Architecture of Portuguese India*, pp. 18-19.
- (138)(139) Francisco Xavier Gomes Catão, ed., *Old Goa, A Shor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ketch of the Religious Monuments of the Old City of Goa*, p. 74; G. Kubler and M. Soria,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Spain and Portugal and their American Dominions, 1500-1800*.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58.
- (140) José Pereira, "The Goan Retable", *Sunday Navhind Times*, July 22 1970, p. 4; Mario Tavares Chicó, "Gilt-Carved Work Retable of the Churches of Portuguese India", *The Connoisseur*, London, Feb. 1956, pp. 14-17.
- (141) R. Wittkower, *Bernini, The Sculptor of Roman Baroque*. London, Barnes & Noble, 1966, p. 132; Irving Lavin, *Bernini and the Unity of Visual Ar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61; Jane Turner, ed, *The Dictionary of Art*, Vol. 7, London, Grove, 1996, pp. 531-532.
- (142) R. C. Smith, *The Art of Portugal, 1500-1800*, p. 187.
- (143) George Menachery, "Thomas Christian Architecture", *The St. Thomas Christian Encyclopedias of India*, Vol. 2, pp. 145-147.
- (144)(145) Mario Tavares Chicó, "Aspects of the Religious Art of Portuguese India. Architecture and Gilt Woodwork", *Marg* vol.8, no.1, 1954, pp. 13-25; George Menachery, "Thomas Christian Architecture", *The St. Thomas Christian Encyclopaedia of India*, Vol. 2, pp. 148-149; George Menachery, "The Cochin Stat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Report on Kerala Christians", *The St. Thomas Christian Encyclopaedia of India*, Vol. 2, pp. 152-153.
- (146)(147) Virginia Charlotesville, "The Churches of Goa",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Oct. 1956, p. 22; M. Lyttelton, *Baroque Architecture in Classic Antiquit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4, p. 42.